

# 福祿特爾小說集

---

陳 汝 衡 譯

VOLTAIRE'S TALES

Translated by  
CHÊN JU HÊNG

世界文學名著

福祿特爾小說集



購於商務

識

1943.

1.

## 譯敘

溯自林譯小說以還，國人於西洋文學之研究，日新而月異。舉凡希臘羅馬英法德俄諸大家，其人其書，頗多逡譯與介紹之者。獨是與盧梭齊名之大文豪福祿特爾氏，爲促進法國革命之一人，生前已譽滿全歐，死後在文學史上更屬光芒萬丈，其著作至今猶鮮譯成中文以餉讀者，寧非一大憾事耶？福祿特爾生當十八世紀中葉，斯時科學大興，理性觀念勃發，宗教之信條，社會之成規，在在蒙其影響，而有根本傾覆之虞。福祿特爾卽此中之一人，其小說集中每以懷疑之態度，寫其孤憤之思，悲天憫人，醜詆當世，用筆既深且刻，立意曲而可悲。讀其文，固無不擊節歎賞之也。雖然，彼於提倡維新肆意破壞之中，行文則至爲整飭，遣辭則極其雅馴。而且譬喻百出，奇趣橫生，文章思想，靡不美備。則仍一古學主義之精神，十八世紀之本色也。不謂爲天才可乎？憶余初譯是書，蓋在負笈秣陵之時，三餘多暇，譯成「坦白少年」及「記阮訥與柯蘭事」二篇。卒業後任職京口，又續譯「查德熙傳」

一篇。福祿特爾重要之著作，盡備於是矣。中間作輟無常，時經三載，非不欲早日問世，蓋深悉譯事之難，未敢造次耳。譯稿嘗雜刊於學衡雜誌中，並蒙吳雨僧夫子悉心校對，增益福祿特爾評傳，各篇按語，及若干註釋，以便讀者。感激之私，固須臾未能忘也。噫！世途險巇，來日大難，衆生徒苦惱，天道盡無知，讀坦白少年末章少年之語：『我們還是小心照管我們的田園罷！』不禁心嚮往之矣！民國二十三年十月陳汝衡跋。

# 目錄

譯敘

福錄特爾評傳

- 一 坦白少年……………一
- 二 查德熙傳……………一四五
- 三 記阮訥與柯蘭事……………二四七

目錄

138287

## 福祿特爾評傳

按並世各國各族之中，以法蘭西人爲最明於辨理，工於運思。故近世各種新學術，新思想，新潮流，靡不發軔於法國，由此導源，而後流傳於他邦。法蘭西人誠智慧之先驅者也。惟然，故欲究近世學術思想變遷之跡者，首當於法國文學史中求之。約而論之，歐洲新舊之爭，實始於十七世紀之末，而終於十八世紀之末，此百年中實爲最要之關鍵。其間舊者日衰，新者漸興，舊者卒以式微，而新者取而代之，遂有今日之世局。所謂舊者，即歐西古來之舊文明，其中有二原素：一爲希臘羅馬之學術文藝，屬於人文之範圍；二爲耶穌教，屬於宗教之範圍。所謂新者，即是時發生之新思想新學說，其中亦有二原素：一爲科學，即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天文生物之類；二爲感情的浪漫主義，以盧梭爲始祖，爲代表。二者皆屬於物性或曰自然之範圍，故今日者，實科學與感情的浪漫主義並立稱霸，而物性大張，人欲橫流之時代。彼宗教與人文，僅存一線之生機，不絕如縷，而歐西之舊文明，將歸澌滅，抑有復興



之象，則皆冥冥之數，而非今人所能預斷者矣。上所言十七十八世紀新舊之爭，又可簡釋之爲從古相傳之禮俗教化 (Tradition) 與進步 (Progress) 之新說之爭。百年中此興彼衰，此起彼伏之陳跡，有如一結構完整之戲劇。其步驟，其線索，其因果，歷歷分明。就法國論之，則以所謂古文派與今文派之爭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共分三段，其中段即最主要一段，始於一六八七年，爲開場之第一幕，而以法國大革命<sup>一七八九年</sup>爲結局之大變，前後適爲百年。原夫十七世紀之末，當路易十四之時代，爲法國文治武功最盛之時。國運方隆，雄霸全歐，自文物制度以至衣飾陳設之微，靡不爲各國所效法。又人才薈萃，爲法國文學大成時代 (Classical Age)，乃適於此時，變端遽起，所謂盛極必衰者非耶？自古文派與今文派相爭，所號爲新黨者，大都以攻擊舊社會舊制度舊禮俗舊學說爲事業，而尤集矢於君主政治與法國天主教會。此二者之勢力既爲一七八九年之大革命所摧滅，而所謂舊社會舊制度舊禮俗舊學說，均隨之俱去矣。今更略究百年中新陳代謝之跡之見於文學者，簡括述之則如下：(一)古今文派之爭，其中最要之點，厥惟彼今文派信進步之說，謂路易十四時代法國之文豪，如拉辛 (Racine)，毛里哀 (Molière)，巴魯 (Boileau) 等，其所著作，較之古希臘羅馬之荷

馬，蘇封克里，桓吉兒等，決無遜色，或且凌駕其上。文章如此，藝術科學亦然，可見後來之居上矣。(二)巴黎城中有所謂 *Salons* 者，為學士文人名媛貴婦會集之地。而是時相聚，則文學以外，多談朝政，議國是，並改革之道，儼然成一勢力。而各種新說，即由是製造宣傳焉。(三)朝廷雖於攻擊君上，破滅禮教之新書，認為邪說，禁止出版，不許流布，嚴刑峻法，防範周密，然實成爲具文，虛應故事。甚至以身居此職之命官，而亦暗爲新黨之奧援，時餽巨金，於是新說得以流行無阻云。(四)白勒 (Pierre Bayle) (1647-1706) 著成「歷史批評大字典」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一部，一六九七年出版，於宗教頗致懷疑，而力主寬容 (Tolerance) 之說。(五)聖愛勿芒 (St. Evremond) (1610-1703) 於其論文論學之著作中，力主無定標準之說。謂凡文藝以及法律制度等，皆不外隨境設施，因事制宜，異時異地，各有所適用者，故其中無絕對之優劣短長，斷不能謂古人必勝於今人也。 *Historical Relativity* 由是則文藝以及法律制度等，無定標準之可言，而當隨時改革變更，以求適用。(六)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繼之，其「法意」 *L'Esprit des Loix* 一書，一七四八年出版，三權分立而外，尤盛言法律制度皆環境之產物，以適於國情民性爲至善，只能



比較言之，而無虛空絕對之標準，亦即聖愛勿芒之意也。孟德斯鳩又於一七二一年，著「波斯人之書札」*Lettres Persanes* 一書，設為波斯國二士人，遊歐居巴黎者，致其國人之書札，以譏評法國政治社會，風俗制度之缺點，託詞以明己意耳。前乎此者有英人 Sir Thomas More 所著之「烏托邦」Utopia 小說 (1516) 後乎此者有英人戈斯密 (Oliver Goldsmith) 所作之「世界公民之書札」Letters fro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 (1760-1763) 該遊客乃中國人僑居倫敦者近年又有英人狄克生 (G. Lowes Dickinson) 所作之「中國貴官之書札」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 凡此皆託為外國人士冷眼旁觀之論，實則自行譏評本國之現狀，其宗旨其方法前後如出一轍也。(七)其時所謂感情主義 (Sentimentalism) 者大盛，即凡喜怒哀樂之來，均張大其意，加重其量，於是縱感情而蔑理智，重悲憫之懷，而輕禮法之守。如 *Vauvenagues* (1715-1747) 於其所著書中，謂人性本善，故宜縱欲任情，順天性之所適，此感情派之道德也。如 *Marivaux* (1688-1763) 著 *Vie de Marianne* 及 *Le Paysan parvenu* 等書，如 *Abbé Prévost* (1697-1763) 譯英人李查生之小說，又撰「漫郎攝實戈」*Manon Lescaut* 等書，則感情派之小說也。如 *La Chaussée* (1691-1754) 作 *Préjugé à la mode* 及 *Melanide* 等，所謂流涕之諧劇 *La Comédie Larmoyante* 則感情派之戲劇也。(八)福祿特爾出，以明顯犀利之筆，嬉笑怒罵之文，投間抵隙，冷嘲

熱諷，其破壞攻擊之力至偉。迨福祿特爾等身之著作既成，而法蘭西之禮俗制度法律紀綱，亦已體無完膚，而天主教會基礎傾圮，不能自存矣。（九）已而狄德羅（Denise Diderot）（1713-1784）與 D'Alembert 編撰百科全書，以二十餘年之力，成書約二十巨帙。主理性之批判，而破宗教之觀念；主科學之實驗，而破本質之舊說；主仿行英國之憲法及民權，以破法國之專制政體；主公益事業及緩刑保商，以破嚴法重稅之苦民者；此百科全書之大旨也。當時襄助狄德羅等任編撰之役，或互通聲氣，結爲朋友者，有 D'Holbach, Cordillac, Helvetius, Condorcet, Grimm, Marmontel 等人，皆一時名士，孟德斯鳩與盧梭亦在其列。此諸人大率皆崇信物質科學，主用理性宰制一切，而攻擊宗教最力，兼及君主政治，提倡改革羣治，在當時勢力極大，世稱之爲百科全書派云。（十）盧梭雖曾與百科全書編撰之役，然實自樹一幟。蓋百科全書派諸人皆主理性，而盧梭則專重感情，故其勢力與影響爲尤大云。（十一）同時繼盧梭而起者，有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其人，著 Etudes de la Nature（1784）等書，及 Paul et Virginie（1787）小說。力宣自然之美，及少年男女真摯之愛情，純樸勤儉之生活，攻擊社會習俗及禮教之弊，幾欲滅絕文明而崇尚野

蠻，與盧梭互爲倡和云。(十一)先是 *Le Sage* (1668-1747) 之小說 (*Gil Blas*) *Mariyvaux* 之戲劇 (*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已寫社會之珠玉其外，敗絮其中之實情。及出身微賤者之聰明才力，超軼貴族豪富，略施小術，即可玩弄在上位者於股掌，而自弋獲名利，致身通顯，取而代之，誠極易事也。及一七八四年，*Beaumarchais* (1732-1799) 所撰之 *Mariage de Figaro* 一劇，當衆排演，歡聲雷動。劇中敍一貴族之僕人，不惟才智卓越，善爲主謀，抑且品德高尚，志行芳潔。既受屈枉，竟慷慨陳詞，指教社會之罪惡，謂殷鑒之不遠，其言至足動衆。而當時法王及后，率朝廷之人，均臨場觀劇，不知局勢之危，人心之變。故說者謂路易十六不能禁此劇之排演，有識之士皆知禍在眉睫，而法國大革命爲不可免矣。果也，越五年而此亘古之奇變遂起。以上略述百年中思想變遷之大勢，及新陳代謝交爭之跡，其所以推移至此，無論向善向惡，爲禍爲福，綜而論之，半出天運，半由人力。而人力之最巨者，厥推福祿特爾及盧梭二人也。

福祿特爾生平事蹟略述如下：「福祿特爾」*Voltaire* 乃其人之別號，其真姓名爲 *François-Marie Aronnet (le jeune)*，然以別號傳。以其姓 *Aronnet* 之六字母再加 *le jeune* 之首字「及」共得八字母，又變「爲」變「爲」將此八字母倒

亂次序另行排列，即於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法國巴黎。幼即喪母，父爲律師。一七〇四年，入耶穌會所設之路易大王學校。路易大王指法王路易十四時方在位以早慧稱，爲師所鍾愛。福祿特爾拉丁文學及文章格律之工夫，即得力於此時。出校後，頗負才名，常與新教中之信教不篤，而言行狂放，肆無忌憚者往還。其父憂之，遣赴荷蘭。福祿特爾在彼識法國某女郎，即墮情網。歸後，充某律師書記。作拉丁文詩，曰「幼主」*Puero Regnante*，又其時有無名氏，作詩曰「吾已見」其首句云吾年未及二十已見種種弊端。諷刺朝政，或亦指爲福祿特爾之作。以此觸攝政王之怒，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崩其孫路易十五繼立年僅五歲故其叔Philip Duke of Orleans攝政其人有才而喜爲惡云下之於巴士的獄。此一七一七年事也。福祿特爾在獄中作國史詩一篇，曰*La Ligue*，後改爲*La Henriade*，敘法王亨利第四之勳業。又完成其*Oedipe*一劇，次年排演，大受歡賞。福祿特爾之文名，由是大起。一七二五年，與Rohan公爵因事爭持，公爵雇流氓六七人，要之於途而痛毆之。福祿特爾赴愬，欲與決鬪，不惟不得直，且以此被捕，復下巴士的獄。次年，釋出，然不許居國內。福祿特爾乃走至英國。居三年，盡交其國樞府要人及文壇知名之士，並研究英國憲法政術及文藝，獲益至鉅。一七二九年返國，仍居巴黎，力行謹慎。一七三一年，著「瑞典王查理斯十二史」，「一七三

二年，其所撰之劇 *Naire* 排演，極受歡迎。一七三四年，其所作之「*英吉利書札*」又曰「*哲理書札*」者出版。中述其在英國之聞見，極道英國憲政及風俗之善，而實即所以譏刺法國之君主政治。又稱述英人洛克之實驗派哲學，及牛頓之物理天文之學，而實即可以摧陷天主舊教之基礎。故其書立為當道所嚴禁，搜得之本，悉予焚毀。福祿特爾懼禍，潛走之 *Lorraine* 之 *Cirey* 地方，依 *De Châtelet* 侯爵夫人以居。夫人固博學多能，互相愛悅，居此十五年，備承夫人照拂調護，得以專力文章，故著述極多。一七三六年，其莊劇 *Alzire* 始行排演。一七三八年，著「*牛頓之哲學發凡*」。一七四三年，所撰之 *Merope* 一劇，初次排演，亦極受歡迎。又從事於「*路易十四時代史*」及「*歷代風俗史*」*Essai sur les moeurs* 之著作。福祿特爾文名既大著，又得大力者緩頰，且因與路易十五之寵姬 *Madame de Pompadour* 之交誼，遂得朝廷赦免其罪。一七四五年，且授職為國史纂修，續遷他職。次年又被選為法蘭西學會 *Academie française* 會員。該會於一六三五年成立，會員人數以四十人為限，被選者視為殊榮。然福祿特爾無意仕進，朝中之虔奉宗教者，乘間譏毀，亦有忌其文名而中傷之者。而一七四九年，*De Châtelet* 侯爵夫人又死，福祿特爾乃決受普魯士王弗烈得力大王之禮聘，往就之。一七

五〇年七月十日，抵柏林。次年，其所著之「路易十四時代史」在柏林印行。弗烈得力大王爲其時歐洲第一英主，文治武功，悉極可稱。又以文人自命，禮賢下士，招納延攬。於福祿特爾之來也，授顯職，給厚俸，且面諛甚至，然終不能相安。福祿特爾行事諸多不檢，驕慢自恣，且面斥王御製詩文之缺謬。王怫然，遂失和。一七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福祿特爾不別而行，且挾王御製詩稿一卷以俱去。王命騎追及之於 Frankfort，搜得御製詩稿以歸。福祿特爾走居於瑞士之日內瓦。一七五八年，購得法國境內與瑞士交界之處之豐奈田莊。次年，遂奠居於是，前後幾二十年。方其初至，該地一荒涼小村耳。而福祿特爾出其資財，銳意整頓。興水利，獎農功，營居室，起苑囿，闢市場，造戲園。不數年間，居人羣集，竟成一繁華之都市。而福祿特爾儼然爲其地國王，故世稱之爲「豐奈之族長」Le Patriarche de Ferney。是福祿特爾爲全歐洲文藝學術思想界之領袖，以一平民，而各國王后卿相，悉常與通函，敵體爲友，且多遣使餽遺。故其聲勢之大，謂爲王者，亦非虛語。實古今來文人希有之殊榮與奇遇也。是時狄德羅等編纂百科全書，福祿特爾亦分任撰著之事。一七五九年，著小說 Candide（坦白少年）。次年，以設立戲園事，與盧梭失和，以文互詆。一七六二年三月，Toulouse 議會，誣耶穌教

徒克拉 Calas 以殺子之罪，斬之，並籍其家。福祿特爾憐其冤枉，大憤，悉力營救，爭持卒得於一七六五年三月御前上控於巴黎之時，法廷明其冤抑，判爲無罪，給還其產。福祿特爾所爲矜恤弱小，助人急難，代鳴不平之事，類此者尙多，而此特其最著者耳。福祿特爾終身虛弱多病，然勤奮過人，故經營籌謀，成事極多，而著作之富，尤爲可驚云。一七六四年，重行刊印大戲劇家康乃 (Cornellie) 全集，并爲作序，得資以贍康乃後裔之貧乏凍餒者。一七七六年，作書致法蘭西學會，力詆莎士比亞。蓋爲自保聲名計，有類出爾反爾矣！路易十五既於一七七四年崩，福祿特爾無所顧忌，遂於一七七八年二月復至巴黎，備受歡迎。時法蘭西戲園排演其所撰之 *L'Épave* 一劇，福祿特爾亦臨觀。劇畢，於戲臺上置福祿特爾半身石像，加以桂冠，尊禮之爲詩人，殊榮盛典，昔所未有也。時福祿特爾年已八十有四，驚喜逾分，且連日酬接勞倦，遂得疾。卽於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之夜，溘然長逝。其生時攻擊宗教，無所不用其極，故至是巴黎之天主教會不許葬以教禮。卒以其姪之力，葬於 *Champagne* 之寺園中。及大革命起，福祿特爾之功大成，其名益著。法國之人追念先烈，尊爲元勳，乃於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一日舉行國葬。迎取福祿特爾骸骨，改葬於巴黎城中之先賢祠 Pantheon。以一寒微書生而

能致此，無論功罪相較如何，要其影響之大，成功之巨，不可埋沒，而至足驚詫者已！

福祿特爾著作極富，全集多至七十卷，僅即尺牘一類，已有一萬餘通。其最關重要之著作，除上

文就其生平事蹟中所已舉者外，於詩，則有「世中人」*Le Mondain*，一七三六年「可憐人」*Le*

*Pauvre diable*，一七五八年 *A Boileau*，一七六九年 *A Horace*，一七七二年「論人七篇」*Sept Discours*

*sur l'homme*，一七七八年等。於哲理，則有「寬容論」*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一七六三年「哲學字

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一七六四年等，其他不勝枚舉。福祿特爾又作一詩，題曰「擬上中

國皇帝書，帝有御製詩集付梓印行。」又作一劇曰「中國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

所用者即今京戲中「搜孤救孤」事，而略有不同。該劇在巴黎演唱後，復傳至倫敦演唱，亦受歡迎。

戈斯密仿效之，作為英文戲劇一種，載戈斯密文集中。此又福祿特爾與吾國有關之處也。

福祿特爾所著各書之內容，今不及逐一評述。總而論之，其人與其文章，影響均極大。葛德與聖

伯甫皆謂福祿特爾為最能代表法蘭西人者，而福祿特爾亦最足代表十八世紀者也。其人重理性，

富常識，信物質科學，乏想像，絕感情，無熱烈真誠之信仰。對於宗教，及舊日之禮俗制度，學說思想，均



出以懷疑而厲行攻擊。雖提倡社會改良，增進人羣幸福，然其立足點不高，故持論常流於膚淺及刻薄。其觀察人生也，精明透徹，而忠厚之意不足。又雖力主寬容，欲祛除彼拘墟頑固之舊見，而實則己所持者，常不免褊狹而陷於一偏，故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雖於政俗種種肆行抨擊，而除舊之後，所布之新，應爲如何，其精密實施之辦法，並未細心籌畫，但自爲其所爲而已。以上乃十八世紀之通病，而福祿特爾亦固如是也。福祿特爾之思想言論，所可見於其著作者，至不一致，紛紜淆雜，常自矛盾衝突。然概括言之，則皆破壞之工夫，攻擊摧陷舊宗教，舊禮俗，舊制度，舊學術，舊思想之利器耳。此可爲福祿特爾最終之評斷，而確切不易者也。惟然，故福祿特爾著作之最要者，在今日觀之，非其長篇巨製之歷史，精心結撰之史詩，而爲其出之偶然，最不矜意之短篇小說。蓋福祿特爾文章之魔力，及其破壞之大功，全恃其善用譏刺之法。冷嘲側諷，寥寥數語，尋常瑣事，而寫來異常有力。極刻峭，極辛辣，極狠毒，而又極明顯，極自然，極合理。此外或恒用描敘之法，而加重其詞，渲染過度，使讀者一見，卽覺舊制度，舊禮俗等之不近人情，不合天理，而當去之矣。

福祿特爾常自相矛盾，其著作之內容，雖主改革，主進步，然於著作之外形，卽文辭格律，則專趨

保守。彼雖攻擊舊有之禮俗制度等，力倡維新與破壞，然於文學，則主張遵依前人之成法與定程。且懸格極高，而取予惟嚴。又重摹仿，重凝鍊，重修琢。此蓋由其幼年在學從師時，於拉丁古文學會下切實工夫，故遵從古學派，而異於其時勃興之浪漫派文人也。福祿特爾之文章，能如是之簡潔明淨，凝鍊峭拔，其亦以是歟！惟十七十八世紀中之所號爲古學派者，大都非真正之古學派，而爲後起摹仿之古學派（Neo-Classicism），或爲魚目混珠之偽古學派（Pseudo-Classicism）。福祿特爾之議論見解，雖有合於真正之古學派之處，而常近於偽古學派。如其論文學之賞鑒 *le goût* (Taste) 則謂此事有如飲食口味之賞鑒，然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可與知者道，而難與俗人言。其標準極有定，不能絲毫假借，故寧失勿濫，寧嚴毋寬。此文學批評之要義也。又作「賞鑒祠」*le Temple du Goût* 一篇，以譬喻之法，專論之曰：「此祠中所居者，僅古今有數之人，確能賞鑒者。祠以外，夜以繼日，常有大羣之蠻族，圍而攻之，咆哮示威，欲闖入祠中。而文學批評家，則嚴扃祠門，不令啓閉；又守禦圍牆，與蠻人苦鬪，拒之使不得入。」意謂學爲文者多，而能工者少；論文者衆，而真能賞鑒者則寡也。福祿特爾又曰：「宇宙之大，幾於無處非野蠻。全世界之中，有文學賞鑒之資格者，不過三四千人。而此三四

千人，皆聚居於巴黎城中及其四周，此外皆不可與論文矣。『福祿特爾又極重詩之格律及雕琢工夫，曰：『藝術之可貴者，以其難於作成耳；如不難，則讀之無復樂趣。』又曰：『法國之詩，可比之爲馬戲中之美女；在懸空之長繩上，跳舞回旋，極難極險，所以成其美也。』福祿特爾斥但丁之「神曲」爲鬼怪不成形之吶喊。冒沙士比亞爲野蠻，謂彌兒頓之詩瑜不掩瑕。其持論之刻酷失當，有如此者。其於古今文人，極少所稱許。故福祿特爾雖自具真知灼見，然常流於偽古學派矯揉造作之惡習，專以雕琢爲工者。

福祿特爾與盧梭爲造成法國大革命最有力之二人，其地位之重要，可以互相頡頏。吾國人聞福祿特爾與盧梭之名，亦均近三十年，然盧梭之「民約論」早經譯出，爲吾國昔年之革命家所甚稱道。其「愛米兒」一書，教育家亦斷斷言之。獨福祿特爾之著述，殊鮮譯成中文，而福祿特爾之生平及其爲人，吾國人猶鮮知之者。是則福祿特爾小說集一書之問世，誠不容緩已。（吳宓）

## 坦白少年 (Candide ou l'Optimisme)

按福祿特爾之生平及著作，其在當時之勢力及後世之影響，均已詳述於福祿特爾評傳中。其所著作，以短篇小說爲最。重要，善用諷刺之法，而大成破壞之功。茲所譯之坦白少年，爲福祿特爾所作短篇小說之最著名者。（亦篇幅最長者）全書大旨，專務攻訛萊布尼慈（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德國大哲學家）之樂觀哲學。蓋自笛卡兒立說之後，以精神與物質完全分離，於是信仰與理智，宗教與科學，皆成互相衝突而不能並容。人心惶惑迷惘，墮入悲觀。萊布尼慈欲調和而解救之，乃創爲靈子（Monads）之說。謂凡物質皆積聚靈子所成，而此極微細之靈子實具精神作用，故宇宙之中，並無二元之隔離，而有前定之和諧（The pre-established harmony）。上帝者，卽最高之靈子而和諧之代表也。上帝憑其理智，而造此世界，故此世界乃至完美。其各部分皆互相和諧而不矛盾，有如鐘錶匠之造鐘錶，必使各機件各輪軸皆互銜接密合，同時運行，相助相成，靈活自如。如有不盡美盡善之處，則上帝必不如此造世界，或將另造一世界。凡今已有之事物，必爲盡美盡善者無疑。至若世中有種種煩惱痛苦災禍劫殺罪孽惡行，此非緣上帝之力不能除去之，乃上帝故意使有此，得惡而善益顯，有苦而樂益增，以一部之疵瑕而成全體之完美，俾此世界爲極完美之世界也云云。萊布尼慈之說，極盛行於當時，後復傳入英國。英國如蒲伯（Pope）蒲伯以性欲及感情爲善之根源見其所作詩 Essay on Man）夏夫慈波雷（Shaftes

pany [1671-1713] ○其人以感情爲道德見所著 *The Characteristics* 等所號爲有神派 (Deists) 者皆信從之。  
 萊布尼慈樂觀之說爲流俗所稱道者綜合之約有三層：(一)吾人所居之世界爲各種世界中之最完美者；(二)上帝安排各種事物皆已使其盡美盡善；(三)凡事眼見如此即是理當如此必如此乃合。以上均見其所著 *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 (一七一〇年出版) 一書。福祿特爾「坦白少年」之作，卽專針對此書而破以上三層樂觀之說也。故「坦白少年」一書又名爲「樂觀主義」*Candide ou l'Optimisme*。書中之班格羅教師，卽爲奉行萊布尼慈之說者。而一觀坦白少年等人之遭遇，則知世中之罪惡痛苦如此之多，離合悲歡，升沈榮枯，皆成於機會之偶然，毫無定準。果上帝如此惡作劇，罰善而賞惡，則上帝亦誠可鄙。世人皆如坦白少年等之生平，則又安有樂觀之可言哉？此全書之旨意也。至其書中局勢變化之速，語言機鋒之妙，捉摸不定，趣味濃厚，文筆則輕清灑脫，敘事則簡潔明顯，諷刺處辛辣刻毒，異乎長篇小說之詳細鋪敘描寫。然理無不明，旨無不達，其大博時人之歡賞，而至今猶爲人所傳誦者，蓋有由矣。

福祿特爾之文章，神奇變化，故自相矛盾之處極多。而一篇之中，意思複雜，信手拈來，隨所向而施攻詆焉。「坦白少年」一書，雖以闡萊布尼慈樂觀哲學爲主旨，然並攻擊天主教，不遺餘力。(福祿特爾屬有神派。信自然宗教。而不信靈異顯示之宗教。信有上帝。且謂人當信上帝。而痛攻耶教之靈蹟傳說爲虛偽。又深憾教會僧侶及種種祭祀儀式。一若盡去之始爲快云。)尤醜詆耶穌會徒。(其時在法國有大勢力)故其書出版後，卽爲法國政府嚴禁銷行。此其一。此書成於一七五九年，其前歲福祿特爾始寓居於豐奈田莊，與普魯士弗烈得力大王既已失和，而又值七年戰爭之役。(此戰自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故書中並有攻詆弗烈得力大王及七年戰爭之處，此其二。(均見下註)此外所攻詆之事尙多，遇有一己之私仇，則率

入書中本事，直用其姓名，以恣報復。故讀「坦白少年」者，於當時歐洲史蹟，及福祿特爾之所遭遇，又不可不詳考也。（均見下註）

福祿特爾全集刊本，其最要者凡三種：（一）曰Kedi刊本，凡七十卷，（每卷爲一冊）刊於一七八五至一七八九年，此本曾經福祿特爾手訂，又Beunmarchais曾與編校之役；（二）曰布孝氏（Benchot）刊本，（Benchot爲編校者之姓氏餘類推）凡七十二卷，刊於一八二九年，校讎甚精，其前後尙有某某二氏刊本，均分訂九十六七卷，故福祿特爾有百卷作家之稱；（三）曰木郎氏（Louis Moland）刊本，凡五十二卷，刊於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三年，在今爲最晚出而最完善之本。今茲譯稿即據木郎氏刊本校定。（第二十一卷第一三七頁至二一八頁○木郎所刊「福祿特爾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Louis Moland editeur 係巴黎（Garnier Frères書局發售）該本中所有之小註，悉行譯出，間又增註若干處。凡本篇小註中所稱「全集某卷某頁」者，皆指木郎氏所刊法文原本而言也。

〔附錄一〕木郎氏刊本（Moland Edition）「福祿特爾全集」第二十一卷之首，有敘言，今譯錄如下：

「福祿特爾所作哲理小說之優美，乃文學中衆所公認而鮮或辯爭之事也。今撮錄各家之評斷，而先之以拉阿布（Harpe）（1739-1803）法國古學派文學批評家」之說，〔見其所著 Cours de la littérature 第十六卷二九九頁（一八二五年刊本）〕其言足可信也。拉阿布曰：「福祿特爾平生所爲，常不落人窠臼，而必自闢蹊徑，所作各體文章，皆能自出心裁。其所撰小說，亦一洗前人故套，所爲該是也。彼非不取材於前人也，如其 Nadine 書中之敘章，均借用成書，綠臂人則取之於亞里奧斯多（Aristote）〔意大利詩人（1474-1553）著有 Oriando Furioso（1510）〕隱士則取之於天方夜譚。其「小大人」Mironides 一書，則摹仿海外軒渠錄。其「天真童子」Le Jeune 一書，則

坦白少年

用 *Duclos* 所著「*呂芝* (*Luce*) *侯爵夫人*」之本事。然其作法皆異乎人人之所爲，而適成爲福祿特爾之作也。「坦白少年」*天真童子*」等書之特點，在處處以流利新奇而刻峭之文體，表達哲理，更用極顯著之反映，出人意外之會集，以明其旨，使人感動，此爲福祿特爾最得意之作法。福祿特爾最工於以詠諧之筆，寫嚴正之事，使讀者若與作者促膝對談，一聽作者之指揮，信其言之誠，見其理之真，清明而可悅者。又福祿特爾於小處，每用鄭重反譏之詞，諷浪笑傲之語，殊類哈米頓 (*Hamilton*) (1640-1730) 著有 *Mémoires de Grammont* 及 *Contes* 二書) 蓋哈米頓與福祿特爾之比較，正如傳談之與佳書也。」(以上均拉阿布之言)

歐吉爾 (*Auger* (1734-1792)) 者，法國西學會之終身書記，而亦後來碩果僅存之古學派文人也。其言曰：(見所著 *Mélanges philosophiques et littéraires* 第一卷四二一頁)「福祿特爾小說之悅人，他書鮮能及之。其所作比之尋常所謂小說者，篇幅較短，毋寧謂之故事爲宜。其中有類東方傳來之故事者，有取材於英國文學者。然皆寓哲理於其中，如查德熙傳 (*Zadig*) 一書，則見天行無常，以吾人局促乖張之理智，不能測度，因之每有怨天罵神之舉。如「坦白少年」則寫人生之苦，似諧而含深悲。前此 (一七五六年) 福祿特爾曾撰「里斯本之災」*Poème sur le dé-sastre de Lisbonne* 一詩，(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大地震，死傷甚衆。(詳見後註) 福祿特爾乃作此詩。大意謂既云上帝仁慈，而世間一切皆樂，何得有此奇駭慘痛之巨劫哉。詳見其所作序 *Préface* 載木郎氏刊本「福祿特爾全集」第九卷四六五至四六九頁。此詩又名 *On Examen de cet axiome: Tout est bien* 其義可見。今更撰此書，皆所以攻訐彼樂觀哲學也。(中略) 莊諧雜陳，悲樂互見，而寫以輕清倚妙之筆，此福祿特爾之特長也。福祿特爾欲聚各國之風俗於一圖，而顯其異，故有書中之主要人物，常遠遊異域。蓋以人情安於故常，溺於習

價，則不能辨別真是非，今以異國之人來爲觀察評判，則能明其理而得其要。此「波斯人之書札」之法術，而亦「坦白少年」及福祿特爾所撰其他小說之法術也。」（以上均歐吉爾之言）

此種世界主義，乃福祿特爾始用於文學者，此層歐吉爾未爲表彰。蓋迄於十八世紀，其在人心目中者，僅由羅馬遜衍之拉丁社會，如卜蘇愛（Bossuet）著「世界史論」即守此範圍。其時耶穌會中人所撰關於中國之書籍，人皆蔑棄之，知之者僅三數之博學者耳。譬猶一室，窗戶嚴閉，而福祿特爾即破窗啓戶，而開拓其時人之眼界，使不拘囿於一隅，而遠矚天涯地角焉。使若輩知拉丁社會僅占地球表面之一片土，而人類之廣大乃若此也。不但此也，且進而使「小大人」引導吾人，脫離地球，上行虛空，遊涉天際星球之間。凡此意想，足令世人之思想大變，今當設身處地，自居於福祿特爾之時，且讀以前之載籍，然後始見福祿特爾開拓世人眼界之功之鉅也。

歐吉爾之贊福祿特爾，詞意冷漠。自後批評之語謂大變，而詞意均激切有生氣。今舉近人某君之說（見 H. Pion 刊本福祿特爾全集（一八七二年巴黎出版）末卷「坦白少年」卷下敘言）如下，以見一斑：「欲知福祿特爾者，首須於其短篇小說中求之矣。蓋福祿特爾於此縱其天才，以深曲之諧謔與高貴之理智動人。笑謔之中，真理流瀉，此孟德恩也。此拉白雷也，此福祿特爾也。福祿特爾之全神，寓於其傑作「坦白少年」一書中，雖一簡單之小說，而實法蘭西人精神之所表現也。誠然，書中之想像之惡謔，其博大與精前之處，無在而非福祿特爾也。誠然，法蘭西人精神，皆在此矣，吾言豈過哉。彼斯威夫的（Swift 1667-1745）英國文人，即著「海外軒渠錄」者，斯坦（Sterne 1713-1768）英國文人，著有 Tristram Shandy 及 A Sentimental Journey 等，能更善於諷諧乎？彼亞里奧斯多能更浪漫乎？彼席萬德寫愚智之交雜，能更勝之乎？彼上古（指希臘羅馬）之詩人，能有以諷諧之意，寫生人之苦者乎？直至福祿特爾，



始以化工之筆，寫空前之景色，若由天授，隨手指來，悉成妙諦。書中或反觀，或着力，或奇幻之處，其所描畫，悉湧現靈光，歷劫不可磨滅。作者殆執地獄之燭，直視芸芸人類之面，無所懼怯。彼昔之但丁，其入九幽，尚不若是之深也。福祿特爾深抱鬱愁，而冤憤之人類，驟起而拜伏於其牀前矣。（意言彼寫人類之冤苦，甚切摯，故人皆愛讀之也。）

褒之過當，無異乎貶，作者其憤之哉！總之，福祿特爾全集，惟其小說，歷時而不減色。今人猶愛讀之，評者亦無異辭，雖賞鑒之標準，幾經變遷，而文學各派迭為廢興，而稱賞福祿特爾之小說者，今昔曾無少異。而研究福祿特爾之小說，亦必有益於後來之文學也。

〔附錄二〕布孝氏刊本（Beuchot Edition）「福祿特爾全集」中，有關於「坦白少年」一書之事實，逐年分列，今摘譯若干條如下：

- （一）「坦白少年」於一七五九年三月下旬出版，四月二十八日，普魯士王（弗烈得力大王）出示嚴禁銷行。（二）福祿特爾嘗以此書稿本寄示華里亞（De la Valliere）公爵夫人，夫人覆書，為書中猥褻之處儘可刪去，以君之文才，更不必藉此以博人之閱讀也云云。（三）「坦白少年」書出，詆毀者甚衆，福祿特爾對人言此書極惡劣，非我所作；又云，樂觀者悲觀之末運也，故讀此書者，不當為名所惑。（此書又名「樂觀」見前）（中略）（四）一七六一年，「坦白少年續編」*Seconde Partie de Candide* 一書出版，羣疑為 Thorel de Campaignelles 所作，其人一八〇九年卒。自後印行福祿特爾集者，屢以此續編混入集中，冒充福祿特爾所作。一七六四年之所謂「福祿特爾全集」及一七七八年之「增像繪圖坦白少年」（圖像為 Daniel Chodowicky 所繪）皆並收續編云。（五）一七六〇年，*Marconnay* 撰「坦白少年致謝福祿特爾先生書」。（六）一七六六年，*Lingnet* 發行一書，名「*Caconnade* 政

治道德史，班格羅博士歸自君士但丁後所著，自德文本譯出。」其後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王上諭，飭將林奎氏所著之「Canonade 又名那波里罪惡史」一書銷毀。此即指前書，特上諭中書名錯誤耳。按前此一七六一年八月六日，廷諭將「Salmern 述記」卷十三焚毀，而不知該書共只四卷，與上之錯誤，同爲無的放矢，殊可嘆也。（七）

「坦白少年遊丹麥國記」又名君子之樂觀，此書作者未詳。（八）「Antoine Bernard et Rosalie 又名小坦白少年」凡一册，一七九六年出版。（九）「小坦白少年遊極樂國記」時當十八世紀之末，續其父坦白少年之前遊也。「此書凡二册，一八〇三年出版。（十）一八一五年，Lemonney 作「威尼斯遊宴記」摹仿「坦白少年」之第二十六章。（十一）一七六四年三月十一日，盧梭宣言，彼曾作「論天命書」Lettre sur la Providence 致福祿特爾，逾數月，福祿特爾著「坦白少年」一書作答。故此書之意實由彼造，又彼自敘鄉間之遊，凡二頁，而福祿特爾竊取其一頁，以入「坦白少年」云云。按盧梭之「論天命書」作於一七五六年八月十八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福祿特爾作覆而「坦白少年」越二年餘始出版，故盧梭之言未可信也。

觀（四）（六）（七）（八）（九）各條，可知凡書出而名重一時，洛陽紙貴，則模擬續貂，或假名影射之作，必羣出。吾國之「後紅樓」「紅樓夢補」「紅樓圓夢」等，以及「新石頭記」「新紅樓夢」下逮「紅樓夢傳奇」「黛玉葬花劇本」之類，亦無足怪矣。茲若干條，瑣屑考據，本屬無關大體，但以其每條各有特別事實，饒有趣味，故譯錄之云。

坦白少年一名樂觀 此書係由拉夫博士（Dr. Rapp）所撰德文原本譯出。博士於聖主耶穌紀元一千七百五十九年，歿於明登 Minden 地方。歿後，其衣袋中所搜得之遺稿，亦均編入此書中云。（按此書係福祿特爾所作，而託言出拉夫博士手筆。此亦文人小說家之慣技。古今中西，其例甚多也。）

## 第一章 坦白少年生長名號旋被逐出

當日維斯法里亞

法文作 Vestphalia 常用首字爲 W

省裏有座雷樹

Thunder-ten-tronckh 音。不能譯義。今爲求其名之簡短

此。故勉如男爵的堡城。城中住了一位少年，講起這人，真是風流溫雅，藹然可親。自幼就富於決斷，舉動行止，絲毫不帶虛假，外貌怎樣，心中也就怎樣。因此，人都稱他爲坦白少年。

男爵家裏的老家人們，疑心坦白少年是男爵的妹子和鄰近一位紳士所生。傳聞這位紳士，爲人極好，男爵妹子嫌他祖上只有七十一代是貴爵，凡世襲爵位。每傳授一次。謂之一代。Ordnung 側各列。約略計算。須五百年承襲世職。而德國則本家外家須各有十六代有爵位。方得入貴族之列。按維斯法里亞爲德國之一省。然即以德俗論。坦白少年之父。其祖上已有再溯七十一代襲爵。則可爲貴族無疑。而男爵妹猶不甘嫁之。寧以私合終。所以譏之也。再溯上去，譜牒便不可考，因之不肯嫁他。

男爵在這省裏聲勢赫奕，誰人不敬。堡城中門窗戶牖，件件俱全。大廳上掛着繡幔，出門打獵，帶

着許多拳毛獵犬，那種瘦長的一概不用。馬夫們圍隨左右，充當獵戶，教區牧師便是他的散販員。所以百姓們看見男爵，都喚他做爵爺。有時男爵講起故事，大眾聽了，無不大笑。男爵夫人，體重有三百五十磅，平時操持家政，氣度嚴肅，遠近都尊敬他。

男爵的女兒，名喚巧尼梗德（Cunegonde），下文簡稱巧梗小姐芳齡一十七歲。溫柔賢淑，豐碩如花。男爵的兒子，言語舉動，也很有男爵的氣度。

家裏請一位教書先生，名喚班格羅（Pangloss）。各國語言之意這人真是奇怪不過，坦白少年那時閱

世猶淺，性情率真，聽了他的教訓，便易得感動。班格羅先生，教宇宙哲學，他有幾句話，很受人讚賞。他道：『凡事不能無因生果。』又道：『我們所往的，是最完美的世界。在這世界中，男爵的堡城要推第一壯觀；男爵夫人要算女流中第一人。』他又道：『世間萬物，只能如此，不能別樣。因為凡物各有其用，上帝創造萬物，必為着頂上的用途。此理極為顯明：譬如天生鼻子，預備戴眼鏡，所以我們便戴眼鏡；參閱「福祿特爾全集」第十八卷一〇三頁。又集中「雜著」Mélanges一七三八年項下。E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 de Newton 第三部第十一章。又一七六八年項下。Singularités de la Nature 第十章。天生兩隻腳，預備穿襪子，所以我們便穿襪子；石頭是給人剗下來修造城池，所以我們

爵爺便有這座好堡城。其實像我們爵爺，聲名甲於全省，這個也是應該享有的。再推到豬是供我們喫肉，所以我們終年就喫豬肉。有人以爲「一切都好」這句話，實在發揮未盡，應當改爲「萬事萬物都是頂上」的，纔對呢。」

坦白少年聽了，十分信服。心想巧梗小姐美若天仙，無人可比。可是這話他一人打量，還不敢公然去告訴那小姐。他又想人生在世，最快樂的事，無過於做雷樹城中的男爵。此外第二件，是做巧梗小姐。若能每日和小姐見面，便是第三件樂事。再推上去，第四件便是聽那大哲學家班格羅先生講演了。

有一天，巧梗在鄰近園裏散步，從小樹林裏瞧見班格羅先生，正和他母親的丫頭，講論實驗物理學。這丫頭性情柔順，容貌極其嬌好。巧梗小姐本來性喜科學，便屏着氣息，凝目細看那接二連三的實驗。心中恍然大悟，班格羅先生自有充分的理由。凡人行事。必有其充分之理由。以定取舍。決無盲動者。此亦萊布尼慈之說。

小姐參透其中因果，萊布尼慈注重事物間之因果回家來一路沈思，心中十分慌亂。只想去研究科學，盼望坦白少年和自己，彼此各覺得有充分理由，同來研究便好了。

可巧那日巧梗小姐回家，路上卻遇見坦白少年。小姐忽然紅暈雙頰，少年也覺羞愧難當。小姐勉強喚了聲早安，少年胡亂回答了一句，口裏講着，心裏還不知說的什麼。第二天，午飯纔用過，兩人一同到了屏風後面，小姐把手帕墜地，少年就一把拾起。小姐握住少年的手，少年得意洋洋的吻了他一下。一會兒，兩人口對口兒，四隻眼睛，止不住灼灼發光，下面膝部顫動，雙手摸索起來。不料這時男爵從屏風邊經過，看見這番因果，不禁大怒。就很很的把少年後身踢了一下，逐出大門。巧梗小姐早嚇得不省人事，等到蘇醒過來，男爵夫人還痛打他幾個耳刮子。風聲一傳，在這世界上第一座名城中的人，聽了無不駭然。

## 第二章 坦白少年在保加利亞國之所遇

坦白少年被男爵逐出門，好像從天國裏墜下來，許久不知去處。有時仰首朝天，眼睛裏含着一眶熱淚。回頭看那世界上第一座壯麗的堡城，城裏住着那美麗絕倫的巧梗小姐，無緣再見。可憐他

到這時晚飯還未下肚，悲痛到萬分無奈，就睡倒在田中。那夜天公下了一場大雪，明早醒來，身子快凍僵了。恰好近旁有一小鎮，名叫瓦德堡。原名甚長 Valdberghor，Furdikdorik今簡譯此。少年一路爬到鎮上，無奈飢寒交迫，身邊不名一錢，祇好呆呆的站在一所客棧門首。後來有兩個身穿藍色衣服的人，藍衣暗指善士軍官把少年端相了一會，內中一人便道：「這人身材合格，相貌甚好，我們前去問問他。」說着，二人就走到少年面前，請他過去用飯，說時十分客氣。坦白少年慌忙謙謝道：「承二位盛意，可是我身邊沒錢。」

一人道：「你說錢麼？像你這樣氣概的人，還慮什麼錢。且住，你身高五尺五寸麼？」少年就鞠了一躬，答道：不錯，有那樣高。二人接着道：「好漢，請坐，你如到我們那裏，吃飯既不要你付鈔，你還有好日子過呢。天生人類，互相維持照拂，是應該的。」少年道：「二位的話，果然不錯。我先生班格羅的教訓，就是這樣。世上事物，都是頂上絕妙的。」

那兩位慈善恩人，就給了坦白少年幾塊錢。少年收了，正要寫欠字爲憑，二人執定不許，便一同坐下吃飯。席間，二人問少年你可愛，少年搶着答道：「我心愛巧梗小姐極了。」一人道：「不是這話，我們是問你可愛保加利亞國王嗎？」

保加利亞暗指普魯士。保加利亞國王暗指普魯士王弗烈得力大王。時福祿特爾已與王失和。故藉此諷之。

少年道：『啊！我還沒見國王的面，如何愛他呢？』二人道：『提起這位國王，真是聰明仁愛，你見了一定愛他的；我們就此替他祝福。』少年口裏說聲好極，就把杯子接來，一飲而盡。二人道：『這一來你便是保加利亞國的棟樑柱石，功名富貴，指日可成，從此你便要發蹟了。』

當下二人取出腳鐐手銬，把少年縮着，一直帶到營裏。少年就在營中學習，向右轉開步走，舉槍瞄準，放射，衝鋒等事。辛苦了半天，還挨了三十軍棍。普魯士軍中。不囚禁犯人。但施軍棍。謂其無傷於軍士之身體與品格也。第二天操演，少年頗有進境，只挨了二十軍棍。趕到第三天，就只挨了十棍。營裏的人都稱讚他是天才，十分驚嘆。坦白少年忽然做了英雄，自己亦不知是怎麼一番緣故。

一日春天早晨，坦白少年出外遊行，信步走去。心想禽獸有腳，便可自由行走，人有兩隻腿，當更可任意行走的了。此段言人無意志之自由。仍破萊布尼慈之說。誰知走不到六英里，就遇見四位英雄，一個個身長六尺，將坦白少年捉住，從頭到腳細了。帶到一所土牢裏，裏邊坐着一位軍法裁判官，向少年吩咐道：『這裏有兩條門路，聽你自由選擇：一條呢，就是向全營裏人挑戰比武，即被全營中人。每共三十六次。日輪流鞭打一次。那一條就是腦袋裏吃十二顆鎗彈。』坦白少年聽了，和他們極力爭辯道：『人類意志是自由的，這』



兩條路我都不願走。』後來被人萬分強迫，沒奈何只得憑着自己的自由，選了第二條門路。每天要和全營裏人挑戰，共須三十六次。坦白少年勉強幹了兩次，營裏有兩千人，每人一鞭，身上已經挨了四千鞭。直弄得自頸至臀，皮開肉綻，痛苦不堪。第三次快到了，坦白少年委實挨不過，聲聲的哀求大眾，請從頂門上一棍把他擊死。後來他們便俯如所請，把他雙眼用白布蒙起，跪在地上，準備受死。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保加利亞國王暗指弗烈得大王。可巧打從這裏經過，停下來問這罪人犯了什麼過錯，應該處死。這國王真是賢明不過，聽坦白少年約略訴說，便知他是位少年學究，人情世故，一點不曉。當下大發慈悲，將他赦免。這番義舉，傳播出去，四方稱頌，國王的名聲，就千古不朽了。反諷語

那國王又派了一位手術高明的外科醫生，醫治少年背上傷痕。按照從前戴克立Diocorides 元後一世紀希臘醫家。傳下的方子，週身塗佈膏藥。三禮拜後，保加利亞國王和亞貝爾國王亞貝爾(Abaris)本丹牛波河岸之一謎紐族。然此處則暗指法國。此戰即交戰，那時坦白少年身上的傷痕，已漸生出新肉，勉強可以行路了。指七年戰爭。時戰方酣也。

## 第二章 坦白少年從保加利亞軍中逃出及其後之所遇

兩國交戰，戰場上一團殺氣，兩軍勇猛異常。這場戰真是古今罕有，號聲，鼓聲，礮聲，驚天動地，價響起來。大礮一放，立刻橫在地上不起的兵士，每邊就有六千人。槍彈射過來，成千成萬的人，一齊命歸無常。再次就要數到刺刀的利害了，因此充分的理由，殺死的人也不下幾千。這一陣，兩軍共死了三萬餘人。

坦白少年畢竟是個哲學家，目視這場惡戰，躲在那裏，渾身發抖，不敢出聲。後來兩軍奏凱回營，各各唱歌感謝上帝。坦白少年纔打定主意走出來，想另到別處去研究世事的前因後果。他從死人堆裏一路爬過來，到了鄰近一座鎮上。這鎮本屬亞貝爾人，按照戰爭的定規，已被保加利亞人焚燬，成爲一片焦土。滿地上躺着許多老年人，身帶重傷，眼看他們的妻子，喉管割斷，血泊模糊裏，還把兒女們緊緊的擁在胸旁吃乳。年輕的女兒，被保加利亞兵強姦一頓，剖開肚腸，睡在地下，一絲兩氣。還有許多人，火燒了一半，在煙焰裏號呼求死。滿地上腦漿心血，斷腿殘肢，不可勝數。

坦白少年慌忙逃到另外一個村莊，這村原屬保加利亞人所管，所以亞貝爾人也同樣報施他們。一路上斷瓦頽垣，屍骸遍野，少年好容易離開了戰場，巧梗小姐的美人影兒，兀自在他心裏盤

旋。一直到了荷蘭，自家帶的錢財本少，到此已是阮囊羞澀，一籌莫展。後來聽說此地居民都是基督教徒，十分富厚。他就打定主意，前去叩求一番，滿心以為受人接待，必定和在男爵家裏一樣了。適逢前面來了幾個人，望去好像十分莊重。坦白少年迎上去請他們布施，那幾人假嚇他道：「你若再跟着我們胡纏，我把你送到罪犯習藝所裏去，好好的學點營生的法子。」坦白少年聽了不敢作聲。前而又有一人，剛纔對衆講演完畢，講了足有一個時辰，講的是勸人為善，勿惜錢財等事。少年走上去向他哀求，這位演說大家。指耶穌新從寬邊帽子底下，斜睨了他一眼，向他道：「你到此為何，你能深明大義麼？」為深明大義是少年答道：「據我看來，凡事不能無因生果，世間萬事，悉由前定，皆是盡美盡善的。即如我和巧梗小姐相愛，後來被逐出門，在營裏比武挨打，以及現在沿門求乞，凡此始終無非前定，不可逃避的。」演說家聽了，就開言道：「朋友，且住，有件事我要問你，人說教皇是一個窮兇極惡的魔鬼，你的意下如何？」坦白少年道：「我沒聽人講過，管他則甚。我要向先生討點東西充飢呢？」演說家道：「你這樣無恥的人，誰給你吃喝，混帳東西，滾開去。你在世一天，不要再來見我的面。」恰巧那時，演說家的女人，正從樓窗子裏探首出來，一見此人竟不信教皇是窮兇極惡的魔鬼，心中

大怒。就隨手把便壺傾下，澆在少年的頭上。列公，婦女們熱心宗教，竟到這般地步，真可付諸一歎了！

誰知這樣一件殘暴無人理的事，被一位賢人看見。這賢人人生下來並未受洗，是一個非浸禮會中的人，非浸禮會之徒（Anabaptists）荷蘭許收容之。其儀節簡單而團體堅固。見福祿特爾所著 *Essai sur les Moeurs* 第一三一章。甚名喚雅各。當下

眼見一位圓頂方踵的人，如此受人欺侮，就大大動了憐憫之心。把他帶到家裏，替他沐浴更衣，拏出酒肉來給他吃，又還給他兩塊銀幣，教他紡織波斯綢的法子。這荷蘭國，便是出產的地方。坦白少年，感激到五體投地，口內叫道：「啊！世界上一切事物，真是最好不過。我受了先生這樣深恩，至死難忘，那黑衣先生兩口子的惡毒，倒不在意了。」

第二天，少年出門，看見一個叫化子，滿身瘡疤，眼睛跌在眶裏，鼻尖削掉，嘴兒歪在一旁。呼吸緊促，牙齒黑如木炭，一路咳嗆的走過。接連幾次涕唾，卻輕輕落下一隻門牙來。

#### 第四章 坦白少年遇其師班格羅及其後之所遭

坦白少年見了那人，十分厭惡，但心裏卻也可憐他不過，便把雅各給他的兩塊銀幣，轉給了此人。那人把少年渾身上下打量一番，忽地淌下淚來，兩隻臂膊，抱住了少年頭頸。少年嚇得倒退了幾步，那人道：「啊！你連親班格羅都不認識嗎？」少年慌忙道：「說甚麼！你是我的先生麼？皇天可憐，你如何弄到這樣地步！好好的，一座大城不住，遭着了什麼不幸，跑出來受這樣罪。巧梗小姐好嗎？他真是天人啊！」班格羅喊道：「我渾身無力，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了。」坦白少年趕忙把他帶到雅各家馬房裏，給點麪包他吃。班格羅飲食下肚，四肢漸漸有了氣力。

坦白少年又問起巧梗小姐，他纔答道：「可憐小姐已死了。」少年大叫道：「他死了嗎？」說着便昏暈過去。班格羅一見慌了，就隨手取馬房裏的醋，把少年噴醒。少年重復睜眼，口內連連哭道：「他當真死了嗎？啊！這世界有什麼好處呢？他究竟得着什麼病死的，我被他父親趕了出來，他定是因此爲我憂鬱而死了。」班格羅道：「不對，不對，他被保加利亞兵糟蹋到萬分田地，還將身體破爲幾段。男爵要護持他女兒，頭顱被兵士打碎了。男爵夫人被他們割成細片。我的學生和他姊姊的結果一樣，也受了一陣污辱。若說起那座堡城，已是上無片瓦，一絲不留，牲畜家禽，倉房樹木，都被打

劫了。話雖如此，保加利亞國王治下，有一位貴族的田莊，也被我們亞貝爾兵同樣作踐，總算報了仇了。」

坦白少年聽到此處，忽地又昏暈過去。醒轉以後，又講了一陣，問班格羅道：「先生，你如何遭遇這樣不順，又是什麼前因後果呢？」班格羅道：「唉！我一開口，就說到愛情了。愛情一向慰藉人類，是宇宙生物的靈魂。」少年道：「啊！愛情這東西，主宰人心，算是靈魂的靈魂。我也曾略嘗滋味，可是我所受愛情的好處，不過是一次接吻，臀後二十腳猛踢，被趕出門罷了。且住，愛情怎能將你弄到這樣呢？」班格羅道：「一言難盡，你記得波該（Paquette）麼？那個俏丫頭，一向伺候男爵夫人的，我在他懷裏尋求快樂，應第就染了這毒瘡，不得脫身。他身上的毒瘡，聽說是從一個很有學問的法蘭西師派僧人傳染來的。若再論到這僧人身上的瘡，那真是淵源久遠了。這僧人從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得來，伯爵夫人又從一位馬隊團長得來，團長又由一耶穌會徒傳來。這耶穌會徒，便是從前與哥倫布一行探險的人，親自傳授的。相傳梅毒原由美洲土種傳來。故云。我如今快要死了，總不會再傳到別人身上。」

坦白少年道：「先生，這段世系淵源，真是奇絕了。這禍不是魔鬼造的嗎？」班格羅道：「不對不對，

此乃應自然而生，在這最完善的世界中，亦是不能免的。卽如這病雖然利害，戕身絕種，但若哥命布當日不會發見美洲，不會由那小島上帶得此病回來，那麼柯柯<sup>Coconut</sup>飲料亦和洋紅，我們也沒有得吃，沒有得用了。但再想一想，如今這種病，正同宗教戰爭一般。還只我們歐洲獨有，土耳其、印度、波斯、中國這些地方的人，至今還不會染着。可是再過幾百年，恐也不免。還有一件事，我要講起，我們的軍隊裏，都是招募來的兵，一個個身體堅實，操法精熟，一開動，便攻城略地，亡人國家。卻是在軍隊裏，這病偏傳染得格外利害。老實說，凡遇兩軍打仗，每一邊若有三萬人，其中必有兩萬人染這病的。」

坦白少年道：「奇絕奇絕！你必須先把病治愈才好。」班格羅道：「皇天在上，我身邊一錢沒有，沒錢的人，什麼福氣都沾不着，那裏還說到治病呢？」少年一聽此言，心中大爲感動，就如飛的跑到那樂善好施的雅各家裏，哀哀的跪在他腳下，將班格羅的慘狀，一一講給他聽。雅各當下滿口應承，把班格羅帶到家裏住着，花錢替他醫病。醫好之後，卻損了一顆眼睛，一隻耳朵。好在他寫得一筆好字，帳算又很清楚，這位善人，就用他做管帳先生。過了兩個月，善人要到立斯本<sup>Lisbon</sup>，葡京料理商務。把這師徒二人帶在船上同行，班格羅趁此機會，便講起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盡善盡美的一席話給

他聽。

雅各聽了，老大不以爲然。他道：『人類總有點喪失本來的天真了。人當初生時，何嘗是豺狼，但動不動爭鬪起來，就和豺狼一般。上帝並不會給人許多兵器，人類卻會造出槍礮，互相殘殺。再講到商家破產，拖欠不還，官廳卻將破產人的財產收沒，債主們仍舊得不到一文。這是何道理呢？』那一隻眼的博士先生聽了，開言道：『你說的話不對，這些事不得不如此，一二人的災禍，便是公衆的幸福。災禍愈多，公衆的利益愈大。』他正在清辯滔滔，天便陰沈下來，四面刮起大風，船身登時遭暴風打擊，好不怕人。其時立斯本港口已經在望了。

## 第五章 大風覆舟地震及班格羅坦白少年雅各三人之所遇

船中一半的人，在驚濤駭浪之中，左搖右簸，神疲力眩，業已半死，不知懼怕。其餘一半人，還在那裏狂喊救命，祈求上帝保佑。船上的風篷，已被風吹成片片飛去，船桅橫倒在船上，船底漏水進來，危



險萬分。船上能動彈的人，急忙解救，可是人聲嘈雜，手忙腳亂，各出主張，毫無成功。

雅各站在甲板上，幫着理繩索。不料走來一個蠻橫的水手，一個耳刮子，打得他橫躺在船板上。那水手卻因來勢過猛，向前一撲，自家一個站不穩，就倒栽到海裏去。恰好跌到一塊破桅上面，立刻把他握住，死不放鬆。雅各見此情狀，心中老大不忍，立時忘卻打他的仇恨，走過去，好容易把這人拖上來。這人雖然得救，雅各被船一閃，自家便又栽過船邊，落到水裏。水手眼見救他的人落水，絲毫不以為意。坦白少年趕忙跑過來，方纔的事，一齊看得明白。又見他恩人一會兒浮起水面，一會兒又被大浪捲進去，登時就要躡身跳入海中。班格羅慌忙止住他道：「天造這立斯本海岸，就是令雅各送死於此。」他正在談因論果，那船業已沈沒，除卻坦白少年、班格羅和適纔致死雅各的水手三人而外，船中所有的人，都遭滅頂之禍。那水手一直浮到岸邊，少年和班格羅攀緣在木板上，也漂浮到岸。稍微休息，便向立斯本城中走去。

兩人身邊尚有幾個餘錢，心想這遭幸不會被水淹死，或可免於饑寒之苦。一路走着，又想起恩人死得好苦，不由得悲傷起來。方纔進了城門，忽覺腳下所踏的地，震動起來。里斯本大地震。起於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

日。計其損失。寺院宮殿房屋等破壞者。約共值十五億 Crusades (係葡萄牙當時銀幣。一枚約值華幣半圓) 貨物之被火焚盜劫者。約共值四千萬 Crusades。居民死者。共約一萬五千至二萬人。爲罕有之巨災。福祿特爾曾作 Poème sur le dé-  
sastre de Lisbonne 詩。以詠其事。且以破萊布尼慈等樂觀之說。海水登時發漲，浪花從港

口上打過來，幾隻下碇未起的船，就被海水一撞，化成碎片。滿街上煙霧瘴氣，燒剩的灰屑，遮滿了各處。房屋搖動倒塌，差不多連柱礎齊翻了個身。男男女女有三萬人之多，便都葬在劫裏了。那個不識時務的水手，嘴裏打個呼嚕，嚷道：「好呀！這遭我們要發財了！」班格羅向坦白少年道：「你看今天的奇禍，是什麼緣故的即充分理由呢？」少年道：「審判末日到了。」那水手也不怕死，狠命的向亂物堆中去尋錢財，尋到了幾文，就吃酒嫖娼，無所不爲。那許多被火燒過的屋子裏面，便是他眠花宿柳之所。班格羅拉着他的袖子道：「朋友！你違犯公理，所行所爲，太難入目。此刻還是尋樂的時候嗎？」水手道：「什麼話呢？人生在世，不死就要吃傷。我是一名水手，生長在巴達維亞，記得我航行日本四次，踐踏十字架受磔像，亦有四次。你講你的公理，與我何干呢？」

那時坦白少年被屋上落下的幾塊石頭，打傷了身體，睡在當街，弄得一身污穢。向班格羅道：「拿一點油和酒給我，我快死了。」班格羅道：「地震並不是今天纔有，去年美洲的利馬城，秘魯國京城

也遭着一次。有如是因，生如是果。這立斯本與利馬兩處，地下必定有硫磺礦脈，綿延連貫，故而東崩西應，如此之準。」坦白少年道：「理或有之。但老天可憐，你先給我一點酒和油罷。」班格羅道：「說甚麼理或有之，此事千真萬真，證據確鑿。」說至此，坦白少年就昏暈過去。班格羅一見急了，便由近旁泉裏，取水給他吃，纔算無事。

第二天，兩人在廢墟當中，摸索了一會，尋到一點食物吃下，方纔精神復原。便幫着城裏居民救那班受傷的人，救出的人，見二人十分出力，心中過意不去，居然在這悽慘欲絕的時候，整備些酒饌，款待二人。大眾吃着，哽哽咽咽，眼淚都把麪包浸透。班格羅便將萬事天定的一番話，講給他們聽。勸他們道：「世間事物，仍是盡善盡美，譬如立斯本有了火山，火山便不會長在別處。事事既然都好，凡物就有定數了。」

恰好班格羅旁邊，坐着一個穿黑衣服的人，身材短小，卻是宗教執法處(Inquisition)的偵探。當下便和氣氣的插口說道：「這樣看來，先生你是不信人類有本來的罪惡了。既然世間的事都是盡善盡美，那人類自然不會墮落，指亞當夏娃以忤上帝被譴墮出天宮事也並未受天罰的了。」班格羅恭恭敬敬的

答道：「閣下有所不知，人類墮落，因而受天罰。這都是盡善盡美的世界中所不能免的。」那偵探道：「這樣看來，先生你又不信有自由意志了。」班格羅道：「又不然，自由意志與萬事前定，二者本可並存。因為意志自由也是前定的。這是怎麼說法呢？意志既已有定，」話未說完，那偵探的從人，身體雄偉，正斟上一盃葡萄酒來，偵探便向他點頭作勢。結果見第六章

## 第六章 設火焚刑以消弭地震之災坦白少年膀上受笞

地震以後，里斯本城中四分之三的地方，都付浩劫，當下葡萄牙國中幾位賢人志士，設法要祈禱天心，消除巨災，便提議用火焚刑，把違背正教的人民燒死。里斯本地震之後。一七五六年六月二十日。該處設置火焚刑。此係實事。詳見福祿特附所著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全集第十五卷三十一章。並由肖布拉大學核決，若取二三不法之徒，徐徐炙死，禮儀隆重，定可防止地震云云。適逢有一比斯開人，娶教母為妻；又有兩個葡萄牙人，吃雞肉，卻不吃醃的豬肉，便都捉來用刑燒死。

那日班格羅坦白少年同那偵探一塊兒吃飯，飯罷，二人便被捉了去。班格羅的罪名是信口開河，罔識忌諱；坦白少年是恭聽默許，助紂爲虐。每人囚禁在一間大屋子裏，各各分開，裏面又溼又冷，太陽永不得見面。過了七八天，一個個都叫穿起囚服，名曰福袍，西班牙文 Sanbarto 福袍之義。乃教會者着之。火焚刑 Probatio 原文乃信證之義。謂由此而得歸正教。至臨刑時犯人衣冠上所繪火焰向下者（如坦白少年）表示此人業已悔罪。可以免死。其火焰向上者（如班格羅）表示其人怙惡不悛。必須受刑云。又戴上紙做的法冠。坦白少年的衣冠上面，畫了許多火焰和鬼怪的樣子，火頭一齊倒轉向下，鬼怪又無爪無尾。班格羅身上的鬼怪，便有爪有尾，火頭卻反向上。

囚徒一路走着，耳聽講道的悽慘聲音，接着便是一陣讚頌歌，裏面還有人奏着風笛。歌聲未完，坦白少年就被揪倒，用棍子痛打了一頓，那棍一起一落，同抑揚的笛聲正相應和。那比斯開人和兩個葡萄牙人，立刻活活燒死。班格羅也被他們絞殺，這真算是一件破天荒的禮節了。誰知這天地又大震起來，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之後。次年即一七五六年。又地震一次。此所言乃紀實也。斯火焚刑用之而地復震。則祈禱之效可知矣。此反譏。坦白少年嚇得渾身發抖，幾乎死去復來，滿身血污。一個人自言自語道：「啊呀！我們所住的世界，算是最完美的，已經是如此，那別的世界，更不知成何景像呢？我從前在保加利亞兵手中，也吃過苦，這次雖然

遭人毒打，還耐得住。可憐我的大哲學家班先生啊，眼睜睜的看你絞死，死得沒緣沒故，你好苦啊！那仁慈的雅各先生啊，你如此一個好人，還要淹死在海岸邊。巧梗小姐啊，你那樣一個無雙名姝，被人撕開身體。這都爲着甚麼呢？」

坦白少年一步挨一步，勉強往前走着，心裏萬般難受。忽然近面來了一位老婦人，向少年道：「孩子，放着膽子，跟我走。」

## 第七章 坦白少年受老婦款待重逢其意中人巧梗

坦白少年隨着老婦人走，心裏仍不免膽怯。一直進到一所古屋裏，老婦人拏出一罐膏油，給他擦抹傷痕。把一張很清潔的床指給他看，床邊還掛了一整套衣服。又將飲食酒肉，一齊放在他面前。說道：「你在這裏吃喝睡覺，好好養息。我願亞道加的聖母，亞道加(Atochka)之聖母。其出處見福祿特爾全集雜著。一七六九年項下。摘錄 Dausen 古波田拉的聖雅各，巴丟亞的聖安多尼。一齊保佑你！」以上地名。皆該聖祠廟所在之地。坦白少年

自從被逐出門，眼裏見的事，身上受的痛楚，這遭又逢着老婦人一番恩遇，真是千變萬化，奇之又奇。當下就要親老婦人的手，老婦人道：『你不必親我的手，我明天還要回來，你好好用那膏油去擦傷痕，安心吃飯睡覺罷。』少年果然安心吃飯睡覺。第二天早晨，老婦人送早飯進來，把他脊背上的傷痕，看了一遍，另外用一種油，親自替他擦抹。停了一會，又把午飯送來。晚上來時，便把晚飯帶下。又過了一天，老婦人仍舊這樣做。

少年就三番兩次向他道：『啊！莫有動問貴姓。你這位善人，誠心作好事，教我如何報答你的深恩？』老婦人聽了總是不語。黃昏時分又來，晚飯卻不曾帶下，向少年道：『你和我一路走，路上不要講話。』老婦人把少年帶在身邊，一氣走不到一里。到了鄉間，那裏有所僻靜的屋子，四圍全是園亭池沼。老婦人在那小門上叩了幾下，立刻門就開了。兩人緣梯登樓，進到一座極精緻的房間。老婦人命少年坐在一張緞面的睡椅上，把門帶着一關，他就走出去了。少年一人坐在那裏，尋思從前的事，何等可怕；眼前的遭際，又是何等快樂。恍恍惚惚，如同夢境一般。一刻兒工夫，老婦人攙扶着一位少女進房，那女子戰戰兢兢，幾乎站立不住。老婦人扶着他，十分吃力。女子的身材姿勢，很是可人，衣

服上綴着金剛石，光明燦爛。臉上用帕兒蒙着，看不出他的廬山真面。

當下老婦人便命坦白少年把女子戴的面帕揭去，誰知不揭猶可，一揭以後，少年這一驚一喜，真是天外飛來，萬般描摹不出。原來那對面的女子，活像巧梗小姐。少年心裏這樣猜想，其實站在面前的，不是巧梗是誰？少年一見小姐的面，身子一軟，立在那裏，半晌講不出一句話來。小姐也暈倒在睡椅上了。老婦人慌忙用藥酒把他們救醒，這纔彼此能言，各訴衷曲。起初聲音斷斷續續，你問我答，繼以歎息，眼淚撲簌簌的下來，便把話頭打斷。

老婦人教他二人不要作聲，吩咐以後，就出去了。少年道：「天呀！小姐是你麼？你還生在世上麼？我萬不料今日在葡萄牙國會見你。班格羅道你被人強姦，把你身體撕開，這話是真嗎？」巧梗小姐道：「這話不錯，他們卻不會把我弄死。」少年問起他的父母，小姐道：「我雙親委實死了。」少年又問他的兄弟，小姐道：「我兄弟也被他們殺了。」少年道：「小姐你怎麼會來到葡萄牙呢？你怎麼能知道我在此間？又設法弄我來會面？真是神通廣大啊！」小姐道：「這些事讓我慢慢的告訴你。現在先把你的遇遭，自那日同我接吻，被趕出門起，一齊說給我聽。」少年對着心愛的玉人，豈敢道個不



字。當下顧不得脊背上的疼痛，戰戰兢兢的，把出門以後的事，都和盤托出。巧梗小姐兩眼朝天，聽到雅各班格羅兩人死的情形，止不住兩淚交流。少年講完以後，小姐也把他的經歷，說給少年聽了。少年聽時，全神貫注，一字不漏。他的兩隻眼睛，緊緊的釘着小姐，好像要把小姐平地吞下去一般。

## 第八章 巧梗自敘所遭

巧梗小姐道：『那天我睡在牀上，睡得正熟，保加利亞兵就進了我們雷樹城，把我父我弟殺死，我母被刀劈成幾塊。有個保加利亞兵，身高六尺，看見我嚇得不省人事，上前就動手強姦。我猛地驚醒，大喊救命，沒頭沒臉的，用口咬他，又用手抓他，恨不得立刻把這人的眼睛挖出來。其實像那天這樣的，到處很多，並不希罕。這野蠻軍人當不得我百般抗拒，大怒不止，就掣出腰刀在我腹股之間左方刺了一下，至今這塊刀痕還在呢！』

坦白少年聽了，命巧梗給他看。巧梗道：『我隨後給你看，讓我一直說下去罷。』少年便依了。巧

櫻小姐道：「這時進來了一位保加利亞軍官，見我在血泊裏打滾，心恨這兵無禮，見了長官動也不肯動，就拏腰刀向他猛刺。這兵祇顧行樂，不防後面來人，便被殺死了。軍官替我裹起創口，帶我到營裏，從此我便替那軍官洗衣煮飯。說起來慚愧，他說我長得標緻，心裏十分喜歡我。講起他的身段也很好，皮膚柔滑潔白，祇可惜他學問平常，還不曾受班格羅的教誨罷了。三個月已過，把銀錢一齊用盡。他心裏便有些厭倦起來，就把我賣給一個猶太人，名喚義沙克。這人在荷蘭葡萄牙地方經商，平生最愛婦人。我一到那裏，他就喜迷了心，待我十分周到。但我貞靜自守，始終不肯俯就他。論理呢，婦人家難受人逼污。但每經一次，他的貞操便愈形堅固。後來他還想我聽從他，就把我帶到這所屋子裏。我從前以爲雷樹城是天下第一，卻是比起現在這間屋子的富麗堂皇，就遠不及了。有一天，舉行奠祭，那宗教執法處處長看見我，和我眉目傳情。祭畢散後，還遞個消息給我，說有機密要事和我商議。我就到他宅子裏，把我的家世一切告訴他。他道如我這樣一位貴家小姐，被一個下賤的猶太人強占，太不成體統。就來和義沙克商量，要把我領過去。義沙克是和宮廷來往的銀行家，外面很有聲名，這事如何肯依，那處長見他執意不肯，盛怒之下，就要把他處火葬刑。他受了這番恐嚇，不得已，

和審查官訂約：把我和這座房子，作為二人公用，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安息日這三天，是猶太人獨享權利；其餘四天，自然歸那處長獨有了。這樣度了六個月，有時為着星期六星期日交界的這一夜，究竟應照新律或舊律計算，還不知爭鬧了多少次！至於我呢，對他兩人始終一例抗拒，兩人現今還都愛我，大約就因此層緣故了。

『再講起地震以後，審查官居心要恫嚇義沙克。那回舉行異教徒火葬，他就極力主張，應第六章還

請我到場去看熱鬧。我坐的位次極好，太太小姐們面前，都放着許多茶點。起初見兩個猶太人第六章還

牙人和那個娶教母做妻子的比斯開人受刑，已經十分駭怕。後來不知怎樣看見一人好像班格羅

似的，頭戴法冠，身穿囚服。我一見就大起驚惶，連忙急拭抹眼睛，留神細看下去。看到他被絞死的時候，我便一陣昏暈過去。一刻兒又見你渾身一絲不著的走上來，這一來把我嚇得更加利害。且住，我有句話告訴你，你身上肌膚雪白粉嫩，比那保加利亞軍官，好得多呢！當時見了你，我立刻魂不附體，大叫一聲，恨不得喝令這班暴徒住手。可是喊也喊不出，便是喊出時，也是無用的。你挨打以後，我自言自語，想着班格羅一位聖賢，居然和你在立斯本一個絞死，一個遭打，而且處治你們的人，便是愛

我的那處長，這真奇怪了。班格羅常說什麼世間萬事都是完美如意，這句話不是欺誑我們嗎？

『從此我終日憂鬱，精神大不自在，好像神不守舍一般。想起我父母兄弟被殺的情形，那保加利亞兵強暴的樣子，我腹股間所受的傷痕，以及幾次身體受人污辱，遭人囚禁，爲人婢妾僕婦，噫！那個保加利亞軍官，那極醜的義沙克，那極惹人厭的執法處長，班格羅絞死，和你遭打時他們唱的歌，還有當初我們兩人在屏後相抱接吻，以後幾乎不得再見的心情，這千端萬緒，一齊湧上心頭！你想我難過不難過呢？可是眼前呢，我不得不感謝上帝，你無意中會走到此地，老婦人受我吩咐，居然能把你帶到這裏，彼此見面，在一塊兒講話，細訴衷腸，且住，你肚裏餓得很麼？我也有些飢腸轆轆，我們先吃點飯食罷。』

巧梗說到此處，便止住了。二人在一張桌上，共用晚飯。晚飯用完，就仍舊同坐在那張睡椅上，未免離情重敘，十分得意。忽然義沙克走進房來，原來這天恰巧是安息日，義沙克照例來享他的權利，還要和巧梗敘一日三秋相思呢！

## 第九章 巧梗坦白少年執法處長及猶太人之所遭

這進來的義沙克，乃自從巴比倫俘囚以後

紀元前五九七及五八六年。猶太國爲亞西里亞王所滅。猶太人民悉被俘而遷之於巴比倫

城。閱五十年乃釋還。是曰巴比倫之俘囚。此爲猶太古史中之事實。此句之意。猶云「二千餘年來」也。最橫暴頑梗的一個猶太人。當下向巧

梗小姐嚷道：『你這賤種娼棍，勾搭上執法處長還不穀，又把外面匪棍弄進來奪我的份子。』一面說，一面把身邊佩帶的長刀抽出，猛向他的仇人砍去。不料坦白少年早已有備，事前老婦人曾送他一柄寶劍，兩套衣服，所以少年就拔出寶劍，和這猶太人動手。他平時雖然溫文儒雅，這回竟把那猶太人砍倒在地板上，躺在巧梗小姐腳前，一絲不動。巧梗道：『啊！我們傷了人命，若有官員來到這裏，如何是好。』坦白少年道：『可惜可惜！大賢班格羅先生不在此處，替我們設計畫策；如今還是同老婦人商量罷。』

那老婦人目覩當時情形，心中早已明白。正欲給他們主張，忽然小門一開，外面進來一人。這時

恰是夜半一點鐘，算已經交到星期，進來的一位，不必說，自然是如約而來的執法處長了。他跨進屋子，看見坦白少年仗劍而立，地板上橫着死屍，巧梗嚇得手足無措，老婦人兀自在一旁講說。當時間不容髮，坦白少年智上心頭，心想如果這人出去招呼幫手進來，我一定被他們捉去燒死，巧梗小姐格外要受虐待了。他那日鞭打我背，是我的冤仇，我兩手已經沾了血污，這時何必遲疑，必須連他一齊結果掉纜好。說時遲，那時快，少年立刻打定主意：乘那人正在驚惶無措，就迎上去，一劍戳透他的身子，倒在猶太人身旁。

巧梗叫道：「天啊！又結果了一個，這罪益發擔不起了。到處要捉拿我們，我們的性命完了。你平時性情溫雅，怎麼兩分鐘的工夫，便會斷送兩人性命呢？」坦白少年道：「我的小姐，大凡一個人受着愛情和嫉妬的逼迫，法庭的鞭打已經迷失本性，變成另外一個人了。」老婦人接着道：「馬槽裏現有三匹安達留古西班牙南好馬，鞍韉一切俱全。公子快去把馬備好，小姐料理珠寶銀錢，我雖只能坐得一邊，其臂肉一塊被割故也。見第十二章之末。此處先為伏線。大家一齊上馬。這時夜涼如水，旅行最是快活，我們一直往埃笛（Cádiz）城去罷。」坦白少年不敢遲疑，立刻把馬備好，三人放開轡頭，一氣趕了三十

里路程。

且說他們走開許久，那邊方有宗教執法處的一位司官，走到屋裏，看出一切。後來那處長下葬，好不排場。義沙克的屍體，卻便拋在糞堆裏。何不

坦白少年巧梗老婦人三人，一直走到亞菲悉那（Avacena）一座小鎮上。這鎮在磨林那（Zifra Morena）萬山當中，等到找好一家小客店，就一同談論起來。

## 第十章 坦白少年巧梗及老婦人行抵埃笛狼狽不堪復同登舟赴

### 美洲

巧梗小姐忽然淚流滿面，大喊道：『啊！誰人把我的珠寶銀錢都偷去了。我不能再向猶太人和執法處長那邊需索，今番我們如何度日呢？』老婦人道：『昨夜在巴太珠（Batjoz）和我們同寓的一位灰衣神父，曾到我們房間裏兩次。今晨一早就走，我很疑心是他偷的。可是神靈在上，冤屈

了好人，神是不饒恕的！」坦白少年道：「從前班格羅常常講起，他道：『世界上的財帛，人人公有，大家都可以享用的。』這樣看來，那神父一定會留下些許銀錢，做我們路上的盤費。」巧梗道：「說那裏話，他一文不留，都偷去了。」少年道：「這怎好呢？」老婦人道：「依我的主意，最好賣掉一匹馬，讓我坐在小姐的馬背後，祇要搭着一邊便好。」其臀肉一塊被割。見前註。如今不必懼怕，就此向埃笛去罷。」

恰好寓中有位黑衣宗的教士，用賤價把馬買去。坦白少年巧梗老婦人三人，一路走過魯悉那（Lucina）賽拉（Chellas）賴比亞（Tebrisa）等地，來到埃笛城。那時城中駐滿了兵隊，正在收拾戰船，要去征討南美洲巴拉圭耶穌會的神父。據云這一班神父，鼓動起聖餐鎮鄰近的紅印度種人背叛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坦白少年因從前曾在保加利亞營中當過兵，便一直來到西班牙統兵元帥面前，聲明情願効力。元帥見他為人靈敏，操演之下，武藝精通，就把他收下，派他管帶一隊步兵。坦白少年做了軍官，便將巧梗小姐老婦人，以及那兩匹馬，新用的兩個親隨，一齊帶上兵船。

海中無事，大家常常談起班格羅的哲學。坦白少年道：「我們現在另到一番世界，那新世界指指地球。即南北美洲。一定是班格羅所說的那最善最美的世界了。我們在這舊世界指指亞歐非洲。中，所受的



苦，所造的孽，真是不少啊！可歎！」巧梗道：「我雖是真心愛你，但是回頭把所遭的事情一想，不由得我不寒而慄了。」少年道：「新世界一切必如人意。你看這新世界海面平靜，風向有定，已經比我們舊世界的海，好得多了。所以我說新世界必定是最美最善的無疑。」巧梗嘆道：「老天保佑，但願得如此，可是我在這舊世界中受的苦太多了。所以總是沒精打采，心灰絕望。」

老婦人搶着說道：「啊！你還要怨天尤人，假使你受的苦，能抵得上我一半的苦，那還勉強說得去。」巧梗忍不住笑起來，心想這老婦人形容如此醜陋，那得有身世沉淪之苦。便道：「講起我的遭遇，真是一言難盡。除非你比我受過的苦，加倍利害，纔算真苦呢。我生長貴族名門，家資鉅萬。後來被保加利亞兵強姦，肚皮上戳了一刀。眼見得城破家亡，父母慘死；心愛的人，在火刑場中身受鞭打。後來直流落到不堪言狀，給人燒飯。把這層想一想，你就明白了。」老婦人答道：「小姐，你還不知我的家世。若是我把後邊的情形，約略表明，原文此語雙關。甚妙。後邊的情形謂腎肉一塊被人割去也。（伏第十二章並見前註）此正義也。又後邊的情形亦謂吾已往之遭遇之經歷也。此你便不那樣說，也就不那樣想了。」

坦白少年和巧梗聽了這話，都覺得十分納罕。老婦人便源源本本的說下去。所言見第十章一及十二章

## 第十一章 老婦人自敘所遭

老婦人道：「我從前兩眼並不昏花，鼻子也不直拖到下頰，那裏會貶作奴僕呢？不瞞你說，我的

父親便是堂堂教皇陛下亞班第十，福祿特爾自註云。一，教皇未嘗有號為亞班第十者。作者

事。故特用此名。以見其必無而出於虛構。作者行文之謹慎。存心之忠厚。誠可佩哉。○布孝氏註云。一，福祿特爾此註。生前雖未附刊於其書中。即因已刊本亦尚無之。予於

某處搜得。乃增入之。按教皇名亞班者。至亞班第八(Urban VIII)為止。一六四四年卒。雖

按福祿特爾雖不指名。然其攻擊教皇之意仍甚顯。而中世以降。教皇品德極壞者多。雖

依律不得娶妻。而廣蓄姬妾。暗通婦女。私生兒女。至若干數。且封之國邑。資以兵柄而為諸侯焉。 我的母親是巴萊斯特林郡主。我生長在

一座王宮裏，一直到了十四歲。講起那王宮，真是富麗之極。全德國男爵的堡城，便做他的馬房，恐怕

還殼不上呢？我身上一件衣服，論起價錢來，足足抵得維斯法里亞省的一半。我長大成人，德容俱備，

那一件不好。自家既然生得這樣體面，處處就動人憐愛。我那粉白圓滿的胸膛，不讓金星女神的石

像；我那翠森森的雙眉，秋澄澄的兩目，朗若列星，含情無限。一般文人名士都來作詩稱讚我，便連我

隨身的侍婢，每天替我穿脫衣服，前前後後，都望得出神。若在男子們，巴不得做我的侍婢，那纔遂心呢。

「我自幼便訂結馬沙加拉馬沙加拉 (Messag Carra) 乃其時意大利之一小國。國主公爵

為妻。那公爵秀外慧中，和我不相上下。我們兩人的愛情如膠如漆，濃厚萬分。後來我們的婚期已到，上下忙碌預備，各處裝潢得百般富麗，徵歌比武，演劇請酒。全意大利的人都作詩頌揚祝賀。可是那詩莫一首可取的！我那時登峯造極，正要享受人間美滿幸福，那知樂極悲生：有位侯爵夫人，是公爵向來的相好，姘婦請他去吃柯柯茶，回家不到兩點鐘的工夫，就一陣抽搐，立時身死。並且禍不單行，我母親雖然不如我一般傷心，也覺得這地方不吉祥，不宜久住。恰好我母親在蓋塔附近有一所很好的宅子，便決定搬去那邊居住。就雇了一隻船動身，那船裏面陳設輝煌，不減羅馬聖彼得寺中祭壇。船行未久，忽遇一隻海賊的船，前來搶劫。我們船上的人，正配做教皇的護兵，一見海賊上船，連忙放下兵器，一個個雙膝跪倒，哀求大王饒命。原文此句引用教律中拉丁文成語。意云：貸其一死。而藉以譏刺教皇平日之行事也。那摩洛哥海賊，立刻把這些水夫護兵，以及我母親和我自己，連奴婢用人，不分貴賤，全剝得赤條條的，一絲

不留，說起這般海賊剝人衣服，手脚真來得伶俐敏捷。最奇怪的是剝了以後，都伸着手指頭，向我們渾身到處摸索，無微不至。我當時異常納悶，後來纔知道他們要搜尋我們身上藏着珍珠寶石沒有，這卻是開天闢地以來，海上英雄即海賊的老規矩了。據說馬爾塔島的耶教武士，但凡捉着土耳其人，不分男女，也都如法泡製，搜索一番，可算是國際公法了。耶教武士名為衛道行俠。而行不異海盜。所以深譏之也。又以惡報惡。是

即國際公法。亦我母女們在那海賊船上所受的千辛萬苦，真是訴說不盡。我母親風韻猶存，我們那般僕婦丫頭，也都是走遍亞非利加洲找不出的美人。至於我的容貌，千嬌百媚，更不必說，況尚未破瓜。但是這一朵鮮花，不落到馬沙加拉公爵手裏，卻被那黑如魔鬼的海賊頭目輕輕摘去。他還自命盡力奉承我呢！我母親郡主千金之體，同我嬌弱的身軀，受了這許多磨折，還不會死在船上，一直得到了摩洛哥，真是天命了。哎！世上這樣的事，尋常見慣，還值得訴說嗎？

『且說我們到了摩洛哥，那邊甚不太平，爭城奪地，殺人如麻。原來摩洛哥老皇帝名 Mutlei-Ja-mael 170

二年即位。享壽一百有二歲。福祿特爾全集。中。曾歷述及之。茲不贅述。死後，他的五十個兒子，各聚黨羽，爭登龍位。因此國中便大戰五十次。須一個一個剪滅淨盡。弱肉強食。只留一人。方得太平也。黑人和黑人交戰；櫻色人和櫻色人交戰；黑白雜種又和

黑白雜種交戰。直弄得屍橫遍野，慘不忍觀。按讀此書者。當知福祿特爾所敘為古今。其意極深含悲。我們一登岸，就有一隊黑種人，平素和這海賊頭目不合，猛攻前來，把海賊的贓物打劫得干淨。珍珠金銀以外，就要算我們這般婦女最貴重的了。當時那一番猛爭惡奪的情形，真是我們歐洲寒地的人見所未見；北方各國的人，血氣本不十分強盛，恣淫起婦女來，也斷不像非洲蠻人那樣無禮。譬喻說來：歐洲人的血管中，裝的是牛奶，亞特拉斯山一帶的人，即非洲人。亞特拉斯者，非州最高之山峯也。血管裏裝着硝磺同火氣。故而爭戰起來，同他們本土所產的雄獅猛虎，福祿特爾之博物學甚不精。蓋非州並無虎也。毒蛇一般，一齊來奪這幾塊肥羊肉。當下一個黑人扯住我母親的右臂，那海賊中的一個副頭目卻堅握他的左臂不放。又一個摩洛哥兵拿着我母親的一隻腿，那隻腿便被一名海賊掌着了。我的丫頭們，也個個被人牽着四肢，各方猛扯。那海賊的頭目把我藏在身後，手使彎刀，衝着走近前的敵人來一個，殺一個。到後來我眼看見我母和丫頭僕婦們，盡被暴徒你搶我奪，撕成碎片，那海賊頭目和海賊，我們帶來的護兵水夫，以及黑白櫻雜各色人種，一齊命歸陰曹，只留我一人躺在死人堆裏等死。這回事情雖是兇慘，可是離開此地三百里的地方，那些摩洛哥人，仍是遵守教主穆罕默德的訓誡，每天祈禱五次，不敢忘

卻的。此處福祿特爾仍痛詆耶教。其言回教。託詞也。

「我掙扎着離開了死人堆，爬到河邊一棵橘樹底下。當時又困又飢，又驚又怕，自覺支持不住，就一倒頭睡下，恍恍惚惚的不知身在何方。忽然夢魂裏似乎有件東西壓在我的身上，上下擺動，一睜眼，卻有一個白種的美男子站在面前。歎着氣，嘴裏喃喃說道：『生而爲人，不能享用，傷哉！』」按原句爲意大利文。乃但丁「神曲」中之一句。此人引其詞而略變原義。蓋此人已遭閹割。（見下章）今得遇美女。無福消受。故自傷嘆。此其借用之語意也。

## 第十一章 續前老婦人自敘所遭

「我聽此人口操鄉音，意大利國語輕輕的講出這句話來，其話既爲「神曲」中之名句心中又驚又喜。向他道：『先生不必愁悶，天下不幸的事，比這件還有加倍利害的呢！』當下就把我受的苦難，約略講給他聽。話纔講完，我便暈過去了。

這人把我身軀抱起，走到附近一個人家，找張牀鋪，把我好好安置，還給飲食我吃，小心服侍，不

離身旁。又百般的溫存我，勸我安心。他說他自己一生從未遇見像我這樣的美人。他遭人剝奪，永無償還之望，到了此刻，真是萬分悔恨。即為被人閹割。又遇美人。不能消受。故悔恨至極。又道：「我原籍那波里。那裏的規

矩，每年總要閹割兩三千男孩子，這當中不必說，自然死去許多。有些不死的，卻反養成一副歌喉，唱起來比女子格外悅耳。其中有因此得君王寵幸，便掌握國家大權，作威作福。如 Farinelli 者。本名 Carl Broschi 那波里人。

一七〇五年生。即得西班牙王飛鏟南第六寵遇。國事一切聽之。福祿特爾「雜著」一七六一年 Conversation de l'intendant des menus en exercice 篇中敘及之。我被閹的時

候，幸未致死，後來便在巴萊斯特林郡主手下，做禮拜堂中樂工的掌班。」我老婦聽到此處，止不住

大叫道：「啊！你在我母親的手下麼？」這人也忍不住流下淚來，大聲道：「巴萊斯特林郡主是你

母親嗎？那真不錯了！你自幼便由我帶領，一直帶到六歲上。那時你容貌姣好，我就斷定你是個絕色

女子，現在看來，果然不出所料。」我答道：「不錯不錯！可憐我母親此刻橫躺在五百步以外，已經碎

屍肢解，葬在死人堆裏了。」我就把已往的事，一切告訴了他。他也把前後所遇，怎樣被某某基督教

國暗指葡萄牙。此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之實事。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四卷一見路易十四時代史一之第十八章。的君主，派往摩洛哥國，與摩洛哥

國王商訂條約。某國王情願供給軍火戰船，要摩洛哥國王出兵劫掠，搗毀其餘各基督教國。如英如法如荷。皆

內。其的商務，一一和盤託出。又接着道：『我的職務總算完結了，正要乘船到敘達，順便就把你送回意大利罷。』又吟道：『生而爲人，不能享用，傷哉！』見前。已詳前註。

我當下感激涕零，心中悲喜交集。不料這閩人並不曾送我回意大利，卻帶我到亞爾及耳地方，

在非洲北部。是時土耳其。總督係土皇所派。一八三〇年。法人以兵奪取之。今屬法國。把我賣給那省的總督。在那邊爲奴未久，適逢瘟

疫大興，傳遍了亞歐非三洲。亞爾及耳地方，那瘟疫更來得兇猛。『老婦人一氣講到這裏，就向巧梗道：』『小姐，你親眼見過地震，瘟疫的情形，你經驗過麼？』巧梗回答道：『沒有。』老婦人道：『假若你見過瘟疫，你一定不道地震是件甚麼稀罕的事。非洲這地方，瘟疫數見不鮮，自然不消說，我被傳染上了。且住，你試閉目想想：一位堂堂教皇的千金嬌女，年紀只得十五歲，三月之中，貧困流落，爲人奴婢，身體日日被人糟蹋，眼見得生身之母碎屍肢解，又受盡饑荒爭戰之苦。現在亞爾及耳地方，還要染疫死於非命，你道我的遭逢可慘不可慘呢？但我幸而不曾死，可是那閩人和總督，以及總督的姬妾侍婢，卻都教瘟疫把性命斷送了。』

『等到瘟疫消滅以後，從前服侍總督的人，一齊都被發賣。當下就有一個商人，把我買去，帶到



突尼斯。又把我賣給那裏的一個商人，這第二個商人，又在突黎波里地方，把我賣與第三個商人。從那邊又賣到亞力山大里亞，尼羅河口又賣到斯米那。小亞細亞之地中海。轉發賣，一直賣到君士但丁。

落後就爲土耳其新軍 Tanissaire 一字。原出土耳其文 Yonicheri 譯言「新軍」也。該軍係步兵。十四世紀以來卽有之。一八二六年裁撤。待遇甚優。爲土國精 兵的一個統領所得。過了不多些時，因俄國兵攻打亞蘇城，在亞蘇海上。亞蘇海 (Sea of Anov) 那統領受命前往防守。因他性喜女色，便把我們一殿姬妾奴婢一齊帶去，安置在亞蘇海上的一個小寨子裏，派兩個黑種人和二十名兵看守着。起先土軍頗得勝利，殺死俄兵不計其數。不久俄兵轉敗爲勝，將城攻破。 一六九六年俄國彼得大帝以兵取亞蘇城。一七一一年和議成。復以還與土耳其。已而俄人復取之。而築砲壘。設守備焉。一七三九年和議再成。俄人先毀其所爲守備。而後以歸諸土人。至俄女帝加他鄰二世奪取亞蘇城。則在一七六九年云。 焚掠奸殺，城中不分男女老幼，齊作刀頭之鬼。我們那座小寨卻堅守不下，俄兵用絕糧的手段，制服我們。守寨的二十名步兵，立誓死守，決不投降，飢餓得萬分無奈，只得把一雙閹人殺死，大衆分食其肉，以免背誓。再過兩三天，便想着吃我們婦女

的肉了。令人憶張巡許遠之守睢陽 其間幸虧一位忠厚的牧師，回教之牧師 滔滔雄辯，力勸衆兵不要把我们一陣殺死。並說道：「再好把這些女人們，每人臀尖割下一塊，就可飽餐一頓。再過兩三天，還可再割一塊，多

得支持幾日。上天見你們慈善爲懷，還許救你們出難呢！這人口才果然好，就輕輕的將衆兵勸服，我們做婦女的便都挨次受割，痛得幾乎要死。那牧師忙把童男閹割所用的止痛藥，給我們敷在傷口。衆兵吃着我們的肉，方纔下肚，俄國的兵即乘着平底舢板，擁入寨中，二十名守兵一個不會逃脫。那般俄兵也不管我們的情況，幸虧那天下到處都有法國外科醫生，卻有一位在此，極爲伶俐，就把我們帶去醫治，給我合了創口。還求我做幾件事情，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又勸我們不必悲傷，說今番事情，乃攻守之際所常見，爲戰時公法所共許的。

「過了幾天，我們一般人漸漸能走了，就一齊送到莫斯科去。我便落在一位俄國貴爵手中，他派我在花園裏做工，每天還打我二十鞭子。兩年以後，這貴爵因存心不正，陰謀反叛，就和同謀的貴族三十人，受了車裂之刑而死。我乘機就逃開了，我輾轉流離，俄國的地方盡都走遍，在加里地方一家小客店裏做女僕。過了許久，又到羅斯陶，韋士馬，萊不齊克，加塞爾，屋突賴，雷登，海牙，羅塔丹各地，由俄國經德仍操舊業。我憂患餘生，不覺容華凋謝，老態日呈。回想自身，乃是教皇的女兒，何等尊貴，國而至荷蘭現在臀肉只餘半邊，形虧身辱。百十次要尋短見，卻是總不能決然就死，勉強偷生，一直到今。其實仔

細想來，人生世上，負擔甚重，既然勞喘困疲，巴不得早卸仔肩，卻爲何還要貪生怕死？這豈非荒謬絕倫，一言以蔽之：就是利害不分，養癰遺患，事到臨頭後悔遲了。

『我在各國走了一陣，又在好多家客店裏做工。所閱歷的人，都是處境不佳，終日鬱悶。其中除掉三個黑人，四個英吉利人，四個日內瓦人，同一位名喚路拔克的德國講師 Jean Robert 一六四二年生於瑞典之 Calmar

地方。一七三九年在德國 Bremen 地方。自投 Weser 河而死。盧梭於所著 共十二人以外，

再也沒有一人肯捨棄生命，立地脫離苦惱的。末後我就在猶太人義沙克家中做僕婦，他命我伺候你小姐，我便和你患難相依了。你所受的苦，我聽了十分感動。須知我也並非逢人亂道，不過你既然引起這個話頭，我便不妨把自己的磨難，訴說一番，況且船中無事，正可藉此消遣，以破長途寂寞。好小姐！人情世故，我都閱歷得不少了，我勸你放開寬心罷。現在你無妨請教滿船客人，各各講說他一生的事情。要是有一個人在此，並不怨天尤人，不願早死，不自命世間最苦的人，那麼，你便把我倒推向海裏去罷。』

## 第十二章 坦白少年不得已與巧梗老婦人分手

巧梗小姐聽了老婦人這番話，知他門第高貴，才德出衆，連忙改容起敬，請恕冒瀆之罪。又依他所勸，請全船旅客依次講說生平之事。講完之後，坦白少年和巧梗小姐，不得不承認老婦人所言確係實情。少年道：『可惜班格羅大賢臨刑之際，沒有按照火焚刑的常規，許他發言。因之他便不能大發議論，評斷世界上到處痛苦罪孽之多。但我現在自覺得有許多道理，定敢當面駁他一下。』

且說大家說着話，那船一直前進，一日便到了不伊諾斯艾里斯。今阿根廷國都城大眾上岸，坦白少年身為團長，便帶着巧梗同老婦人，到總督衙門投到。那總督門第極高，官銜甚長，均係譯音之地名。冗長無味。今譯從略。對待僚屬十分倨傲。說起話來，鼻梁朝天，厲聲呵斥；行起路來，高視闊步。致令來拜見他的人，心中恨不得一脚把他踢死。這總督卻又喜歡婦人，不過一眼瞧見巧梗這樣尤物，便已失魂掉魄，以為見所未見。隨口即問巧梗，是否團長的老婆。他那副神情，早把坦白少年嚇呆了。

論理少年這時如說句誑話，直認巧梗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妹子，雖與實事不符，卻好應付了這場局面，避免災禍，成全了自己。古今之所常用，不足爲怪。無如坦白少年心地光明，斷不肯憑空造誑，違背真理。當下就答道：「這位巧梗小姐是我的聘妻，但尙未成婚，不日還要懇求大帥給我們主婚呢。」那位總督一聽此言，手中撚著髭鬚，冷笑了一聲，就命坦白少年去操練他所帶來的一團步兵。少年去後，這裏祇剩下總督和巧梗兩人。總督便對巧梗開言，說了許多愛慕的話，定要明日即與他結婚。至於是否在禮拜堂行禮，全聽美人的主張。巧梗請總督給他一刻鐘的工夫，去和老婦人商量，然後決定。見了那老婦人，老婦人道：「小姐，你雖有七十二代的貴爵門閥，見第一章現在身邊卻是不名一錢。這位總督是南美洲第一個大人物，又是一表人材，你若不肯嫁他，做誑命夫人，那真是愚不可及了。你的身子，早已被保加利亞兵姦污，猶太人和那執法處長，還來分占香巢，你還講得到貞潔自保嗎？大家遭遇不幸，只有就地討點便宜。說老實話，我若處在你的地位，就毫不遲疑，立刻嫁了總督。還可藉此提拔坦白少年陞官呢。」

那老婦人憑着自己的年紀高，閱歷深，正在說得入理，忽見一隻小船駛進港了。船上坐着一位

執法官和幾個差役，老婦人一見，心裏就瞧科七八分。原來當日在巴太珠寶店裏偷去巧梗的珠寶錢財的，果然不出老婦人所料，正是那長袖的灰衣宗神父。見第十章之開端那神父偷來珍珠首飾，便去一家珠寶店裏兌換，那店主卻認出此係執法處長之物，就去告發了。那神父便被絞殺，臨死之時，供出自家這珠寶是向坦白少年一行人手裏偷的，並指明他們逃走的方向。這時官廳已知坦白少年等為殺害執法處長的兇犯，便派人一路追來。到了埃笛，換乘快船一直追到此地。不伊諾斯 艾里斯方纔進港，風聲早已傳開，大家都知道執法官將率差役登岸，來捉拿刺死執法處長的兇手了。

老婦人素來機警，立刻想定主意，便對巧梗道：「小姐你欲逃不能，卻亦不必懼怕，行刺的正兇既不是你，此地總督又對你百般垂愛，一定不會使你吃虧。你就守在此地，也是無妨。」說畢便火急的去見坦白少年，教他快快逃走，遲一息便有性命之虞。少年心知事急，不容玩忽，但生生的怎忍和巧梗分離，去又不知何處是好，這真是難解難分了。

## 第十四章

坦白少年率葛甘波赴巴拉圭耶穌會徒軍中投効

坦白少年由拔笛帶來一個僕從，他的母親本是土庫曼地方的黑白雜種，故而此人的血統，有四分之一是白種，這原本是西班牙沿海和海外殖民地所常見的。那僕人名喚葛甘波（Crisambo），歷充禮拜堂的歌童，禮拜堂的庶務，水夫，僧人，門上，營兵，末後為人僕從，因現在的主人坦白少年待人十分和氣，他便也異常忠心事主。那日一聞險信，立刻備好了那兩匹安達留好馬，催促道：『主人快來，依從老嫵嫵的話，不敢往後看，就此加鞭逃走罷。』少年一聽，止不住兩淚交流道：『我心愛的巧梗啊！我們不日就要成婚，並且得總督主持，何等歡慶，怎麼又要分飛了。巧梗巧梗！你同我飽經患難，今後又不知如何了局呢？』

葛甘波尊聲主人道：『小姐自有主張，女人家總會有法兒替自己安排的。況有皇天保佑，我們快走罷。』少年道：『今番沒了巧梗，你看到何處是好。』葛甘波道：『古波田拉的聖雅各』見第七  
章開端在上主人雖是奉命來勦滅耶穌會徒的，現在卻去投効他們，幫他們的忙罷。這條路我是很熟，把你一直帶到他們國裏，巴拉他們見你精通保加利亞兵的操法，必定十分喜悅。那麼你便可以大大發跡，富貴不可言了。為人在此處不交好運，換個地方便好。今番前去，見所未見，幹一番功業，也是很快活。

的事啊！』少年道：『這樣看起來，你是曾經到過巴拉圭的了。』葛甘波道：『正是，我從前在昇天學  
院，以聖母昇天裏做聽差，巴拉圭神父耶穌會徒，故稱。政府裏的情形，那件不知，差不多和埃笛城中的  
街道一樣熟了。那政府真是了不得，所管轄的地方已經有三萬里之廣，分做三十省。在一七一七年  
實爲三十一省神父有無上威權，百姓們任人作踐，這算是公平合理啊！照我看起來，這般神父真是神靈之極。他  
們在此地起兵謀叛，和西班牙葡萄牙國王交戰，在歐洲卻做國王的師傅侍從。住在美洲的西班牙  
人，被他們殘殺。馬德立歐洲西班牙本國都城城中的西班牙人，卻受他們訓導，如何早生天界，你看這不奇妙  
嗎？以上均譏刺耶穌會徒。福祿特爾之深仇也。我們快趕路罷，你的前程真是不可限量。那般神父們見有一位軍官來  
投効，精通保加利亞兵操法，不知歡喜到怎麼樣呢？』

兩人走近營盤，到了前哨屯兵之處，葛甘波便對那哨兵說：『有一位軍官求見元帥尊駕。』通  
報到大營裏，立刻便有一個巴拉圭種武官跑去跪在元帥面前，稟知一切。便有人來，奪去坦白少年  
主僕二人手中的兵器，又將那兩匹安達留好馬也搶去了。隨後引二人進帳，兩旁都有步兵荷槍站  
立，遠望見那元帥頭戴三角盔，戰袍下角紮起，腰佩寶劍，手執短矛。打了個手勢，立刻便有二十四名



兵，走過來把二人圍着。一個校尉告訴他二人姑且等候，元帥不好和他們講話；因為神父總督的命令，非當他的面，不許西班牙人開口，違令者三小時以內即趕出境外，故須等候神父總督來時發落你們。葛甘波道：『神父總督現在何處？』校尉道：『他行畢祭禮，出去閱操去了。你們要等過三小時方能跪牽他的馬鐙呢。』葛甘波道：『可是這位軍官，我們的主人，是德國人，不是西班牙人，我們主僕二人，一般饑餓難當，神父總督駕尙未到，求你老給我們點飯食吃罷。』校尉便去稟明元帥，元帥道：『天啊！這人既是德國人，把他帶到我的涼亭裏去，讓我問話。』

當下校尉們就帶領坦白少年主僕到一所極美麗的亭子裏，廊柱全用上好大理石雕成，上灑金綠，滿綴鮮花嫩葉，濃陰馥郁。後邊擺着許多精巧的鳥籠，內中各種希奇珍貴的小鳥，以及鸚鵡金雀之類，無不齊備。其時早飯已預備好了，用金盃盛着。那巴拉圭土人卻在曠野烈日當中，捧着木盂，吃那粗糙的包穀。一名玉少頃那元帥走入涼亭中來。坦白少年看那元帥，是一個俊秀的美少年。一副豐圓的臉，膚色鮮明；兩眉彎彎，眼睛裏露出神光；耳朵和嘴唇都殷紅可愛。但他威風逼人，與西班牙人以及耶穌會徒大不相同。一見兩人，便吩咐把原來的兵器和兩匹安達留馬一齊還給他們。葛

甘波便在亭外用燕麥喂馬，目不轉睛的覷着，只恐那馬驚走。

坦白少年先在元帥袍角上接吻爲禮，然後對坐吃飯。元帥講着德國話，問他可是德國人嗎，坦白少年尊聲元帥道：「是。」元帥亦耶穌會徒。故兩人說着，不由得面面相覷，十分驚訝。元帥問少年原籍是德國甚麼地方，少年答道：「原籍維斯法里亞省，生長在雷樹城裏。」元帥大叫道：「天哪！原來是你嗎？」少年也連稱奇怪，兩人向後倒退一步，然後互相擁抱，淚如雨下。少年道：「啊！當真是你嗎！你不是巧梗小姐的親兄弟，男爵的愛子麼？聽說你遭保加利亞兵慘殺，誰知你卻在巴拉圭做了耶穌會徒？世界上竟有這般奇事，班格羅先生啊！你若在世，此刻不知道怎樣歡喜呢？」那幾個巴拉圭士兵，方在用瑪瑙盃斟酒，元帥便命他們和黑奴一齊退出。然後方把坦白少年貼胸緊緊抱住，重敘親情，口中感謝上帝和創建耶穌會的聖僧 St. Ignatius Loyola 的恩德，兩人滿臉流淚。

坦白少年道：「還有一件事，你聽了更要感歎稱奇。就是令姊巧梗小姐並未遭人殘殺，現在還安然在世。」元帥忙問道：「在那裏？」少年道：「離此不遠，就在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府中。不瞞你說，我到南美洲來的本意，是幫着那邊，和你們開仗呢。」

那時兩人一問一答，字字傳神，嘴邊講着，耳朵聽着，眼睛裏灼灼發光。因神父總督一時尙未能來到，元帥和坦白少年，就講着德國話，開懷暢敘起來。

## 第十五章 坦白少年手刃巧梗之胞弟

元帥道：『當日我父我母，活活的在我眼前，遭人慘害，我姐姐受人姦污，此情此景，終身不能忘卻。保加利亞兵退去以後，我姐姐是死是活，終久找尋不得。我父母和我的屍首，還有兩個僕婦，三個小孩，咽喉都割斷了的，一齊被他們收起。用大車裝着，運到離城二十里的一座耶穌會教堂，預備殮葬。有一位耶穌會神父，用那極鹹的聖水，灑在我們的臉上。有幾滴落在我眼眶裏，神父見我眼皮微顫，用手在我心頭一按，覺得尙在跳動，便把我救活。調養過二十天之後，簡直同好人一樣了。這位神父名克勞斯特，Croft按最初原本作Dickie。然一七六一年翻刻本。已改爲Croft矣。二名皆實有其人。且皆福祿特爾之仇敵。故藉此辱罵之。以爲報復。又福祿特爾於其全集第十九卷五〇〇頁「哲學字典」中。亦提及Croft神父之是教堂裏的住持，名。晉之爲一社會中最殘忍之人」與此處之克勞斯特。實卽一人也。

他見我容貌秀麗，十分憐愛，給我道袍穿着，收爲會徒。過了些時，資送我到羅馬。羅馬的神父總管，正在招募年少的德國耶穌會徒，去巴拉圭當兵，而在巴拉圭這邊的土司酋長，也很厭棄西班牙人，正擬換用別國的耶穌會徒，容易指揮號令。於是那神父總管便派我來此，我和一個波蘭人，一個奧國西部的人，同乘一船。到此就授爲副牧師及團長之職，現在已升到祭司和少將了。一爲教職。一爲軍職。故同時兼二職。我們不久就要和西班牙王派來的兵惡戰一場，把他們個個生擒，趕出教門，還用鞭打。你來幫助我們，正是上帝遣派的。且住，你剛纔不是說我姐姐巧梗現在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衙門裏嗎？

坦白少年指天誓日，說巧梗確在彼處，兩人便又落下淚來。以巧梗陷於敵人手中也。那元帥對坦白少年萬般親愛，喚他做哥哥，又喚他做救主。說道：「指日我兵全勝，我們兩人定可並轡入城，找尋巧梗姐姐去。」坦白少年道：「這正合我的心願，因我和他本定於日內成婚，將來終須結爲夫婦的。」元帥一聞此言，勃然大怒，罵道：「無恥狂徒，我們家中，七十二代的貴爵門第。你是什麼人，妄想高攀，要娶我的姐姐！還公然在我面前提起，你這人真是無法無天了。」

坦白少年見他出言唐突，吃了一驚，開聲道：「元帥在上，全世界的門閥貴爵，分文也不值，有何

用處？我兩番救你姐姐，脫離猶太人和執法處長的毒手，他感我厚恩，立意要和我結爲夫婦。班格羅先生也曾講過。人類生來平等，不管你怎麼樣，我定要和巧梗小姐成婚的。」那元帥口中罵道：「混帳東西，我看你做得成，做不成！」說着便對準少年臉上，用劍尖直戳過來。少年慌忙抽出隨身寶劍，用力向元帥身上刺去，到柄爲止，一直貫入，元帥登時殞命。

少年拔出那血淋淋的劍來，卻忍不住兩淚交流，大哭道：「天哪！天哪！我怎麼一時糊塗，竟殺死了恩主的公子，又是我的內弟。我自命存心最善，卻是已經傷害了三條性命，其中兩人還是神前祭司，這便如何是好！」

葛甘波站立亭子門首，看得真切，慌忙跑來。少年道：「現在事已如此，只好拚着一死，有人走進此亭來，我們性命便休。還是憑着這口劍，惡戰一場再死罷。」葛甘波閱歷的事情多，毫不吃驚，走上前去，把死元帥身上的耶穌會道袍脫了下來，給坦白少年穿上。又給他戴上元帥的三角帽子，教他上了馬。說時遲，那時快，一轉瞬便已做完。葛甘波道：「主人，我們就此打馬快行，旁人見你這樣裝束，以爲會徒出外發令，必然不疑。等他們趕來時，我們卻已安然走出國界了。」

葛甘波一面說，一面如飛的逃走，口裏講着西班牙話，大嚷道：「神父少將來到，讓路讓路。」

## 第十六章 坦白少年主僕遇二女二猴及奧雷隆蠻人之所遭

元帥被坦白少年殺死一事，營中無人知曉，及至凶信傳出之時，坦白少年主僕早已逃出國境巴拉圭了。

葛甘波爲人精細，預先整備了麪包，火腿，柯柯糖，果品，和幾瓶酒，都塞在馬背上被囊裏。兩人騎着安達留駿馬，一直走到一處地方，找尋不出路徑。後來碰着一塊草地，是人家牧放牛羊之所，小溪交錯，流水潺潺，景物頗爲可觀，兩人便放馬喫草。葛甘波請主人稍進飲食，說着自己就坐下先喫起來。

坦白少年道：「我不幸把恩主男爵的兒子殺害，今生不能再和巧梗會面，那裏還喫得下火腿呢？我從此便當憂愁悔恨，了此一生；縱然在世上苟延殘喘，有何趣味。那特雷武官報 該報 Journal of The York 係耶穌

會徒所辦。名稱匿易。初名「歷史科學美術雜誌」。一七〇一年發刊。一七六七年停辦。以其不知要怎樣說法在特雷武(Treyoux)城中印行也。

「坦白少年」一面說着，一面喫個不停呢？」

那時太陽快落山了，驀地裏聽見一陣呼喊，好像是婦女的聲音，也不知是喜是悲。主僕兩人身居異鄉，聽了自然喫驚不小。慌忙跳起來，四面一瞧，原來是兩個女人出聲呼喊。說也奇怪，這一雙女人，渾身不着一絲，如飛的向前奔跑。後面緊跟着兩隻猿猴，不住的向女人臀上撲咬。坦白少年一見，心中不忍。因他當初在保加利亞兵營裏學會了槍法瞄準，能打中樹上的核桃，使樹葉分毫不動。這時他就取出雙管西班牙短銃，撥動彈機，兩隻猿猴便倒在地上死了。少年道：「葛甘波，皇天在上，我雖然殺害了執法處長和耶穌會的元帥，現在救得這兩個遭難的女子，我的罪也可藉此抵消了。這兩個女子的來歷，尚不明白，假如他們是貴家千金，我們救了下來，將來得的好處正多着呢。」

坦白少年正講的得意，忽見那兩個女子把死猴擁在懷裏，異常親愛，眼淚直流，放聲大哭，慘不忍聞。少年這一看，不覺目瞪口呆，便向葛甘波道：「世上竟有人如此惻隱為懷，真是意想不到！」葛甘波道：「主人，你做的事還不知道麼？這兩個女子的情人，已被你活活殺死了。」坦白少年道：「別

打趣，誰信你的話，猴子都能做情人嗎？」葛甘波道：「主人，你遇事總是大驚小怪，此地的猴子慣會奉承婦女，因此婦女們無不愛他，這又有甚麼稀奇呢？人類的血統中，四分之一是猴子傳下來的，就如同我本身只可算得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一樣。」葛甘波之母為黑白雜種。少年道：「啊，我記起了，班格羅先生曾說過：『此類奇事，古所常有，人猿相交，便生出種種半人半獸，半仙半怪的東西。古時名人，親眼看見的很多。』」此乃指希臘羅馬神話中所言者。所謂名人。則指西。古時名人，親眼看見的很多。著名詩人作者。敘述荒誕。歌詠奇蹟者而言。則指不大信，以為無稽之談。與猿猴交也。然使福祿特爾生於近今。得聞達爾文以下之學說。直認定猿猴為人類之祖先。以及今之極端自然派文學。視人與禽獸無別者。則不知福祿特爾之感慨又當何如。然此段文固亦可移借為譏刺進化種源論及自然派文學之用也。葛甘波道：『你如今應該信以為真了。這班人和獸畜往來，缺乏教育可知，我現在只怕這兩個女子懷恨在心，要來擺佈我們，那可是不了。』

幾句話把坦白少年提醒，連忙離開牧場，躲到一座叢林裏面。和葛甘波用了晚膳，喫完以後，還把那執法處長，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男爵的兒子即耶穌會元帥咒罵一頓，這纔倒頭睡在青苔地上。一覺醒來，兩人已是動轉不得，原來住在這一方的奧雷隆人（Orillons），聽了那兩個女子的訴說，就用



樹皮做的繩子，把兩人細綁起來。坦白少年和葛甘波睜眼一看，四邊圍滿了赤身露體的蠻人，約有五十人上下，手執弓箭木棍石斧之類。有幾個人在那裏燒火，用大鍋煮着滾熱的一鍋水；又有幾個正在預備烤肉的鐵叉，一齊大聲嚷道：『耶穌會徒在此，快來把他們吃掉，報讐雪恨。』葛甘波歎道：『主人，我方纔明明白白的說過，那兩個淫婦一定要暗算我們的。』少年瞥見大鍋和肉叉，止不住大聲道：『啊，我們快要遭人家烤來煮來喫了。班格羅先生若在此地，眼看這班人如此橫行慘殺，不知要作何語呢？雖說萬事怎行怎好，不過我和巧梗小姐永遠分離，又被蠻人當野兔子看待，活活烤死，這卻如何是好。』

葛甘波遇難最能鎮定，當下向少年道：『主人不要懼怕，我稍微懂得這奧雷隆人的土語，可以向他們分說。』少年道：『這便好了，你須得告訴他們，烹煮人類，是違背基督教，最野蠻最無禮的事。』葛甘波向那夥蠻人道：『列位今天想要宰殺兩個耶穌會徒，喫他們的肉，這是對付仇敵的好法子，一點不錯的。生人本性，只想把左鄰右舍盡都殺死，與摩西十誡及耶穌所教者適相反。此亦諷刺之語。所以此事世界到處風行。我們呢，平常還有許多美味佳肴，可以充饑，所以不喫人肉；你們飲食既無來源，處治仇敵，

自然吃他們肉，比着拋棄了給天空烏鴉喫，豈不好得多嗎？列位再想一下，朋友的肉可是喫不得的罷！你們以為捉了一隻耶穌會徒，就打算烹割來受用，殊不知你們要喫的，正是你們的好朋友，保護你們，殺死你們的讐敵。你們喫了他們，不是恩將讐報嗎？我是你們同鄉，這位先生是我的主人。他不是什麼耶穌會徒，老實對你說，他前幾天還把一個耶穌會徒用刀殺死，剝下那人的衣服穿了，因此纔被你們錯認。如有人不信，可將這件衣服拿上，到那耶穌會徒管轄的邊境上，問那駐防巡哨的兵，便知道我主人是否已將他們耶穌會的元帥殺死。如此費時不多，果然訪出我的話不真，再來宰割我們，喫我們的肉，還不為遲。可是我所講的話如果不差，列位平常是明白天理人情，法律道德的人，那時卻不能不安然釋放我們的了。」

那夥奧雷隆人聽了這篇議論，覺得有情有理。當下就派兩個得力的人快去探問消息，那兩人辦事敏捷，過一刻便喜洋洋的回來，證明葛甘波所說屬實。那夥奧雷隆人，趕忙鬆了坦白少年和葛甘波的縛，一個個上來道歉為禮，十分恭敬。給點心他們喫，又選幾個蠻女來奉承他們。周旋了許久，方纔把主僕二人送出邊境。一路上得意洋洋，大嚷道：「這人不是耶穌會徒，這人不是耶穌會徒。」

坦白少年脫險之後，又不禁大樂道：『這夥蠻人的舉動，真是奇極怪極！假若巧梗的兄弟，即耶穌會元帥不死在我的劍下，那麼我今天可要活活遇難。誰料他們既知我不是耶穌會徒，就不但不喫我，還待我如此恭敬。天真自然，忠厚誠懇，真是可羨可佩的了！』福祿特爾見解與盧梭大異。此諸語皆反譏。非正意也。

## 第十七章 坦白少年主僕至黃金國及在彼間之所遭

主僕兩人走出奧雷隆人邊界，葛甘波對坦白少年道：『這西半球看來比那東半球也好不得許多。依我的主見，不如趕頂近的路回歐洲去罷。』少年道：『我們怎能回去呢？回去投奔何處呢？我自己國裏的人，已遭保加利亞同亞貝爾兵殺得不留一個。到葡萄牙呢，說不定便要被人焚死。如果逗遛在此，又時時刻刻怕被蠻人烤來喫肉。話雖如此，巧梗小姐尙在這一方，我怎忍便離開呢？』葛甘波道：『我們還是到開恩城Cayenne之圭尼亞境內。為首府。建於同名之島上。去罷。法蘭西人走遍全世界，那邊必定也不少。他們或者肯提攜我們一下，老天見我們如此困苦，也當可憐我們的。』

葛甘波話雖如此說，可是往開恩城去的一條路，甚不易尋出。主僕二人雖然大概明白地理方向，但一路上高山大河，深林幽谷，盜賊蠻人，出入其間。主僕二人受盡千辛萬苦，兩匹馬累死了，乾糧也喫完了，整整的一個月，全靠喫些野果度日。後來碰着一條小河，岸邊長滿了椰子樹，得此精神纔大大振作起來，身體也健旺了許多。葛甘波同那老婦人一般，慣會出主意，當下向少年道：『你瞧，我們步行了許多路程，現在實在掙扎不來。那邊有一隻空的獨木小船，靠着河岸，最好裝滿了椰子果，上得船去，放在河當中，順水飄下，便會走到有人煙的地方，不怕不尋着些新奇事物。』少年道：『我們就照你的話做去，聽天由命罷。』

兩人搖着船行了許多里，看兩岸上有時鮮花盛開；有時寸草不生；有幾處光滑平坦；有幾處崎嶇峻削；行得愈遠，覺得河面愈廣。一直走到一處洞口，大石巍峨，兩岸從上連接，其高插天。這河到此地，陡然狹小，鑽入洞中。兩人仗着膽，順流穿進洞來。其時水勢湍急，聲如雷吼，好不怕人！整整的過了二十四點鐘，好容易再見着日光。這獨木船卻在石面上一撞，成爲幾塊了。兩人只得在那一塊一塊的巖石上，爬行了數里，後來纔到了一處大平原。四周羣山環繞，連互不斷。這地方出產甚豐，凡人

生必需之物，一應俱全；而且質醇形美，動人愛說。布孝氏註云。福祿特爾生前所刊發諸版本。此句皆作 *Puile Crait agreable* 而近頃編校者則改爲 *Puile étaite joint a* *l'agreable* 非事實也。大路上來往許多車輛，都是輝煌燦爛的材料製成，結構精巧。裏面坐的男女，異常美秀。拖車子的全是高大的紅羊，南美洲所產之驢馬。類羊。行走如飛，便是安達留、特端、米克乃等地所產的快馬，都趕他不上。

坦白少年道：『此地要比維斯法里亞還好了。』就和葛甘波離了河岸，走入眼前一所村莊裏。村口有幾個小孩子，正在那兒投環作頑耍，衣服襪襖，一片片掛在身上，卻都是上好錦緞織成。兩人一見，心中樂不可支。小孩子手裏頑的環，是大而圓的片子，顏色或黃或紅或綠不等，極爲奪目。當時就在地上了幾片，你道什麼鐵環，原來都是翡翠瑪瑙金剛寶石等物。內中極賤的幾塊，便做蒙古王寶座上的裝飾品，也足足配得上的。葛甘波道：『在這兒頑耍的孩童，定是國王的兒子。』

正說着，村中教書先生走出來，把那些孩子一齊喚入學堂。坦白少年道：『那先生想是宮中的師傅了。』這班衣衫襤褸的小孩子，登時不頑了，把那環子和其他玩具，一齊撇在地上，掉首不顧。坦白少年趕忙上前一一拾起，追着那教書先生，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把拾起的環子給還他。並做出

許多手勢，意思要說，太子親王們遺掉寶物，我特地檢來送還。那教書先生微笑了一笑，將東西扔在地下，把坦白少年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口中嘖嘖稱奇，隨即轉身又走開了。坦白少年主僕二人仍舊把地下的那些金珠寶石拾起，坦白少年道：「這是什麼地方呢？這國王的兒子能把黃金珠寶，都看做糞土一般，如此高尚其志，可見得教養工夫的完備了。」

葛甘波也自詫異，一路前走，進入村中。第一所碰見的房子，形式堂皇巍峨，無殊歐洲帝王的宮殿。大門口擁着一大羣人，裏面人數更多。這時便聽見極精緻的音樂，又是一陣一陣的甜香美味，從廚房裏送出來。葛甘波走到門首，聽見裏面的人講的是祕魯國話。葛甘波生在土庫曼，在不伊諾斯 艾里斯之西

北。見第十四章開端。一個村裏，那地方的人，都只講祕魯話，所以這時耳中聽見的正是他的鄉音。當下就對坦白少年道：「這家一定是客店，我替你翻譯，我們進去罷。」

說着迎面來了兩名堂倌，兩個丫頭，都穿着黃金衣服，頭上戴着金珠釵環。招呼二人進入飯廳坐下，端上來的是四色不同的湯，每人盤裏兩隻嫩鸚鵡，另外便是一大盤鷹肉，稱起來足有二百磅重。還有兩隻極美味的烤猴，一盤子裝着六百隻大蜂雀，一盤子裝着六百隻小蜂雀。此外尚有粉糕，

餃子等各種細巧點心，一齊盛在透明的水晶盤裏。堂倌們不時的斟酒，酒都是甘蔗汁釀成，種類頗多。在那裏喫飯的客人，大都是小販子商人和車夫之類，舉止溫文。問了葛甘波幾句話，卻都出語極其謙和。葛甘波問着他們，也恭恭敬敬的回答。

一會兒，喫完了飯，兩人心想今番盛饌，付鈔不可不豐。就把從地下拾起的黃金，揀那頂大的兩塊丟下。誰知店主夫婦一見大笑不止，笑得撐着兩脇，前仰後合，過了一會，好容易方纔忍住。那店主尊聲先生，開言道：「二位是異鄉生客，不懂我們這邊的規矩。拿鋪路的石子來付帳，真怪不得我們笑了。不過還得請二位原諒纔是；二位既沒帶我們國裏通用的銀錢，便在這裏喫飯，也無需付鈔。這些飯店，都由政府出錢設立，專為來往商人便利的。我們這個村子極窮，所以今天飲食招待，都很欠缺。像二位一表人物，若走進別處館子，一定好好的受人奉承。」

葛甘波就把店主一番話，翻出來給坦白少年聽，少年聽了，也不由得十分納罕。彼此說道：「此間是什麼國度，人情風俗，件件與我們那邊不同。全世界上恐怕還不知道有這一國呢？要說世界上必定有事事完美如意的所在，那一定是此地無疑了。因為班格羅先生雖然說得好，維斯法里亞那

邊，不如人意的事情卻是太多了。」

## 第十八章 坦白少年主僕二人在黃金國之所見

葛甘波逞着好奇心，問了這件，又問那件，尋根覓底，絮絮不休。那店主爲人機警，答道：『我不學無術，自甘愚魯。鄰近有一位老先生，現今罷官歸隱，他是國內第一飽學，並很喜歡與人談論，我帶你們去見他罷。』

當下就引路前行，坦白少年默默無言的跟隨在後，倒像做葛甘波的親隨一般。一直走進一家門裏，那家不甚闊綽，卻是銀子打的門，金葉子做的天花板，雕鏤精工；世界上最富的人家，都望塵不及了。前廳上的家具，都鑲的是瑪瑙翡翠，可是一一排列整齊，簡潔幽雅，並不覺其富麗塵俗之處。那老先生迎客人到蜂鳥羽毛織的睡椅上坐了，便命僕人用金剛石孟子獻上酒來，然後纔細細講說一番，給他們二人聽。



老先生道：「我今年一百七十二歲，我父是國王御馬司，那次祕魯大革命，他曾親眼閱歷。我們國家，本是尹喀人（Incas）遺傳下來的。尹喀人捨棄本土，要去征服別國，誰知後來卻反被西班牙人滅了。當時在此留守的一位親王，極其英明，就下了上諭：「凡係本國人民，不准遷徙他方。」他的子孫承繼為王，世世遵守弗替。自有了這道上諭，我們便能安享太平之福了。那西班牙人對我國地理位置，不大清楚，稱我國做黃金國。十六世紀之人。共信南美洲有此極樂國。謂在所謂巴里木（Barima）湖之後方。約當今之委內瑞拉國地。其實乃夢想之蓬萊仙鄉耳。至如 Dorado 乃西班牙文。譯言「黃」。一百年前，英國賴里將軍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金國一也。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二第四零八頁。英國海將及探險家。嘗率輕艦飄浮海上。劫虜敵船而取其財貨。然功在國家。卒以一六一八年。為英王詹姆士第一以通敵（西班牙）賜死。至其來南美洲。則為探尋富於金礦之國土。詳見福祿特爾所著 *Essai sur les Moeurs* 第一百五十一章。曾走進我國邊界。我們地下所有的石塊土末，指黃金歐洲人卻寶愛非常，恨不得把我們殺得一個不留，好讓他們任情取用。所幸我國四面，都圍着極險峻的高山，做了天然的保障。按英人 Sir Thomas More 所著之「烏託邦」Utopia 一書。一五一六年出。版。亦謂此邦為島國。作新月形。內側為平湖良港。而外側則悉為高山巨礮。有如牆壁。來舟多撞沈。故外人莫能近該島者云云。與此所言情形正同。可見古今一例。處此弱肉強食之世界。雖欲獨善其國。自樂小康。亦為人所不許。而難免於滅亡侵擾。則理想之大同。只纔得免遭歐洲人的毒手了。」

彼此談了一陣，又論到此邦的政體風俗藝術戲劇以及婦女狀況等。坦白少年性喜玄學，便問老先生這國裏有無宗教。葛甘波替他翻譯出來，老先生一聽此問，面孔紅了一下。答道：「你問得奇，我們這邊人豈都是毫無心肝，不知感激上帝恩典的麼？」葛甘波恭恭敬敬的代問道：「這黃金國裏的正教，是那一教？」老先生又面紅了一陣道：「難道世上還有兩樣宗教不成？我們每天從早到晚拜的是上帝，想來我們的宗教也就是全世界的人所同奉的宗教了。」葛甘波恐坦白少年仍然不懂，便逼進一層，問那老先生道：「你們只拜一位上帝麼？」老先生道：「何消說得，從來沒有拜三位四位上帝的！你們這班外國人，問的話真是稀奇古怪。」坦白少年到此意猶未釋，還要問他黃金國人祈禱的禮節怎麼樣。老先生道：「我們無所不有，於上帝無求。祇要謝謝上帝恩典便足，用不着祈禱了。」少年要會一會這裏的牧師，命葛甘波向老先生問明牧師的住址，老先生不禁微笑道：「朋友，我們這裏人人都是牧師。每天早晨，國王和族長唱謝恩歌，有五六千個樂工陪唱。」葛甘波道：「這真奇了，僧人不來管你們，教導你們，和你們斷斷爭辯，肆行狡詐麼？百姓如和僧人見解不合，不捉來燒死麼？」老先生道：「我們不是獸子，要僧人作甚麼呢？我們大家見解相同，像你說的那般。」

僧人，我們真聞所未聞。」坦白少年聽老先生一番議論，心中非常奇怪。自己尋思道：「此地種種情形，和維斯法里亞雷樹城比起來，確是大大不同。班格羅先生如到過這黃金國，定不說雷樹城是天下最好的地方了。可見得出門閱歷一番，是很有益處的。」按此段敘說。可與福祿特爾「英國書較談者比」第一封中所記已與兄弟會教徒所

三人話畢，老先生便吩咐將六隻羊套上轎車，又派十二名從人前呼後擁着，引坦白少年主僕到王宮裏去。老先生道：「恕我老邁，不能奉陪同去。到了宮中，國王必然寵遇優隆，招待周至，一切必令二位遂心。若見我國裏各種習俗，有不樂意之處，尚望不要計較纔好。」

坦白少年葛甘波坐上車，六隻羊往前飛跑，不到四點鐘，已到了京城內頂遠的那一邊，就王宮門前停下。宮門高二十二丈，闊十丈。建築的材料，多爲人間所未見，直不能以言語形容。總之，用我們的金珠寶石和他一比，止是石塊沙礫而已，其精美就可想而知了。兩人纔下車，便有年少美女二十名上前接待。先引二人洗了澡，換上蜂鳥毛織就的袍子，然後來了許多貴官命婦，帶領二人到便殿覲見國王。一路行着，兩邊都排着樂工，分行侍立，每邊一千人，吹打不休。

將到御前，葛甘波便問一位官長，覲見國王該用何禮？雙膝點地，匍匐丹墀，口呼萬歲呢？還是舐去堦前塵土呢？兩隻手放在頭上，還是放在背後呢？一切請求指示。官長道：「這裏規矩，是把國王擁抱，並在他左右雙頰一一接吻。」坦白少年葛甘波依他吩咐，伸手抱住國王頭頸。國王很謙和的受了禮，並約二人在宮中晚飯。當下又命人帶領他們去遊覽京城中各處地方，二人一路行來，但見危樓巨廈，上接雲霄，都是官署邸第。商場上裝着千百根大圓潔白的石柱，薔薇露泉水以外，還有若干酒泉，都是用甘蔗汁釀做的，在一片大地上流衍不絕。這片地全鋪着寶石，發出的香味，和丁香肉桂一般。坦白少年要去參觀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就有人告訴他，此地人全不知有訴訟之事，故並無大理院高等審判廳等。少年又問起監獄，也答一處沒有。但有一所科學館，裏面一間展覽室，長三百丈。所陳列的，各種算學物理上的儀器，無一不備。少年見了，這一驚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從午後到晚，祇不過遊覽了全城千分之一。

遊罷回宮，坦白少年葛甘波和國王以及幾位陪侍的朝廷命婦，同席晚膳。肴饌之豐，無與倫比。國王此時，也才大如海，逸興遺飛。葛甘波就把國王的清談妙語，一一翻譯出來，給坦白少年聽，絲毫

不失原意，仍能解頤捧腹。少年對此，更爲驚異。兩人住在宮裏，整過了一個月。少年常和葛甘波說道：『好朋友，我生長大的那座雷樹城，如和這地方一比，算得什麼呢？只可惜巧梗小姐不在這裏，想來你也有你心愛的美女在歐洲，時常想念他，同我一樣。現在我們倆永遠住在此地，不過和這裏的平民百姓一般，有何尊貴。假若回到本土，祇要帶上十幾隻紅羊，把這黃金國裏的石子，裝載而去，那時就拿歐洲各國國王的錢財拼合起來，還不如我們富有了。我們既有這許多錢，自然不怕執法處長再來欺侮作弄我們，便去尋出巧梗小姐，也非難事。』

常言道得好，衣錦歸故鄉。世人心性，大都喜歡以錢財誇耀親友，以權勢豪視鄉里，甚或逢人便道，訴說自己在外邊所經見的奇蹟異事，也是一樂。所以當時葛甘波聽了坦白少年的議論，頗爲動心。主僕兩人在此，雖享盡人間之福，但因思歸心切，便覺得毫無樂趣，就向國王稟明，請准其回國。

國王道：『你兩人真是愚不可及了！敝國地雖褊小，然無論何人，住在一處地方，可以無災無禍，勉強過活得，那他最好就不要見異思遷，妄動反致後悔。如今你二位既願回國，我若強留，便非人情。此種殘暴行爲，敝國法律習慣，向所不容。況且人類生來自由，二位要去就去，全可自作主張。不過出

境很不容易，路途極險，那邊山洞底下，有條急流的河，逆流上駛，絕不能行。你們來時順流飄下，竟能穩渡無傷，真是神怪之極的了！敝國四面皆山，密密環繞，山高一千丈，兩邊陡削。由山這面至那面，有三十里之遠，懸崖峭壁，如何攀登呢？話雖如此，如二位執定要去，我也可下令給我的工部大臣，特別製造機器車輛，送你們平安出險。但有一層，一經送你們到山那邊之後，便沒人照應陪伴。因為敝國人民，向皆立誓永不離開本土，無論如何，都不肯背誓走出山外的。你們喜歡什麼東西，此刻儘管向我明說罷。」

葛甘波道：「大王在上，我們所要的，不過是幾頭綿羊，馱載點乾糧和貴國的石子黃土便了。」國王聽了，笑答道：「我真不懂你們歐洲人，喜歡我國的黃土作甚麼？既是如此，你們就儘量帶去，但願你們一切如意罷了。」那國王立刻諭知工部人員，趕速打造機器，送兩位客人出境。這話一出，就有三千名機師工匠協同工作，約有半月的光景，業已造好。論起價值，只不過本國金幣二千萬鎊而已。

坦白少年和葛甘波坐在機器當中，隨帶着兩頭紅羊，鞍韁俱全，預備過山後騎坐。另外還有二

十頭羊馱載食物，三十頭羊馱載國中珍奇異寶，五十頭羊馱載黃金珍珠金剛石等。兩人告別時，國王十分敬禮，一一擁抱。那機器製造得十分巧妙，兩人帶領羣羊穩坐其中，機器轉動，愈昇愈高。不一時便到了山頂，又在山那邊落下，直到平穩之地。那班機器師便告辭，駕着機器回去。

坦白少年主僕走上大路，少年一心只想起巧梗，盼望着把羣羊身上的珠寶奉獻給他。便開言道：『感謝上天，巧梗小姐如能出價贖回，發付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的錢，業已不愁不設了。此刻快些趕到開恩城，搭船回歐洲，以後便要傲國王，也可以買得一座江山來的。』

## 第十九章 坦白少年主僕在蘇里南之所遭又得識馬丁

第一天上了路，平安無事，主僕兩人得意洋洋，心目中以為雖聚亞歐非三洲之富，都不及他們所有的了。坦白少年高興之極，路上逢到樹，便把巧梗的名字刻上。那知第二天，就有兩隻羊跌落在極深的泥坑裏，連羊背上所載的東西，都被吸入泥中，盡行淹沒了。過了幾天，兩隻羊因疲勞而死。後

來又有七八隻羊，在沙漠地方死於饑餓。不多時，還有許多，從山頂峭壁上跌下，不知下落。到了百日以後，兩人從黃金國帶來的一百零二隻羊，祇剩了兩隻。

坦白少年和葛甘波道：『好朋友，塵世上的錢財，竟這樣容易消滅，除道德以及再見巧梗小姐之快樂以外，凡百皆不可靠的了。』葛甘波道：『是極是極。所幸我們如今還有兩隻羊未失，剩下的財寶總數，西班牙國王怕都比不上。遠遠地有一座城鎮，我想大概是蘇里南城，Suriram 今通稱曰 Paramaribo 南美洲之首府也。屬於荷蘭人治下。眼前已沒困苦，正是我們快樂的日子到了。』

兩人一路行來，離城不遠。見一黑人睡在地上，右手左腿已無，身上只著一件青布褲子。坦白少年講着荷蘭話問他道：『噯，朋友，你這樣可憐的樣子，睡在這裏幹什麼？』黑人道：『我在等候我主人萬德敦（Vanderdendur）先生，他是此地有名的商人。』少年道：『是你主人將你作踐到這樣地步嗎？』黑人道：『正是，此地規矩，向來如此。一年內只發給我們黑人兩條褲子，常年所穿的都在裏邊了。我們做糖工，有時一不留心，被機器砍去一指，主人發怒，就把我們的手斬去。如想逃走，就砍去一隻腿。這兩件事，可憐我都遭過，你們在歐洲只知有糖喫，那曉得我們這般辛苦。當初我母得



了十個巴達岡，Pastors 西班牙錢幣名。每枚約值英金五先令云。把我賣在圭尼亞海岸，對我講道：「兒呀，神恩浩大，一定降福於你。你做了白人的奴隸，何等榮耀！從此父母都要沾光發財了！」可憐我父母賣了我所得的那幾個錢，拿去怎樣發財，怎樣快活，我不得知道。可是我真沒有享着一些兒榮華富貴，便是猴犬鸚鵡，都不及我們黑奴千分之一的苦惱。那班荷蘭的邪魔法師，指耶教牧師引誘我入了耶穌教。他們星期日講道，告訴我們說，黑白人種都是亞當的子孫。我雖不解人種譜系，可是傳教人的話如果不錯，我們大眾不都是同宗弟兄嗎？那白種人看待至親骨肉，可算得殘酷無情極了。」

坦白少年一聽，口中大呼班格羅道：「啊！這種怕人的事，你真想不到。今番我可看破世情，你的樂觀主義，我要打破的了。」葛甘波便問何謂樂觀主義，少年道：「樂觀主義，是強把世上頂壞的事物，都當做至善至美的，可說是一種瘋病。」這話一出口，少年眼看黑人，止不住淚如泉湧，垂頭喪氣的走到蘇里南城。進城後，就探問到不伊諾斯艾里斯有船隻沒有。恰好問着了一位西班牙船主，極願裝載二人同去，船資格外克己，並約在一家酒館商議。坦白少年主僕二人，帶着那兩隻羊，到那邊等候。坦白少年老實不過，心口如一，會面之後，就把他一番離奇遭遇，以及要向不伊諾斯艾里

斯總督贖回巧梗小姐的話，和盤托出，告訴那西班牙船主。船主聽了，不住的搖手道：『不行不行，果然如此，你祇好另找別家的船，載你到不伊諾斯艾里斯去。巧梗小姐是總督得意的姬妾，我亂管閒事，這一去連我都要受絞罪呢。』

坦白少年聽得此言，好似急雷在耳邊震了一下，哀號不止。過了好一會，方把葛甘波拉到一旁，向他道：『好朋友，你看如何是好？我們每人身邊都有值五六百萬圓原文此處五六百萬指比亞斯多。Pecas。係西班牙銀幣。

每一比亞斯多。約值美國金幣一圓。英國四先令。即我國的金剛鑽，你爲人比我伶俐，最好國幣二圓。今不曰比亞斯多。而直譯爲圓。求省文也。

還是你到不伊諾斯艾里斯去一遭，把巧梗小姐設法帶回。總督如故意爲難，就給他一百萬圓；再不肯給他二百萬。你本不會殺害執法處長，人決不會對你疑心。至於我呢，就另雇船隻，到威尼斯（Venice）去，等你那邊聚會。威尼斯是個自由都市，並沒有保加利亞、亞貝爾、猶太人爲亂，也不怕執法處的人來捉。』葛甘波聽了，頗以爲然。因坦白少年平時待他如同至親密友，並不使主人身分，這遭生生的彼此分離，心中老大不忍。可是轉念一想，今番離別，正爲替主人稍盡微勞，就自然抑住悲痛。當下兩人互相擁抱，流淚而別。臨行時，少詩還叮嚀不要忘卻老婦人。葛甘波本是誠實君子，即日

遵命動身，放下不題。

如今單說坦白少年，又在蘇里南住了幾日，等候船隻到意大利去。一面在當地雇了僕從，購辦了許多航海必需之物。後來荷蘭大船船主萬德敦來了，應前黑人告白少年語。此人即黑人之主也。就和坦白少年議論船價，送他回歐洲去。少年問，包一隻船，裝載僕從行李和兩隻羊，直到威尼斯，要價幾何。船主索價一萬圓，少年立刻應允。誰知這船主狡猾不過，自己尋思道：『我要了一萬圓，他不講半句價，就如數承諾，這人一定十分富有。』過一歇，便又走回來，對少年說：『這次船去，至少非得二萬圓不可。』少年道：『恁說恁好，就這樣罷。』船主見少年和先前一樣慷慨，多出一萬圓毫不在意，心中大為驚訝。又回見少年，聲明到威尼斯至少必須三萬圓。少年道：『就是三萬圓罷。』那荷蘭船主心想這人看得三萬圓有如糞土，他那羊身上裝載的，定有不少珍寶。就不往下擡價，打算另行相機作事。

坦白少年變賣了兩顆小鑽石，內中一顆小的，比船主索的價，還要貴得許多。少年將船價預先付清，把兩隻羊送上船，然後自己坐着小艇，由岸上往大船停泊之處划來。船主在大船上，見機會已到，連忙解纜揚帆，放船入海。恰好風順，一會兒船去已遠，連影兒都不見了。少年在小艇中，連連頓足

道：『可嘆可嘆，此地人情險詐，原來和舊世界的人，一般無二。』只得回到岸上，心中好不悲傷。如許的錢財，富敵王侯，怎麼一刻就斷送完了。

上岸以後，便去見荷蘭國派駐在此的知縣官，懷着一肚皮悶氣，在縣門首任意敲打。須臾門開，就進去告狀。說話之時，不免聲音粗高，知縣因他咆哮公堂，先罰款一萬圓，這纔耐心聽他狀詞。詞畢，便斷說被告船主萬德敦不在此地，等他回來，定然設法追究，可是另外一萬餘圓的堂費，也教坦白少年付了。少年受人如此待遇，愈覺難堪。論理他從前所遭磨劫，其痛苦千倍於此，但是今天那船主的好詐，和知縣的貪婪，竟使他肝腸寸裂，萬分氣惱。陡覺人類罪惡重重，都一一在心頭湧現，眼前事物，無不可悲。

後來打聽得有一艘法國船，正要開往波斗（Bordeaux）城名。在法國西南部。去。少年這時沒了珍寶，又無須載羊上船，就照定價包了一間房艙，並在城中四處傳言，說他要找尋處境顛沛，為全省中最苦惱的人，情願招來為伴，一路同行。一切房飯船資，由他供給；另外還給此人一萬圓，作為乾禮。這話傳出，就有一大羣人前來應命，人數過衆，雖有幾十艘船也容不下了。坦白少年就那當中為人和藹，資

格較合的，選了二十名，請到客店中晚膳。言明各人必立誓據實講述自己生平的歷史，然後從中挑選一位命運極苦，最動人憐惜的人，攜帶同去。其餘十九位，也都有錢財禮物贈送。這一番聚會，直到次晨四時方罷。坦白少年聽大衆講述故事，由不得想起從前往不伊諾斯艾里斯之時，那老婦人在船中所講的一番話，以及他情願賂東道，證明船上的人無非求死不得的情形，見第十二章之末。卻又一面想起班格羅來。便自言自語道：「這位博學老先生，緣何不在此地，他的哲學原理，今番準不能自圓其說了。」萬事都好，「這句話若在黃金國裏還可以說得去，若在別處，便嫌矛盾。」

末後坦白少年選了一位讀書人，這人十分貧苦，曾在安摩斯特丹 (Amsterdam)。荷蘭大商埠，近世書業最盛之地也。書舖裏度了十年辛苦生涯，以為天下最無聊的生意，莫過於發賣書籍。這位讀書人秉性忠厚，在家曾遭兒子打，妻子將家中銀錢衣物捲包逃走，女兒又和一個葡萄牙人私奔不歸。從前衣食所靠的一件營生，近來被旁人占去。飄流到蘇里南地方，又被此地的牧師認做蘇西尼教徒，Socinian 該教為意大利人 Faustus Socinus (1539-1604) 所創。其教旨源本於其叔 Laelius Socinus (1525-1562) 之著述稿本。大致不信三位一體。不以耶穌為神而以冤鬼為人。不信人生與罪惡俱來。不取贖罪及死後地獄受苦之說。而謂耶穌為聖馬利亞胎生之人。聖靈者上帝之影響之力而已。人之罪惡由於效法亞當而來。欲解罪則宜效法耶穌之道行事。而聖經亦當以人之理

智解釋之云。故自天主教處處逼害，其實其餘的十九人身世之苦，也不減於此人。不過坦白少年會製之。此派固邪教也。因他是個文士，結爲同伴，在船中大可以清談破悶，便把他選定了。別的人都不甘服，少年就每名給了一百圓，纔算堵住他們的口，平了他們的氣。

## 第二十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海舟中之所遭

這位老先生名喚馬丁，(Martin)和坦白少年同船到波斗。二人都是見聞廣博，辛苦備嘗，正可在船上把道德和罪惡問題講論一番，聊暢心情。即使這船從蘇里南繞好望角，一直開到日本，一路上也不愁莫有話說的。可是二人比較起來，坦白少年總算命運好得許多，他心坎中常想和巧梗會而，希望方般，不比那馬丁萬念俱灰。況他前次雖喪失了一百隻紅羊，把貴重財寶一齊丟掉，所幸此刻尚有珍珠金銀，足敷用度。有時縱然想起船主萬德敦爲人的奸詐，惱恨一番，然轉念身邊尚有餘財，再把巧梗芳名默誦幾遍，便自然又傾心到班格羅的樂觀主義了。

坦白少年問馬丁道：『你對於身心罪惡問題，意見如何？』馬丁答道：『牧師們告訴我是蘇西

尼教徒，註見第十九章之末。蘇西尼教徒不信靈蹟而惟遵可惡老實說，我卻是摩尼教徒。』摩尼教(Mandichaeism)乃紀元後三世紀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本於古波斯教(Norastrianism)而

合於耶教。遂成爲耶教之別派。其教旨大綱主二元。謂人之身體由黑暗境中來。故使人日墮於惡。人之靈魂由光明境中來。故使入日遷於善。二者交爭不息。魔鬼爲身體之主。而耶穌爲靈魂之主。其末流且謂當日生活於世間之耶穌爲一惡人。惟精神上之耶穌則係善因云云。按摩尼教之起。蘇西尼教不信人。聖奧古斯丁曾竭力攻辯。而摩尼教則主善惡二元之說。其與蘇西尼教不同之處。則蘇西尼教不信人。聖奧古斯丁曾竭力攻辯。而摩尼教則主善惡二元之說。究其馬丁眼中認定人生罪惡之多。力反班格羅之樂觀主義。故自稱爲摩尼教徒也。此下問答諸語。猶卽此意。讀者其細參之。至摩尼教詳情。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一卷一八及二〇八頁。少年道：『你來打趣了，方今世上，並無摩尼教徒。』馬丁道：『卻有我一個摩尼教徒在此。我的思想改變不來，沒奈何，只得自認爲摩尼教徒了。』

少年道：『那麼，你身子裏邊定有魔鬼盤踞着了！』馬丁道：『魔鬼勢力極大，世間的事，無不與他有關。既然到處現形，也就不免到我身子裏邊來纏繞。魔鬼卽罪惡也我舉目四望，這地球之上，盡是惡魔

作祟，上帝好像拱手讓與人家一般。只有那黃金國第十章是例外，其餘各國各族之間，誰不想互相滅亡吞併。世上的人，弱者外面對強者卑躬屈膝，心中可是恨他們深入骨髓。強者呢，待弱者如同犬羊，

擊他們的血肉，做買賣賺錢。營盤中養着一百萬的強盜，謂兵全歐洲到處橫行，明目張膽，殺人搶劫。這樣謀生的勾當，還算是上等職業了。此外還有許多國，面子上安享太平，文化昌盛，誰知其中人民，都是殘毒嫉忌，勞瘁驚惶。種種不良景象，比那圍城中流行的瘟疫，還要利害。因為自家心中的苦楚，總比人所共見的災殃，更為難受的。」馬丁說到此處，便鄭重的收束一句道：「這樣的事情我本身經見的過多，因此就變成一摩尼教徒。」即深知罪惡之多而極悲觀。與班格羅之說相反也。

坦白少年道：「話雖如此，世界上總有點好處。」馬丁道：「容或有之，但我實不知。」兩人正在清辯滔滔，耳邊忽聽礮聲隆隆，愈久響聲愈大。各人就把遠鏡取出，照見四里外有兩隻船開戰，乘着風勢，漸漸的離他們法國船不遠。船上的人，看得都很清楚。接連放了幾陣礮，一隻船就在水風分不開的當中，把敵船轟了一下，那船就一直沈下去了。坦白少年和馬丁瞧見艙板上有百餘人落水，都舉臂向天，口中呼救不止，登時被浪捲去。馬丁道：「世間人待人，原來如此！」坦白少年道：「這回事果然有點殘忍。」

正說着，陡見一紅光閃閃的東西，遊到船邊。就吩咐船上放下小艇，看係何物。原來是坦白少年



的一隻紅羊，少年得羊，心中大樂。立把前番喪失了一百隻羊，以及由黃金國載來的金珠寶石時的苦惱，看得都不打緊。法國船主當下認明這得勝的船隻，係屬西班牙國王所管，那打沈的一隻卻是荷蘭盜船。其船主萬德敦，前次驅去坦白少年許多財寶，如今除掉這隻紅羊。連人連物，一齊都沈沒海中。少年向馬丁道：『報應正在眼前，匪人船主，這遭惡貫滿盈了。』馬丁道：『你話不差，可是船上旅客，為何同付浩劫，玉石不分呢？上帝責罰惡人，卻不料魔鬼乘機把好人致死。』

這法國船同那西班牙船，在海中一直行駛。少年和馬丁終日在船中辯難，一氣講說了半月之久，仍是毫無結果，各不相下。不過彼此說得暢快，交換意見，互相安慰，也是好的。少年把羊抱在懷裏，樂不可支道：『我既和你見面，我的巧梗也不難再見了。』

## 第二十一章 坦白少年與馬丁舟近法國海岸時之談話

兩人見法國海岸遙遙在望，坦白少年向馬丁道：『馬丁先生，你到過法國嗎？』馬丁道：『我走過

法國好幾省地方。有些省分裏人，一半都是馱子瘋子；有幾省人很是多才多藝；又有幾省人天生純良；有的野蠻成性；還有幾省人裝模做樣；假作聰明。總括一句：法國人大都沈溺色情，好加人毀謗；又喜作無益之空談罷了。」

少年又問道：「馬丁先生，你去過巴黎不會？」馬丁道：「巴黎我也去過，那邊人品極其複雜，我在那邊雖未久停，細看城中的人，都是營營擾擾，急急皇皇的在那兒求歡尋樂，其實卻無一人得心遂意的。我一進城，就在聖日耳曼市場上，被扒手把所有財物偷摸干淨；不幸又被人誤認做匪徒，還坐了一星期監牢。後來便在一家印書局裏做校對員，得了錢，就作盤費，步行回到荷蘭。所以法國一班無聊的文人狂士，以及胸懷不平的游俠寇盜，還有那中魔發瘋的邪教信徒，原文「拘擊派」Convulsionnaires乃指 Jansenisme 之一派。該派於一七三〇年之頃。為衆所知。其行事有類狂易。常至巴黎人 Francois 之墓前。拜舞哭喊。身體拘攣。如中風窳。故名拘擊派。然卒以此為衆所輕。福祿特爾藉此又譏諷之。我都和他們熟識。人說巴黎人舉止謙和，或許不錯罷。」

坦白少年道：「我並不覺巴黎有甚新奇可看。朋友，你想我在黃金國住了一個月，世上除巧梗小姐而外，沒有足當我顧盼的了。我要到威尼斯等候巧梗，如今穿過法國到意大利，你願和我結伴

嗎？」馬丁道：「極願極願，人講威尼斯祇有威尼斯貴人合住，這話其實不然；只要客人腰包有錢，到處總受人恭維的。我可是沒錢，你既有錢，那我自然伴你同行，隨你意了。」

坦白少年道：「還有一件，照船主的那本大書看來，地球在昔全是海洋，大書指耶教聖經。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第二節云。『地乃虛曠。淵際晦冥。上帝之神。煦育乎水面。』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之詩云。Quaque erat te tellus, illic et pontus et aer 又 Tellamed 第一次遊記。亦謂海面比最高山峯之頂。且高出若干丈也。見福祿特爾『雜著』一七六八年 *de la Nature* 第十八章。又一七七七年 *Lydenner* 之談話第十一節。』你說是不是？」馬丁道：

「這種話我總不信，和古昔流傳下來的神話一樣，都是靠不住的。」坦白少年道：「然則造這地球究為何故呢？」馬丁道：「大不過逼得人類發狂罷了。」少年道：「奧雷隆國裏，兩個女人和一雙猴子相愛，你聽我講這故事，不覺得奇怪嗎？」馬丁道：「何奇之有！在我看來，這事平淡異常。我閱歷過的奇事，不知若干，所以不覺得世上還有奇事了！」

少年道：「同爲人類，彼此會互相殘殺，不算奇怪嗎？好人不作，專習欺誑詐騙，刻薄寡恩，損人利己，以及甘爲盜賊懦夫，酗酒好吃，放浪形骸，種種不法之行，難道向來常是如此嗎？」馬丁道：「飛鷹遇見鴿子，就會把他吃掉，你信以爲真麼？」少年道：「是呀，不錯。」馬丁道：「這可妙了！飛鷹既有這

種天性，人類甚麼事做不出呢？」少年道：「啊，這兩件事，大大不同，比得太離奇了。要曉得自由意志……」

二人正辯到這裏，船就到波斗了。

## 第二十二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法國之所遭

坦白少年到了波斗，就把從黃金國帶來的石子，變賣了少許，買了一輛雙輪單馬車，預備同那刻不能離開的馬丁，一同乘坐。這事辦畢，隨即動身。臨行時沒奈何，把那隻羊即第二十章從海中救起之紅羊放在波斗科學館裏，請館中人代為保管。館中人便出了一個值年獎題，邀人說明這羊身上的毛通作紅色的緣故。那獎金後來為一北方某學者所得，這人用A加B減C以Z除之法則，把羊毛作紅色，羊必死於癬疥之理，解釋明白了。

坦白少年在路上和客店裏碰見的人，都說是往巴黎去，少年聽了不覺心動，就決定先到巴黎

遊觀一番，然後再到威尼斯，也不算十分繞路。誰知他由聖馬修 (St. Marceau) 關廂為巴黎最古而荒涼之區 進入巴黎城中，好像到了維斯法里亞一所荒村一般。一落了客店，便因路途勞乏，精神頗不自在。幸喜他指間戴着頂大的鑽石，平常行李而外，還有一隻箱子，看去十分沈重。果然不需他招呼，立刻就來了兩名醫生，幾個素不相識的朋友，在牀前寸步不離的問候。還有兩位虔誠的女太太，小心替他煮着肉湯。

馬丁向坦白少年道：『我記得初次到巴黎，恰巧也染疾病，因我是窮措大，所以沒這許多人來照應。可是我住下去，倒也好了。』坦白少年不料服藥過重，出血過多，按歐洲昔日之俗。以刺膚任庸醫尤喜用之。謂人身中血量過多而精神過盛。反致病也。茲惟表明來治坦白少年者。皆冒充無聊之庸醫耳。病勢轉加。一會兒，鄰近禮拜堂中一位牧師來了，必恭必敬的請坦白少年立一紙贖罪債券，*Papiers de confession* 此亦教會中人斂財索詐之妙法。且對垂死之人。以不予聖餐不許葬禮為要挾恫嚇。當福祿特爾著此書時。其風甚盛。大為人所訾議。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五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六章故福祿特爾及之也。死後在陰間索還。少年執定不肯，兩位虔誠的女太太便勸他說，這是最新最時派的規矩，理當承諾。少年道：『我不願做時髦人物。』馬丁不耐煩，就要把那牧師擲出窗外，那牧師賭着咒，指着坦白少年，說他

斷不能得基督教葬禮，大罵不止。馬丁道：『你如再向人咒罵，就把你活葬。』如此愈鬧愈兇，馬丁上前，執定他的肩膀，擲出房外，不消說，旁人紛紛議論，一場官司，是不能免的了。

坦白少年身體漸漸復原，便有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每晚來喫晚飯。並和坦白少年在房間裏鬪牌爲樂，輸贏甚大。坦白少年手中從未抓着一張好牌，頗爲詫異，馬丁卻絲毫不以爲奇。蓋此等人

。以騙坦白少年。馬丁明知之。而少年不悟也。

那些人當中，有貝里閣（Perigord）地方來的一個僧人，爲人極其漂亮，是個工讒善媚，敢作敢爲的人物。專以招待過往生客，指點他們城裏取樂追歡的所在，奉承人算是無微不至。坦白少年和馬丁，就由這人帶到一所最大的戲園裏，去看新排演的悲劇。坦白少年身傍，坐了一大羣才子名士，看到幾處最動人的地方，演唱入神，少年不覺淌下淚來。其中便有一人向他道：『你這人無故流淚，太不成話！臺上的女戲子，已經演得糟亂；陪演的那男戲子，更不堪了。並且這戲文本身，更爲惡劣。編戲的人不識亞拉伯文一字，居然敢編出亞拉伯國的故事來。按福祿特爾所撰之劇本。一七七八年。法國宰相某。作函致福祿特爾。並稱其精細而指其錯誤。福祿特爾乃從其教。改劇中之Hidaspé爲Arauspe。此段所云。蓋自道也。況且這人生平本不信

良知之說，人家作下了幾十本小書攻擊他，我明天拿給你讀。」坦白少年問同來的僧人，法國的戲有多少本。『僧人道：『大約有五六千本。』少年道：『這卻不少，其中好戲究有若干。』僧人道：『不過十五六本。』馬丁道：『那真不爲少了。』蓋自馬丁觀之。直無一本好戲也。

其時臺上演一悲劇，平淡無奇。Deceiroix 原註云。此劇或暗指 Thomas 有一女伶扮英國女王 Cornelle 所作之 Le comte d'Essex 一劇。

伊利沙伯，坦白少年不知怎樣，大加賞識。還對馬丁道：『這女伶適合我心，他容貌酷類巧梗小姐，我狠想去拜會他。』那貝里閣僧人便情願帶領坦白少年到女伶家裏，介紹相見。少年生長德國，不知見了女伶應用何禮節。便問那僧人，又問若是英國女皇到此，法國人如何接待。僧侶道：『此種禮節，原無一定，要看情形做去。若在鄉間，便請到酒店裏喫酒，如在巴黎，祇要來人生得體面，他一生一世，都受人恭維不盡。可是他死後，屍體便拋在糞堆裏了。』少年道：『這是什麼話呢？王后的屍體，也放在糞堆裏不成？』馬丁道：『這位師父不打誑語，說得果然不差。我前次在巴黎時，孟尼美姑娘孟尼美 (Monime) 原係拉辛 (Racine) 所作莊劇 Mithridate 中之女主人。此處但指一假設之女伶。正與世長辭，論理應該葬他在墳園裏那一般乞丐旁邊，任其屍體一同任其腐化。誰知這種葬禮，他竟無福消受，後來便葬在布庚街轉角了。一七三〇年。當時

最有名之悲劇女伶 Adrienne Lecouvrier 姑娘死。即如此草草掩埋。福祿特爾全集卷九（小詩）第三六九頁。他一生嬌貴，這樣一來，真要使她心中難過。」

坦白少年道：「這太無體統了。」馬丁道：「你要怎麼樣呢？此地的人，生性如此。要知法國的情形，可以一言蔽之：即凡政府法廷教會以及各種公共團體事業，無一不是矛盾至極，互相牴牾的。」少年道：「聞人說巴黎人愛笑，這話果不其然嗎？」僧人道：「是極是極，但是他們怒在心裏，怨憤之極，就大笑一陣。犯了重罪，還是滿面春風。」少年道：「方纔我看戲正到好處，那個其肥如豬的人，硬說這戲文太劣，還替戲子拆臺，這畜生是誰呢？」僧人道：「老實說，他是個無業游民，專把人家的書籍戲曲，詆毀謾罵，藉此賺錢爲生。他生憎的是一班得意成功的人，好像閹宦看着別人不像自己虧損殘缺，就恨人入骨一般。這樣含沙射影，可算是文學界之魔賊，此人只不過一名短篇作家罷了。」少年道：「什麼是短篇作家？」僧人道：「短篇作家，是不學無術之徒，專出小冊子，好像費朗的一般人。」

費郎 (Jean Fréon) 乃 L'annie Littéraire 週報之主筆。爲評詆福祿特爾最嚴刻之人。故藉此辱罵之以示報復云。

維時坦白少年、馬丁、貝里閣僧三人，立在樓梯上辯論，眼看許多遊客前後擁擠着走出戲園去。



少年道：『我雖專心盼望和巧梗小姐會面，可是此刻我看這女戲子克拉隆（Clairon）姑娘實在不錯，倒狠想到他家去喫個晚飯。』那克拉隆姑娘結交往還的人，都是些上等名流，這僧人何能彀得上到他家裏？就向坦白少年道：『他今晚已與別人有約，不得空閒，如今我把相識的一位貴家女友介紹給你罷。你到他家，大可把巴黎風尚飽看一番。便是你住在巴黎四十年，所看的也不過如此。』坦白少年性本好奇，自然就允從了。

那女友住在聖昂魯關廂家裏正在鬪牌。十二位牌友，手中擎着一把牌，各各出神，似乎輸多贏少，大家面色青白，寂不作聲。那掌管銀錢出納的人，臉上筋肉暴漲，神色不安。這家的女主人，坐在這人旁邊，眼光緊緊貫注到牌客的舉動。凡有下雙注兒的，都教把輸贏數目弄清。說話之間，卻也客氣，免得挺撞座客，斷絕了生意。這女主人自稱巴羅林那侯爵夫人，有個十四五歲的姑娘，是他的女兒，也是牌客之一。每逢別人輸了錢，正要施行詭詐，以圖恢復，他就丟個眼色，給他母親知道。

坦白少年、馬丁、同那僧人三人進屋時，鬪牌的正在興高采烈，並沒有一人立起問候。少年道：『啊呀，雷樹城裏的男爵夫人，都沒有這樣自大。』僧人向女主人附耳數語，那女主人方纔擡起半

身，向少年嫣然一笑，又對馬丁點了點頭，態度好生穩重。當下便命人給坦白少年安下坐椅，請他入局。少年上局不到幾場，就輸了五萬佛郎。隨後大家晚餐，人見少年揮金如土，毫不在意，詫為未有。僕人們竊竊私議道：「這一人一定是英國貴族了。」

這頓晚餐，俱按巴黎通常規例，起初大家靜默不言。接着便是一陣喃喃嘈雜，挨次講幾個枯澀的笑話，中間還夾雜許多荒渺無稽的新聞，強詞奪理的辯論，以及國家政治，社會中傷風敗俗之事，俱引來作爲談助，然後談鋒移到新出的書籍上了。僧人道：「奉問諸位，神學博士高霞按高霞(Guy de)實有其人嘗撰 Lettres sur quelques écrits de ce temps 一書。立致盛名。且以此得被命爲某寺院住持。而發售得錢之多。倘非孟德斯鳩「法意」所能及云。作的傳奇，見過嗎？」內中有一人答道：「見是見過，可是我總沒心腸把他讀完一遍。目下出版的下等書籍太多，高霞的算是當中最壞的了。我讀得沒耐煩，寧可到此地鬪牌消遣。」僧人又道：「副主教杜百雷的雜著，你覺得怎樣？」侯爵夫人道：「皇天在上，不要提起這厭物罷！舉世盡知的事物，他偏出死力講個不休。所發的議論，簡直不值一笑。這樣人全靠生存活剝，偷竊人家的思想，但是偷來的材料，一經他手，都弄糟了。我看見他的文章，就要生病的；從今他也不能再來作踐我，我已經讀過他的兩三頁，實

在算很殼了。其時同桌的有位績學之士，工於品藻。把夫人所講的，還着實發揮一番。

後來大家又論到悲劇，夫人道：『有幾齣悲劇，分毫不值一讀，戲臺上反拏來串演，這是怎麼說？』那位績學之士便把悲劇當中許多無價值的作品，何以有時還覺趣味濃深的緣故，細細加以解釋。並且簡約的說道：『小說傳奇中間，常有些情節，定能令讀者拍案叫絕，編戲的人縱然把這樣情節描寫幾段出來，還嫌不足。總之，思想要新穎，但不可趨奇走怪；要高華，但必須自然。著作家須洞悉人情，筆底又能描繪得出來。作者自己必擅長做詩，但戲中人物卻不要以吟詩爲事。文字的工夫更要精深；行文必須前呼後應，字字傳神，決不可爲詞章音韻所限制，以辭害意。』這人又接着說道：『如編戲之人不按上述規則，縱有兩三劇本，足以傳誦一時，這人後來一定不能享大名的。當今之時，上好的戲劇是再少沒有了！有些戲，音韻和諧，不過是幾首山林隱逸之詩，算不得戲的。有些引了一大串政治議論，讀了令人昏昏欲睡。或是一味堆砌，鋪張過甚，祇覺討厭，不覺可喜了。此外還有好多戲，簡直是癡人說夢。文體固然古怪，立意又極荒唐，中間還夾了若干對神怪講的話，好像不解稱呼人類一般；再不然，便堆積了許多假道學的格言，和泛常無味的話頭罷了。』

坦白少年仔細聽了這一番議論，心中大加欽佩。卻好侯爵夫人坐在他的身旁，便和夫人輕輕附耳，問這人是誰。夫人道：「他是一位文人，從不鬪牌作耍，大師父間或帶他到這裏晚飯。他深通文學，尤以戲劇爲最，自己曾做了一齣悲劇，不料演唱時受人攻擊。又著了一本書，擺在書店裏，無人過問。就祇送過我一本書，前題跋上，還寫了我的名字。」坦白少年道：「啊，這真是一位大人物，可稱班格羅第二了！」當下轉向這文人道：「先生，請教，世界上無論靈界物界，無一樣事物不好。並且凡物都是生來如此，不能改變，此理你一定是深信不疑的了！」文人道：「先生，我的意見並非如此。世事由我看來，都是極壞不堪。人在世上，應行的事，自己的身分地位以及應負的責任，全都不曉。除掉像我們現在喫晚飯，盡情暢敘，快樂不過，其餘每天自早至暮，時光全費於爭鬪口角之中。」冉森之徒 Jansenists 卽信從冉森 (Cornelius Jansen) (1555-1638) 之說者。謂人性本惡。惟神降之福。爲有效。在十七十八世紀之法國。勢力甚大。與耶穌會徒 (Jesuits) 對抗相爭不息。與莫林之徒 Molinists 卽信從西班牙耶穌會徒莫林 (Luis Molina) (1535-1600) 之說者。謂相爭；律師與必承認人之意志自由。方可受福於神。與冉森之徒針鋒相對者也。相爭；律師與侶僧相爭；文士與文士相爭；政客與政客相爭；收稅官吏與納稅商民相爭；夫妻相爭；親戚朋友之間亦莫不相爭。總之這世界是爭鬪不絕的了！」

坦白少年道：『你話不差，我所看見的情形更壞。可是有位大賢，不幸已被人絞殺，他常道一切事物都是再好沒有。像你所指的壞處，據他看來，不過是一張美麗的圖畫上，着色濃淡之處罷了。』

馬丁止不住道：『你那位絞死的大賢，並不知世中有憂患之事，他所講的濃淡，其實便是極大的瑕疵。』

坦白少年道：『瑕疵是由人爲，不可避免的。』

馬丁道：『這不算人類的過失嗎？』

維時那許多鬪牌的人，聽他們講話，一字不懂，祇好飲酒取樂。馬丁便和那位文人談論不休，少年也把他從前的經歷，擇幾段講給侯爵夫人聽了。晚餐已罷，夫人帶坦白少年到自己臥房裏，命他坐在睡椅上，向他道：

『雷樹城裏巧梗小姐，你如今還沒命的愛他嗎？』

少年道：『何消說得。』

夫人嫣然一笑道：『聽你答辭，就知你是維斯法里亞省裏的人，法國人便要改口說：『夫人，我委實心愛巧梗小姐。但自從見了你，我愛他的心，就不能像從前了。』』

坦白少年道：『啊，你喜歡我怎樣答，我謹遵台命便了。』

夫人道：『你從前爲着巧梗小姐落下手帕，你箒身拾起，因此便愛上了他，如今你把我的吊襪帶拾起來罷。』

少年道：『願意願意，說着就一手拾起。』

夫人道：『你還要替我紮在腿上。』

少年也依着做了。

夫人道：『你是個生客，你知道嗎？這巴黎城中愛我的人，我總教他們先害下半月的相思病。如今遇

着你，第一天晚上，我就和你定情。你知道這都因你是維斯法里亞省遠來的貴客，我替我們法國人特別擡舉你罷了。」夫人一眼見少年指頭上有兩顆大鑽石，極口稱讚不止。於是那兩顆鑽石立刻就脫離少年的指頭，套在夫人的指頭上了。

於今且說坦白少年和僧人回寓之時，心中頓覺對不住巧梗小姐，頗爲不安。僧人便竭力安慰。原來坦白少年在賭場上輸去的五萬佛郎，以及被他們串通局騙，敲詐去的兩顆鑽石。這當中，那僧人沾潤甚少。想着既然認識上坦白少年，不可失此絕妙機會，索性再大大的敲剝他一下。因此便用全副精神，百般的舉承坦白少年，說話中間，又故意引起巧梗小姐，談了一陣。坦白少年便說若在威尼斯得見着巧梗，定要向美人認過。僧人這時益發客氣，凡屬少年所言所行，無不傾耳以聽，津津樂道，觸處感動，隨時慰藉。按自上文坦白少年觀劇「問同來的僧人。法國的戲有多少本」一書第二次刊印時。福祿特爾所增補改正者。其在一七五九年第一次刊行本。並無此一段。而僅有一小段。甚爲簡短。其文如下。一貝里閣僧人道。先生。你瞧見那個嬌媚俏麗的女戲子嗎。要把他包起來。一月有一千佛郎便教了。你現有的鑽石足值五萬金鎊。何不幹一遭呢。坦白少年答道。我要趕到威尼斯有要緊約會。在此只能住得一二日。這話不好提了。少年。一晚飯之後。那柔媚的僧人益發客氣。亦且遠勝原文的矣。

當下僧人便道：『這樣說來，你在威尼斯同人有約會麼？』坦白少年道：『是，我必須趕到那邊去找着巧梗小姐。』坦白少年因談到他心愛的佳人，一時興高采烈，就把自己和巧梗的一段故事，及所歷的奇蹟，又述說一遍。僧人聽了，便道：『巧梗小姐聰明不過，他寫給你的信，自然是情文並茂了。』少年道：『我並沒有收過他的信。我被他父親一怒逐出堡城，何敢再寫書信給他。況風聞那時他已死去了，後來邀天之助，無意中相遇，匆匆一面，卻又分飛。如今他在六千四百海里以外，我已差人前去，眼巴巴的正在等他帶來回信呢。』僧人聽着，字字留神，心中卻自沈思。告別時，還和坦白少年馬丁握手把臂，戀戀不捨。

次日清晨，少年一醒轉來，便接到一封短信，裏面寫道：

『吾所敬愛之人鑒：吾在此城中染疾，倏忽八日。刻方悉君已抵此，果吾稍能行動者，必趨前投入君之懷矣。吾在波斗，得知君已由彼間前來巴黎。遂先至此，留葛甘波與老婦隨後趕來。彼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遇吾良厚，惟吾心始終屬君，獨不易耳。得函祈速即來前，見君一面，如慶更生，快慰固無量也！巧梗手上。』

坦白少年讀罷這信，真是情詞懇切，天外飛來，止不住心頭大樂。一方因巧梗小姐生病，不無略帶隱憂，因此心急如火，就把金珠鑽石帶好，同着馬丁坐車一直來到巧梗寓所。走進屋中，少年由不得四肢戰慄，心頭突突亂跳，氣噎聲嘶，這時便想揭起牀帳，喚人掌燈，看視巧梗。

房中有一伺候的女僕，大聲道：「主人，小心點，小姐禁不起一點光亮。」說着，立刻把牀帳重復掩合。少年淚流滿面，高聲道：「巧梗，你身體怎樣？如怕燈光，不能見面，怎不和我說話？」女僕道：「可憐可憐，小姐已不能講話了。」其時帳子裏病人伸出一隻肥白的玉腕來，卻被少年的眼淚洗遍。少年把許多鑽石塞在病人手裏，安樂椅上，還放着一囊金子。正在神魂不定，一位警察官，帶着幾名警察，走進屋子。那貝里閣僧人緊隨在後，一見坦白少年和馬丁，便道：「兩名外國嫌疑犯在此。」警察官當下發令把兩人捉將起來，帶回獄中。坦白少年道：「黃金國裏，待旅客從來不曾這樣。」馬丁道：「這一來我更要做摩尼教徒了。」少年忍不住又道：「官長，你把我們帶往何處去？」警官道：「帶往土牢裏。」

馬丁定住心神一想，恍然大悟，方知那假裝巧梗小姐的，必是個騙子；貝里閣僧人亦是當地光



棍，欺坦白少年老實，就串通了這個不成器的警察官，設局陷害。按此事殊類灑上之仙，如今既明原委，要想脫禍，當不甚難。少年依着馬丁之勸，一心想後來和真正的巧梗會面，便不肯前赴法庭，就運動官長，言明送給他三顆小鑽石，作為禮物，每顆的價值，足抵上三千鎊。每一Pistole約當十六先令，今譯為鎊。求省文也。那警官笑逐顏開道：「就使你犯了天大的罪，我也當你做清白無辜的人看待。哈哈！這三顆鑽石，每顆值得三千鎊，這還了得。如今我不但不捉你們到監牢裏去，並且情願拋棄性命來保護你們，外面雖有明令拘禁外國流寓之人，這事還由我解圍罷。我有個兄弟在諾曼省(Normandy)狄浦(Dieppe)地方，我伴送你們到他那邊。你們也給他一顆鑽石，便可由他盡心照應，護送你們出境了。」

坦白少年道：「我不懂為何外國人都要拘禁呢？」貝里閣僧人插口道：「這卻因為阿安亞省裏五七年一月五日。謀刺路易十五之刺客 Robert Francois Damiens 即係阿安亞(Artois)省人。實係該省省城 Arras 人。今此句即暗指其行刺之事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五 Pre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章。又卷十六第九二頁。有一個蠢漢，聽了旁人的閒話，就犯了一樁弑父弑君的大罪。謂其謀

路易十路也這回事情，與一千六百十年五月的事不同，法王亨利第四得成。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二第五九頁。今圖刺卻與一千五百九十四年十二月的事，罪名相同。一五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刺客 Jean Ortel 謀刺亨利第四。未成。〔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二第五五六頁〕今圖刺路易十五亦未成。故曰相同也。又此二事或傳皆係耶穌會徒所主使。福祿特爾深惡耶穌會徒。故著其此外還有不知若干件，都是一樣的蠢漢，誤聽旁人的閒言，因而闖出禍來，均與同而暴其罪也。王即圖刺君未成。那警官恐坦白少年等不明言中之意，並為解釋一番。即以上數條之小註坦白少年道：「奇怪奇怪，你們法國人以歌舞為生，怎能做出這樣兇狠的事來呢？法國的小猴子都想捋虎鬚，此句蓋喻法國無拳無勇而狡詐之小民。竟敢行刺作威作福之君主也。至於我本國德的人，盡都是野熊。言德國人之性質。類皆遲笨而蠻橫也。惟有在黃金國裏，纔看見過真正的人類。天呀！官長，請你帶我到威尼斯，好在那邊等巧梗罷。」警官道：「先生，我只能送你到諾曼省。」說着，就把少年身上的鐐銬卸下，說是認錯了人，吩咐手下的人，各各散歸。然後帶領坦白少年馬丁到狄浦，交給他的兄弟。這兄弟也得了三顆鑽石，自然必恭必敬，認真盡職。其時正值有一艘荷蘭國小船要開出，就照應坦白少年和僕從平安登舟。這船本預定開往英國朴資茅斯，到威尼斯並非順路，不過坦白少年覺得快快脫離虎穴，便是幸福，到了英國，再趁船到威尼斯去罷。

## 第二十三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英國海岸邊之所見

坦白少年平安上了船，止不住大呼道：「班格羅先生啊！馬丁君啊！巧梗小姐啊！這還成甚麼世界呢？」馬丁道：「世界上是一半瘋狂，十分可惜。」少年道：「英國你很熟悉，那邊的人不成和法國人一樣瘋狂麼？」馬丁道：「英國人另是一樣瘋狂。現在英法二國，爲着加拿大附近幾畝荒瘠不毛之地，按此指 Nova Scotia (Arcadia) 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五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五章起了戰爭，按此指七年戰爭 (1756-1763)戰爭費用，卻已超過加拿大全土所值的數目了。至於英法二國比起來，那一國中應送進瘋人院的人多，我不敢斷定。總之，英國人的性情，大都憂鬱寡歡罷了。」

二人正在閒話，船已到了朴資茅斯 (Portsmouth) 看見岸邊站滿了許多人，大家都注視着兵船中一位壯士。這壯士跪在兵船的甲板上，眼睛用布蒙着，對面站了四名水兵，每兵向這壯士頭顱上不慌不忙的放了三槍，槍彈一直貫入腦中。此事既畢，岸上看的人都高興散歸。按一七五七年三月十四日。英國

海軍上將 John Byng 在朴資茅斯港「君主」(The Monarch)兵艦上。受槍斃之刑。福祿特爾與該上將固不相識。然知其冤抑。蓋英國用事諸臣。爲保守祿位計。誣彼以罪而殺之也。故福祿特爾以任俠之心。竭力營救之。然卒不得免於死云。詳見坦白少年道：「魔鬼到處一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五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一章。

作祟，草菅人命，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問旁人這壯士是誰因何殺死還要殺得如此鄭重？

有人告訴他：死者是一位海軍上將。名見坦白少年忙問何故，那人道：「嫌他殺的人太多了。因他和法國海軍統帥開戰，是爲 Minorque 之戰。法帥名 Admiral La Galissonniere開火之時，與敵船相離甚遠，被上官查出，故爾鎗斃正法。」

坦白少年道：「想當開火之際，法國兵船離英國兵船同是一樣的遠，緣何法國統帥卻無罪呢？」

那人道：「何消說得，但是我們英國的規矩，常常要把統兵大員拿來正法，做個榜樣，好鼓勵兵卒們勇敢殺敵。」

坦白少年因所聞所見，頗爲喫驚，便不敢登岸。不惜重價，和荷蘭船主相商，把他一直送到威尼斯。兩日以後，船主開船，沿着法國海岸前駛，遠遠的看見里斯本城。坦白少年便有些不寒而慄，應第五第

六章里斯本大地震事。奸容易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到了威尼斯。坦白少年擁抱馬丁，止不住大樂道：「感謝上天，我在此地定能和巧梗會面。葛甘波爲人是最可靠的，世間萬事俱佳，再好

沒有了』。

## 第二十四章 敘波該及丁香僧人事

到了威尼斯，坦白少年就四出尋覓葛甘波。茶坊旅店妓館，無處不到，卻總尋不着。每天又訪問各船進口消息，亦是毫無頭緒。就和馬丁道：『這事真奇了！我從蘇里南到波斗，從波斗到巴黎，再到狄浦、朴資茅斯，一路沿葡萄牙、西班牙海岸航行，進了地中海。如今又在威尼斯住了幾個月，這中間經過好多日子，如何巧梗還不到呢？巧梗尋不着，反遇了巴黎騙子和那貝里閣流氓僧人。想來巧梗一定已死，我祇好相從於地下。天呀！早知如此，當初不回歐洲，就在黃金國一直住下，不強得多嗎？馬丁先生，你說的話，果然不差，滿世界上都是災禍苦惱，無一事足取的。』坦白少年因此精神大為沮喪，時新的樂劇（Opera）以及狂歡節（Carnival）意大利語作諸多愉樂，都不願去。不但如此，看見了美女，好像生憎一般。

馬丁道：「據我看來，你那尊僕，指葛甘波身邊帶了五百萬塊錢，天涯海角，四處找尋你的意中人。尋到之後，還帶他到威尼斯和你會面。這種好事，怕不成罷？假若尋到了，他必然據爲己有；尋不到，他有錢會討相好。我勸你休要記罣你那尊僕葛甘波和你的意中人巧梗罷！」坦白少年正在十分掃興，馬丁這篇話，何能打動他，反因此憂心更熾。馬丁再三比方給他說：「世界上之道德和安樂，是沒有的。黃金國裏幾人能進，除去那方，再也找不出了。」兩人一面爭論這個問題，刺刺不休，一面還希望巧梗小姐能來會面。

其時坦白少年忽見聖馬可寺廊下有一西町註見本書「記阮訥與阿蘭事」篇僧人，和一女子

比肩同行。這僧人年方少壯，膚色紅潤，二目神采照人。並且高視闊步，意氣自矜。女子生得也很體面，時時向僧人眼角傳情，又撐着他的雙頰作耍。坦白少年當下向馬丁道：「這兩入真快樂了，我所見的人，除在黃金國以外，無不苦惱。像這一對鴛鴦，敢賭東道，總算快樂不過。」馬丁道：「我不信。」少年道：「我們最好請這二人喫飯，問明情由，就見得我的話對不對了。」少年當下上前招呼，必誠必敬的請二人到客棧裏喫麪，和鷓鴣，魚子醬等上等菜蔬，還有各色美酒。酒名頗繁，譯文從略。那女子好生靚

噢，西町僧人卻一口答應了。

女子只好跟着一同走來，但不住眼的瞧着坦白少年，神色極其驚惶，眼中淚汪汪的。到了客棧，一進少年的屋子，止不住大聲道：『坦白少年，你難道連波該侍婢。見第一章及第四章。也不認識了麼？』少年因一心想念巧梗，事前不會對那女子注意，猛然被這一問，方纔叫道：『啊，是你嗎？你把班格羅先生弄到那樣地步嗎？』見第四章班格羅告白少年語。其身毒瘡。係傳自波該。波該之毒瘡。又從法蘭西師派僧侶傳來。

該道：『果然是我，你真無事不知了。男爵夫人和巧梗小姐遭難情形，我都聽人講過，我自身所遭磨劫，也不爲少。記得你臨行時，我還是一個清白貞女，後來就被替我贖罪的神父，法蘭西師派僧人，勸誘成姦。結果委實可怕。謂身染毒瘡自從男爵踢你出門，我不久也走出城堡，若非那有名的外科醫生替我醫治，我早該絕命了。我感激醫生的恩德，就和他同居。誰知他的妻子，十分嫉妒，是個潑婦，每天打我好生利害。論到那醫生容貌，是再醜不過。可憐我，心中並不愛他，天天卻爲他挨打。話雖如此，潑婦嫁着醫生，總是件危險的事。那醫生見妻子待他無禮，就下了毒手。有一次那女人患了一點感冒，他的丈夫給他藥喫，不到兩小時，一陣抽搐，就死了。女人的娘家到公堂告發，醫生便出門逃走，卻把我

坐在牢監裏了。我雖無罪，也難倖逃法網。所幸那法官見我美貌，便和我商妥，也學那醫生的辦法，估我爲妾，如此就輕輕的救了我性命。不料他喜新厭舊，不久又另愛上一個女人，把我趕出家門，毫無留戀。我身邊分文俱無，只得幹了這種營生。即娼妓講起這種營生來，你們男子只知道歡取樂，卻是我們做女子的火坑孽海，後來我就來到威尼斯做生意。先生，其間苦不堪言：無論商販律師，僧人船戶，上中下三等人，來到不敢不陪；說話不敢不聽。伺候不周，客人發了脾氣，只得忍受。有時連身上穿的衣裙，都是向別處借來，碰着人家教脫，就脫。平常種種花捐名目，受盡官吏剝削敲詐。或遭嫖客騙去首飾銀錢，也是不敢作聲。直到年老色衰，又不免苦病相侵，死後往糞堆裏一扔，沒得棺殮。哎！先生，我還不是世間最苦惱的人麼？」

波該在那間小房裏披露衷曲，一一講給坦白少年聽。馬丁亦在面前，便向少年道：「如何？這東道我贏了。」那時丁香僧人即西町僧人。此其名號。在飯廳裏喝着酒，等候喫飯。少年乘機問波該道：「我見你和西町僧人假傍同行，口中作歌，好像十分得意，真心快活。誰知你實情卻是如此呢？」波該道：「可憐可憐，這便是我這門營生說不出的苦楚了。我昨天被一官員搶去什物，并遭痛打，今天卻要



強作歡容，來奉承這個和尚。坦白少年不等他往下再說，已認明馬丁所言果是不差。

二人便和波該西町僧人一同坐下晚膳，肴饌頗為可口。快要吃完，大家益覺談得入港。少年尊聲神父，向僧人道：『我看你神清體健，又有美人陪伴，似乎做了西町僧人，心滿意足。全世上的人，都不及你快活的了。』那僧人道：『天日在上，我巴不得這班西町僧人，一個個都葬身海窟纔好呢！我打算好久，要把寺院放火焚燒，自己去改做一個回教徒。原來我十五歲上，我的父母，為着要把家裏財產盡數留給我那天殺的哥哥，便強逼我穿上這一領袈裟。至於寺院裏面，大家都是互相仇恨，猜忌不和。我胡亂講經，賺來的幾個錢，一大半被方丈奪去，餘下的我便亂花在女人身上，自己作樂。卻是晚間回到寺中，十分難過，恨不得一頭撞死在牆壁上。我同寺的僧人，莫不如此。』馬丁轉身向坦白少年，冷冷的說道：『你看如何？這東道不是我全贏了嗎？』

少年當下取出兩千圓，原文係比亞斯多(Aspero)今改譯為圓。為求言文。送給波該使用；又拿一千圓給西町僧人。一

面對馬丁道：『這回可使他們二人滿心滿意的了！』馬丁道：『依我看來，他們有了錢怕更苦惱。』少年道：『隨他去罷。有件事卻大慰我心，萬萬不能會面的人，卻反無意相逢。我既能和紅羊波該會

面，巧梗小姐不怕找不着了。」馬丁道：「我自然望小姐能和你歡聚，不過我總有點懷疑。」少年道：「你這人遇事總是不肯輕信。」馬丁道：「我閱歷過多，不得不如此了。」少年道：「你看那些小船上的船夫，不是終年歌唱嗎？」馬丁道：「他們在家裏和妻子兒女相處，你便看不見了。國君尼。斯。等。共和市府之主政者。無殊諸侯王。者。。有時還懷喪不樂，船夫當然也是如此。話雖這樣講，我總覺國君的生涯，比船夫還有點不如。可是相差有限，可以不必深求了。」

少年道：「我聽人說起，貴族院議員包可蘭Pocourne乃厭世寡歡。慷慨好客，住在柏倫達

島。按聖柏倫達(Berend)者。據愛爾蘭放俗傳說。乃紀元後六世紀之耶教宣教師。以神助。遠涉重洋得抵某島。即名之爲聖柏倫達島。然島之所在究未確知。十七十八兩世紀所製地圖。其上皆有該島之名。位於大西洋中。非洲大陸之西云。○至此處所謂柏倫達島者。僅指威尼斯城中之一區。蓋威尼斯城濱海。而建於羣島上。城中之街衢皆爲河道。行人來往。皆乘小舟。以代車馬。故城中之一區。實爲一島。(猶今紐約城中之馬哈丹島然)柏倫達島特其地名耳。○第二十五章開端。坦白少年等往訪包可蘭。而必乘小船亦由一所闊綽宅子裏。據說這人從來不解煩惱。」馬丁道：「這樣奇特的人，我倒要去見見他。」此故。坦白少年就派人到包可蘭府中，言明次日求見之事。

## 第二十五章 坦白少年馬丁往訪威尼斯貴人包可蘭

坦白少年和馬丁乘了一隻小船，渡過柏倫達島，就一直來到包可蘭家裏。他家花園，到處用大理石像裝飾，佈置極爲精雅。屋舍宏敞，更不必說。主人包可蘭，家資鉅萬，年已六十。接待二人，雖亦恭敬，然並不十分歡迎。坦白少年對此便覺掃興，馬丁卻毫不放在心上。

二人就座，便來了兩個整潔的美女，送上柯柯茶，香氣噴人，甜美適口。少年止不住讚揚二女美貌端莊，包可蘭道：「這一雙丫頭也還過得去，我有時就教他們來侍寢。現在城裏的一般女娘兒，花中大都搔首弄姿，嬌癡任性；並且爭風好鬪，猜忌冥頑。捧場的人，還謔出許多歪詩，去恭維他們；不會做詩的還得出錢請人代作，我一見就要嘔心。不過這兩個丫頭，我現在也有點厭煩了。」

用過點心，坦白少年便在一所很長的遊廊中，走來走去，看那裏所懸掛的許多油畫，讚不絕口。便指着那爲首的兩張，問是何人手筆？包可蘭道：「這是拉飛葉的手筆，算是意大利頂上的名畫。幾

年前我因爲要排場，便花了許多錢買來，其實我並不喜歡這畫。上面顏色既黑且重，人物身材又不勻稱，衣裳更不像真的。人家對這畫，雖是百般頌揚，照我看來，這畫決不足代表自然的。大凡看了畫就如看見自然，那樣畫纔合我意思。可是懸格既高，好畫殊不易覓，我搜集了不少名畫，卻是現在看也不去看他。」

其時午飯已將次備好，包可蘭吩咐作樂。坦白少年聽了，極力褒獎。包可蘭道：「此樂祇能令我片刻歡娛，若聽過半小時，雖聽者口中不言，恐都不耐煩了。方今音樂一道，務趨繁難，凡事如無他長，但爲人所難能，何能令人久樂呢？」又道：「樂劇一途，如不弄的這樣糟，我倒很喜看。卻是現在的樂劇，真令人作嘔了。大不過極壞的悲劇，譜成音樂，觀客們不知怎樣看得下去。其中的情節，勉強拉扯堆湊，毫無結合。只要中間夾上了三四支粗鄙的歌曲，好讓女戲子出出風頭，賣弄他的技藝，便算好了。再不然，便弄幾個閹人，閹割童子。以養成柔細。裝扮該撒和克陀在戲臺上大模大樣，搖搖擺擺的胡行亂走，口中哼哼出些聲音。那般觀客聽了還要拍手叫好，樂不可支呢。這樂劇算是今日意大利的國粹，諸侯王者都不惜重價，竭力提倡，我卻早就與他無緣，久已不看樂劇了。」

坦白少年聽了，頗不謂然，祇敢委婉的駁斥了一兩句，馬丁卻極端贊成包老先生的說話。一時，午飯擺好，大家入席，肴饌甚為豐美。喫完，就到了包可蘭的書齋裏坐定。坦白少年看見一本荷馬詩集，裝訂頗為悅目，口中便稱讚這賢明的主人品藻不凡。並道：『荷馬的詩，我國德國第一位大哲學家班格羅先生就愛讀不過。』包可蘭冷冷的答道：『荷馬我卻不喜。從前我也還讀，後來覺得這書敘述戰爭，勦襲雷同，層見疊出。那許多位神仙，忙個不了，事事要管，卻是主意不定，毫無成功。又比如海倫既是戰爭之主因，在全書中幾未出現；特羅城攻了多年，終久未破。就這幾件事，可見得荷馬的詩，是枯燥無味之極的了。我問過好幾位有學問的人，讀了此書，是否和我一樣的厭倦？講老實話的人，都說這詩讀了令人昏昏欲睡，不過因他是一本有名的古書，所以大家的圖書室裏，總擺着荷馬的集子。就如同那愛好古玩的，碰着生了鏽的古錢，也不得不收藏起來，實際上卻無一點用處的。』

坦白少年道：『尊駕對桓吉爾 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19 B. C. 羅馬最大詩人。當不說這樣的話了。』包可蘭道：

『據我看來，伊尼德 Aeneid 乃羅馬人之國史詩。而桓吉爾之傑作也。凡十二卷。敘特羅城破後。特羅宗室大將伊尼斯 (Aeneas) 奉父出走。漂流海上者七年。至迦太基。為新寡之女王德多 (Dido) 所眷。然遂設計脫去。女王悲憤自殺而焚死。伊尼斯遵神之命。至意大利。拉丁王名拉丁那 (Latinus) 者器之。以其女拉韋尼亞 (Lavinia) 妻之。然王女

夙已許配魯地里王土諾 (Turnus) 故王妻阿馬塔 (Amata) 堅持不可。於是土諾與師來伐。若戰久之。土諾爲伊尼斯所殺。軍敗。阿馬塔自縊死。伊尼斯既娶拉韋尼亞。遂繼拉了那爲拉了王。而爲羅馬民族建國之始。書中第二第四第六諸卷頂好。至於書中人物，如虔誠之伊尼祖云。此其詩中情事之大略也。

斯，見勇敢之克隆蘇，Claudianus 伊尼斯之部。忠誠之阿克體斯，Achates 亦伊尼斯之友。相從出亡。幼童阿斯甘尼，Ascanius 乃伊尼斯之子。其前妻 Creusa 所生。隨父至意大利。昏君拉了那，見庸庸碌碌之阿馬塔，見俗不可耐之拉韋尼亞，等，簡直平淡無味之極了。我覺塔索之詩「聖地光復記」(Gernsalem Liberata) 亞里奧斯多之故事，亞里奧斯多 (Ariosto) (1474-1533) 著有騎士「狂士羅蘭傳」(Orlando Furioso) 比伊尼德還要好得許多呢。

坦白少年又道：「先生讀霍萊士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 B.C. 的詩集還喜歡嗎？」

「包可蘭道：『霍萊士集中格言頗多，留心處世的人，讀了得益不少。並且詩句組織極短，使人易於記憶。但如他詩中敘及柏隆斗修 (Brundisium) 之遊，見霍萊士「諷刺詩」第一集第五篇及粗惡飯食見「諷刺詩」第一集第五篇兩處，卻沒甚精采。便是他敘那出言刻毒的魯比留 Rudius 此段見其「諷刺詩」第一集第七篇。和一位酸澀的人爭吵，也是一樣平淡寡趣。至於嘲笑老婦人和女巫的淫穢詩句，使我讀了難受。他又對麥色納 (Maecenas) 說：「如得與抒情詩家並列，那時他就可昂頭上接星光。」見霍萊士「歌曲」第一集第一篇這

一節事，我也看不出一些好處。大凡出名的著作家，無論殘膏賸馥，被沒知識的讀者見了，都覺再好沒有。我一向讀書，祇要求我愉快，合於我意的，我纔說好呢。」坦白少年自幼長成，所受的教訓，都是凡事切莫自作主張。現在聽老人的話，頗爲納罕。馬丁反覺包老先生極有道理，少年道：「還有那大作者西塞羅，你總是百讀不厭了。」包可蘭道：「我從不讀西塞羅的著作，試問拉比留與克倫提二人打官司，任他替那一方聲辯，西塞羅久爲律師。辯說之詞皆傳。在我看來有何意味呢？我自己也可替他們斷明這場官司的。他的哲學著作，我從前還喜讀。後來見他事事懷疑，讀他的書，使我一無所得。我的學問，和他不相上下，要他指導做甚？」

馬丁道：「此處有科學調查錄八十卷，一定是很有價值的了。」包可蘭道：「要是編這一大堆爛書的人，內中有一個能發明扣針，你的話便也不差。只可惜這若干卷書，盡載着空虛的學理，沒一篇文章有裨實用。」坦白少年道：「這邊是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各國劇本，數目真多。」包可蘭道：「大約共有三千本戲文，裏面卻沒有六十本可取。那些談道錄，總歸起來，還比不上塞尼加 Seneca 3-65 A.D.。」馬

羅馬哲學家書中的一頁。至於這神學的書，卷帙浩繁，我是永不開卷展讀，恐怕別人也從無問津的。」馬

丁見幾處書架上陳列着英文書籍，就和包可蘭道：『這些書一秉自由精神而作，凡是主張共和的人，一定十分喜讀了。』包可蘭道：『著作乃屬人權，原當暢所欲言，但方今全意大利之人，心裏的真見解，都不敢寫出來。可憐我們堂堂羅馬帝國的後裔，現今苟不經黑袍神父允許，竟不敢發一言，倡一論了。英國名人的著作，都富有自由之精神，倘不因激烈過度，或為黨爭意氣所玷污，那真是可敬可愛之至的了。』

坦白少年見有一部彌兒頓詩集，便問包可蘭，彌兒頓可算得大人物否？包可蘭驚問道：『你問

彌兒頓嗎？那野人做了十大卷。按彌兒頓所作「天國喪失記」(Paradise Lost)共十二卷。並非十卷。福祿特爾此處有誤。姑仍之。生硬的詩句，原

不過替創世紀第一章做些冗繁的註解。甚麼彌賽亞從天國武庫裏取一對兩腳規，劃分天地；摩西

代表上帝，發號施令，造成世界，都是胡亂的模倣希臘作者。見「天國喪失記」一塔索見前詩中描繪

地獄和魔鬼，異常好看。彌兒頓卻把他點金成鐵，使那魔鬼忽而現形為蟾蜍。見「天國喪失記」一忽

而化身為焦僂。見「天國喪失記」第一卷第七七七句。按魔鬼前後出言雷同，不下百十次，居然

談論起神學的道理來。不但如此，又去做效亞里奧斯多見前用火器打仗的頑意兒。見「狂上羅大



模大樣的描寫魔鬼之衆以大礮攻擊天堂。見「天國喪失記」第六卷第五六八句這種著作家，你敬仰他嗎？我和我們

意大利人，讀到這類想入非非的話，沒有一個喜歡的。至於罪和死結爲婚姻，於是蛇自罪胎產生，見

「天國喪失記」第一卷第七九〇句此等粗穢之處，使人惡心發嘔。又描畫那渾身爛瘡的乞丐棲流所，見「天國喪失記」第十一卷

第四七只好讓一般挖掘墳墓的人來讀罷了。總之，這篇艱晦難讀，猥褻可恨的詩，初出版的時候，甚

遭人白眼。我現在的意思正和那時的英國人一樣，絲毫看不起他。參閱「福祿特爾全集」第八卷

兒頌「天國喪失記」之語我講我自家心裏的話，別人贊成不贊成，我都不管。

坦白少年平時頗喜讀彌兒頓的詩，更敬仰荷馬不過。聽了包可蘭一番說詞，心中好生難受，便

輕輕向馬丁道：「這人把我們德國詩家，一定不放在眼了。」馬丁道：「不放在眼，也不算錯呀。」謂意

德國詩人本無足取也坦白少年又自語道：「包可蘭天才卓越，世間事物，無一中意，真非常人也！」看完了書

齋，就同到花園裏。少年見美景雜陳，好不悅目，又不免稱讚一番。包可蘭道：「地球上景物，再沒有此

園醜惡了。此中佈置粗野，絲毫無可取處，我明天要立個圖樣，另築一所呢。」

過頃，二人辭別了包可蘭出來，坦白少年向馬丁道：「這人看破世情，超脫萬物之上，在人類中

要算最快樂的了。你看是不是？」馬丁答道：「你不見他凡事都不歡喜嗎？從前柏拉圖說過：『凡不拘何種食物，喫下去都容留不住的，即致這一定不是好胃子。』」坦白少年道：「你話不差，可是專意批評事物，把人家以為好的美的，拏來尋瑕覓隙，其中快樂，正是不小。」馬丁道：「這就是於快樂之中，硬尋快樂了。」坦白少年道：「如我能見着心愛的巧梗小姐，那我真是世間第一有福之人。」馬丁道：「能常時盼望着也好。」

如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葛甘波的消息，終是杳然。少年滿腹愁苦，便連波該和丁香僧人，受了他厚賜，不來道謝之事，也都不放在心上。

## 第二十六章 敘坦白少年馬丁與六客共膳並客爲何如人

一天晚上，坦白少年帶了馬丁，正要去和客棧裏同寓的客人們一處晚餐。忽有一人面色漆黑，由後邊追來，執着少年的臂道：「快和我們同行，務必務必。」少年回轉身一看，原來正是葛甘波。少

年好像已經見了巧梗一般，這一驚一喜，幾乎弄得神不守舍。當下緊抱着葛甘波，止不住道：『巧梗啊，巧梗小姐一定和你同來。現在何處？帶我到他那裏。我喜歡之極，讓我死在他面前罷。』葛甘波道：『巧梗小姐不在此地，他現在在君士但丁。』少年道：『天哪！原來在君士但丁。便是他住在中國，我也要飛去尋他。葛甘波，我們立刻就去罷。』葛甘波道：『吃了晚飯再去，何妨。我如今做了跟班，正在伺候主人喫飯，要趕到桌前，不能和你多講話。可是千萬不要洩露一字，快吃晚飯，各事預備罷。』坦白少年半憂半喜，無意間得遇見手下舊人，卻又變做了他人的跟班，正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七上八下，心神不安，但仍滿望和巧梗會面，就和馬丁坐下晚餐。馬丁眼看適纔的事，毫不關心。

同桌喫飯的，還有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的六位生客。內中一位，便是葛甘波現在的主人。晚餐將完，葛甘波近前給主人斟酒，便乘機附耳道：『萬歲，船已齊備，何時啓駕，但憑聖旨。』說完隨即走出屋子，衆人聽了這話，殊爲不解。大家口中不言，面面相覷。其時另一僕人走近他的主人前，也說道：『萬歲，御用馬車在巴嘉（Padua）船也預備好了。』主人向他打個手勢，那僕人立刻退去。此時大衆又相視一回，更加驚駭。第三個僕人又走近一位客人面前道：『聖上，依我話，你不便在此地停留，

我就去預備一切罷。」立刻便又去了。坦白少年和馬丁以爲此不過是狂歡第一種遊戲，大家喬裝各色人物作耍。一轉眼，第四個僕人走近一位客人道：「聖上要到何處，就此起駕罷。」說畢便又出去。第五名僕人又向第五位主人，與前一樣的說了。惟有第六名僕人和他主人所說，口吻不同。這主人坐位靠近坦白少年，僕人道：「此地的人，既不信服陛下，又不信服我，再不走開，今晚便要將我們關在牢監裏了。我只得去顧我自己。」就此叩辭了。

各僕一齊走開，六位客人及坦白少年馬丁都不作聲。半晌，少年開言道：「諸位，這種遊戲奇極，大家都做了國王，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我和敵友馬丁，卻都不敢稱孤道寡呢。」葛甘波的主人，登時放下面孔，用意大利語開言道：「我毫無戲言，我是阿邁第三（Achmet III），曾做過土耳其國皇帝好多年。按係一七〇二年至一七三〇年。共二十九年。我把哥哥的位篡了，我姪兒又把我的位篡了去。按阿邁第三〇年被廢。一七三六年卒。福祿特爾於「查理斯第十二史」及「彼得大帝朝俄國史」兩書中。曾論及之。○又按王兄名穆斯塔法第二（Mustafa II）一六九五年登極。一七〇二年被廢。在位凡七年。王姪名馬穆德第一（Mahmud I）一七三〇我的大臣都被捉去斬首，把我囚在後宮裏，了此殘生。我姪兒，土耳其大皇帝馬穆德許我時而出外遊行，聊以健身，因此便來到威尼

斯度狂歡節了。』第二位年少的客人，坐在阿邁旁邊的，開言道：『我名宜萬，宜萬第一譯伊凡。按此係並莫斯科大公之世代計之則為宜萬第六。一七四〇年生。甫兩月。即登極為俄國皇帝。次年為彼得大帝之女伊利沙伯所篡。幽囚終身。卒以一七六四年被弑。從前曾為俄國全部皇帝。襁褓之中，國位就被人篡竊，我父母受人拘囚，我便在獄中長大。每次出外遊行，都有人跟隨監察，如今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了。』第三位客人道：『我是英吉利王查理斯愛德華，按查理斯愛德華[Charles Edward (The Young Pretender)]乃英王詹姆斯第二(James II)之孫。是為 Stuart 王朝。一六八九年。革命起。詹姆斯第一被逐於法國。王位已失。然猶僭王號。圖謀恢復。死後。其子詹姆斯(The Young Pretender)繼之。後又由其孫(即查理斯愛德華)繼之。然實未得為英國之主也。一七四五年。九月。查理斯愛德華大舉恢復。稱王於愛丁堡。號為詹姆斯第八。擁重兵。勢甚盛。然卒敗逃。易服為婢。僅以身免。見一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五章。我父即詹姆斯內禪，讓位與我。我屢次舉兵圖謀恢復，兵敗之後，我的臣子八百餘人，被他們剝心剖肺。按一七四五英國政府懲治附逆者。所誅我，被囚在獄中，查理斯愛德華兵敗逃至法國。法人不能容留。促殺不及八十人。此所言非實。我，被囚在獄中，其出境。不從。乃囚之於 Vincennes 獄中。時為一七四八年。後我祖我父，均註都是失位之國君。我如今要到羅馬省父，順路到威尼斯度狂歡節的。』第四位客人道：『我是波蘭王，奧古斯都第三(Augustus III)為波蘭王。兼為撒克遜選舉侯。國。旋得復位。一七五六年。復被逐去國。一七六三年卒。詳見「因為戰爭失利，把疆土喪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二章。』

失。我父不幸，遭遇相同。按其父名奧古斯都第二(Augustus II)為波蘭王。一七〇四年。為瑞典王年。查理斯十二為俄國彼得大帝戰敗。去國。我，只得聽天由命，學土耳其俄國皇帝及英王陛下。奧古斯都第二乃復王位。一七三二年崩。我，只得聽天由命，學土耳其俄國皇帝及英王陛下。的樣兒，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願諸位陛下萬壽無疆。」第五位客人道：「我也是波蘭國王，王名賴(Stanislaus Leszcynski)一七〇四年。被波蘭國會舉為波蘭國王。一七〇九年。廢逐去國。一七三三年。得復位。一七三五年。戰事結束。又讓國與人。然王乃法王路易十五之岳父。故路易十五封王為羅倫(Lorraine)公。使君其土。都於Luneville及Commercy。福祿特爾嘗往依之。備受恩禮。一七六五年王卒。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兩次失卻國土，上天卻替我另立邦基。指羅倫公國。因此我修明庶政，治績之美，遠過於從古至今的沙馬特王。沙馬特(Samata)乃波蘭之古。在維突拉(Vistula)河流域的設施了。我現在也是聽天由命。到威尼斯來度狂歡節。」第六位國王這時開言道：「諸君，我雖非王子，卻受過王位的封號。我名席奧多 Theodore。原係維斯法里亞之諸侯。擁兵而多智謀。遂於一七三六年。被力償債入獄。King's Bench Prison 出獄後不久即死。時一七五六年十二月二日也。是科西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四十章。是科西嘉人民所推戴的國王。雖然稱孤道寡，如今卻降為平民；雖曾設局鑄造錢幣，如今卻手無一文；丞相曾有兩人，現在身邊僕從都沒一個。當日坐的龍位，後來卻久在倫敦獄中，一堆稻草之上安身。現今

和諸位陛下一樣，在威尼斯度狂歡節，恐怕在此又要遭人白眼呢？」

其時五位國王，無不聚精會神，聽他講說，都覺他身世可悲，感慨歎歎不置。每人便給他二十塊

錢。此處原文作 Sequin 係威尼斯彼時通用之金幣。每枚所值不及半鎊。今改譯爲圓求省文也。去添購衣服。坦白少年卻給他一枚鑽石，值

得兩千多塊錢。原文作 Sequin 按每一 Sequin 約值中國銀幣五元。五位國王便竊竊私議道：按細

位國王皇帝生卒年月。（見上）則當此時。（此書出版爲一七五九年）六人之中。有已死者。有尙在世者。然斷不能會集於一處。甚爲明顯。此以歷史實蹟考之則然。惟小說

寓言。則固不必拘泥也。「這人一出手，就拿這樣貴重的東西送人，價值足當我們的百倍，一定不是尋常的

人了。」便問道：「尊駕莫非也是一位國王嗎？」坦白少年道：「不是，並且我不願做國王。」

大家喫完，起身離席。那時又進來了四位侯王，都是因戰爭失利，喪失疆土，到威尼斯來度狂歡

節的。坦白少年正在打算趁船到君士但丁，去尋他的意中人巧梗小姐，所以見這四人進來，並不在

意。

## 第二十七章 坦白少年乘舟赴君士但丁

葛甘波果是誠實可靠，早已雇定了一艘土耳其船，送土皇阿邁回君士但丁，順便就同那船主商量好了，攜帶坦白少年，馬丁同船。二人先去拜見了土皇，方始登舟。一路走着，坦白少年向馬丁道：「我們今天和六位廢王晚宴，其中一位，我還加恩於他。奇怪奇怪，想來世上的王子，比他們更不幸的，也還有了。我雖失落了一百隻羊，如今前去和巧梗小姐會面，正可追歡敘情。」馬丁先生，班格羅的話一點不錯，萬事萬物，都是頂上絕妙的了。」馬丁道：「果然如此，豈不好呢？」坦白少年道：「我們在威尼斯這回事，再稀罕沒有，事前誰能相信？六位廢王聚在一家客棧晚餐，真是向來聞所未聞。」馬丁道：「如和我們以前閱歷的事一比，這也不算什麼。國王被人廢黜，本是常事，便是我們和六位國王共餐，也不過出自偶然，不算什麼光榮。只要自家快活，同桌喫飯的人何足計較呢？」

坦白少年到了船上，便立刻跑到葛甘波面前，兩手抱住他頭頸，心中快樂，無以復加。問他道：「巧梗小姐怎樣，他還像從前美貌，仍然愛我嗎？現在他做甚事，我想你在君士但丁總替他找了一所好房子住着了。」葛甘波道：「主人，巧梗小姐正在馬莫拉（Marmora）海傍邊一個王子家裏作雇工呢。那王子原係外國人，出亡後，流寓在此，名喚拉哥斯克，Frangois Leopold Ragoski 乃特蘭斯哇 Transylvania 國之君主。一六七



六年生。一七三五年卒。見「福祿特爾全集」一貧如洗，土耳其皇帝每天賜他三鎊過活。因他

家中沒人洗刷盤碗，就雇上巧梗小姐了。並且最傷心不過的是，小姐相貌已經變得極醜了。」坦白

少年道：「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論他爲美爲醜，都一樣愛他。可是臨行時我會交給你五六百萬銀錢，何以他還沒得錢用，屈身爲奴呢？」葛甘波道：「哦，皇天鑒察，我所帶去的銀錢，從中拿出兩百萬

給那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贖回巧梗小姐。後來遇着海賊，把我們財物打劫淨盡，又把我們帶到馬

達班海角，米羅，列加利亞，薩摩，披持拉，達丹尼海峽，馬莫拉海，斯考達里等地。地名今不必一一註出。觀地圖自明。總之

由希臘半島之南端。東向以至君士但丁也。末後小姐和老婦人就在適纔所說的王子家裏傭工，我便做了土皇的奴

僕。以上所言，盡屬實情，沒有半字虛假。」

坦白少年道：「這些接二連三的事，真是突兀之極！好在我身旁尚有幾顆鑽石，便是贖回巧梗

小姐，並不爲難。如今他形容變醜，是可憐不過了。」少年轉問馬丁道：「馬丁先生，我和阿邁皇帝，宜

萬皇帝，查理斯愛德華王，三人比起來，你覺誰的境況最可悲呢？」馬丁道：「我看不到你們的心裏，

怎能斷定呢？」少年道：「班格羅先生如在這裏，他一定看得透澈，立刻說出來了。」馬丁道：「我不

知班格羅有多大本領，憑甚麼去衡量人類災禍，估定各人的痛苦。照我愚見看來，世界上定有幾百萬人，比查理斯愛德華王，宜萬皇帝，阿邁皇帝處境還要可憐百倍呢。」坦白少年道：「或許如此罷。」

過了幾天，到了君士但丁，少年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出一筆大款子，替葛甘波贖了身。巧梗小姐雖然變醜，少年卻不敢怠慢，急忙和同伴上了一隻櫓搖的船，沿馬莫拉海（Sea of Marmora）岸去尋他下落。這船上水手，其中有兩名不善搖櫓，船主因此在他們精光的脊背上，常施鞭打。坦白少年心中老大不忍，便特別對這二人留神，還走近他們面前，打量一番。二人雖然形容瘦損，看去面貌很和班格羅巧梗之弟耶穌會元帥相似。少年因此更覺淒楚，止不住把二人仔細察看，向馬丁道：「我如非眼見班格羅被人絞殺，見第六章又親手殺死男爵公子，見第五章第十這遭定要認二人為真了。」誰知少年纔提起班格羅男爵公子的名字，兩人忽然大叫一聲，立刻停止划船，手中的櫓便跌落了。船主一見，連忙過來，舉鞭惡狠狠的就打。坦白少年道：「住手住手，任你要多少價，我總給錢把兩人贖回。」當下兩人中便有一人道：「天哪！這不是坦白少年嗎？」那一人也道：「原來是坦白少年！」少年道：「我醒着還是做夢不成？我此刻真站在船上嗎？這不是我親手殺的男爵公子嗎？那不是我眼

看絞死的班格羅先生嗎？」兩人聽了，一齊嚷道：「不錯不錯，是我是我。」馬丁指着班格羅問道：「這就是你常說的那位大賢麼？」坦白少年隨向那船主言明這兩人中，一位是雷樹城裏的男爵公子，為帝國中按此指神聖羅馬帝國赫赫烈烈之一人。另一位便是德國大哲學家班格羅先生。今欲替二人贖身，問船主索價幾何？船主船主為土耳其人。奉回教。口中罵基督教徒為狗子道：「這兩位基督教狗才，既是男爵公子和哲學家，在他們國裏，職位一定不小，你給我五萬塊錢原作五萬鎊。見第二十六章小註。罷。」坦白少年道：「就依你說，快把我送回君士但丁，立刻就給你錢了。並且到了那裏，一直送我見巧梗小姐去。」

船主聽少年滿口照價給錢，早已將船轉舵，照應水手們把櫓安好。果然船在水裏行走，比飛鳥凌空，還要快得許多。坦白少年把男爵公子和班格羅擁抱了好多次，口中說道：「公子，我不曾殺死你嗎？」班格羅先生，你絞死又復活了嗎？你們二人怎會到這土耳其船上來呢？」男爵公子問道：「我姊姊也在這土耳其國裏，是真嗎？」坦白少年道：「正是。」班格羅哭道：「我現在不是又和你會面嗎？」少年又引馬丁，葛甘波和二人相見，大家互相擁抱，爭先說話。其時船行如飛，已進港口了。坦白

少年便找到一個猶太商人，把一顆鑽石賣給他。這鑽石足抵十萬元，猶太人祇肯出價五萬，並指亞伯拉罕發誓，力言出價已是不少，不能再多。少年得了錢，就替男爵公子，班格羅把身贖回，將價付清。班格羅滿眼流淚，向恩人下跪。公子也感謝活命之恩，並說以後有錢，定卽如數歸還。又道：「我姊姊果在土耳其國嗎？」坦白少年道：「一點不差，他在那特蘭斯哇王子家裏洗碗。」少年立刻又找來了兩個猶太人，賣去幾顆鑽石，大家方纔另乘一艘櫓搖的船，去救巧梗小姐。

## 第二十八章 坦白少年男爵公子班格羅馬丁等之所遭

坦白少年向男爵公子道：「我前番在巴拉圭用劍將你砍倒，見第十五章。男爵公子彼時爲耶穌會元帥。原係一人。讀者。記清望請恕罪。」公子道：「千萬別提起了。我當時出言鹵莽，頗有不是。至我怎樣會到此地來搖船，這其中緣果，你旣願知道，就告訴你罷。你刺傷我以後，就由學院見第十四章。裏一位製藥師替我治好。沒幾時，西班牙軍隊來侵，把我捉去放在不伊諾斯艾里斯牢監裏，其時我姊便由那方動身了。

我告假回到羅馬，見了神父總管，見第十第五章他派我做法國駐土耳其公使館的牧師。誰知來到君士但丁，就職不到一星期，忽遇見一位極體面的土耳其少年，是個御用小厮。當時天氣正熱，少年正要浴身，我便也乘機入浴。卻不料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裸體同在一處，是件重罪。我因不知此，就被法官捉去，在足掌上打了一百下，又罰我到那船上做苦工。受人虐待如此，直是不公平之極。至於我姊姊，怎麼會到在此避難的特蘭斯哇王子家做廚役，這情由我極想得知。

坦白少年向班格羅道：「我和你還能在此相逢，是怎樣一回事？」班格羅道：「我本當被火焚死，後來卻受絞刑，你是親眼所見的了。當他們正要舉火焚我，天卻降下大雨，想來你還記得。雨勢過猛，火不能燃，便不得不處我絞刑。隨後有位外科醫生，把我屍體買回家裏，在我身子前面，自頸至臍，切了個十字形傷口，打算解剖。不料我那天絞傷極輕，宗教執法處所派的劊子手，原是個庶務員，祇懂舉火焚殺百姓，對於絞刑卻是個外行。那天繩子既潮溼，不能抽轉如意，活結亦未連好，因此我仍然一直呼吸，並未致我死命。所以醫生把傷口一切，我便狂叫一聲，醫生登時嚇呆了。他以為鬼，跟踉蹌蹌的飛跑下樓，又在樓梯上跌了一交。他的妻子在隔壁房內，聽見聲音，連忙出來，見我躺在桌

上，腹部有十字形傷口，這一驚更非同小可。回身飛跑出去，便摔倒在他丈夫身上了。等到兩人略略蘇醒，我就聽得醫生妻子向醫生道：「丈夫，邪教徒的驅體，怎好解剖？難道你不知道魔鬼作祟嗎？我要趕快去見牧師，請他過來捉鬼。」我聽那女人這番話，嚇得渾身發抖，便用盡氣力大嚷道：「饒我命罷。」後來虧殺一位葡萄牙 薙頭匠，替我縫好傷痕，並命他妻子小心看護。十四天以後，方纔能行走，薙頭匠便薦我到一位馬爾塔 武士手下，充當僕從，跟着到威尼斯。因見主人不能給我工錢，我就辭去，另服侍一威尼斯 商人，跟着他一直來到君士但丁。有一天，我無意中走進一所清真寺，裏面只有一位回教老牧師和一年輕貌美的女信徒。按土耳其國中男女之別甚嚴。婦女入寺祈禱。極所罕見。此段牧師與少女。假宗教以行情愛之私。不言自明。作者之意。那女子正在捻佛珠祈禱，頸部袒露，胸前佩着玫瑰，鬱金香，秋牡丹，毛茛，玉簪等穿成的花球。不知怎樣他把花球落地，我便飛跑過來，恭恭敬敬的拾起還他。不料我插花球在他胸前，時聞不無過長，老牧師勃然大怒，因見我是基督教徒，便大聲喚人進來，把我帶到法官面前審訊。判定在腳掌上打我一百棍，又發到那船上做苦工。我上了船，得碰着男爵公子，一同搖櫓，二人並且用鐵鍊同拴在一隻板凳上。說起這船上的船夫當中，有少年四人，是馬賽籍，有五人是那波里。在意大利南部的

牧師，兩位科甫Corin 希臘岸旁之一小島的僧人。他們都說這種苦難，天天是有的。男爵公子自言所受的苦，比我還要利害，但是拾花球插在婦人胸前之罪，要和裸體共土耳其人入浴之事一比，便不算什麼。我們這樣爭辯，每天要挨二十鞭，直到天假良緣，你上船替我們贖身，方纔脫難。」

坦白少年道：「我所敬愛的班格羅先生，人家把你絞殺，解剖，鞭打，強迫搖櫓的時候，你心中還以世間萬物，都是頂好的嗎？」班格羅道：「這理我始終遵守，信之不疑。我是研究哲學的人，哲學家不當出爾反爾。況且前定之和諧，以及充滿之世界，萊布尼慈謂在此充滿之世界（Pleura）內。並動體故也。細微之物質，（Materia subtilis）即物質之本質。都是宇宙間最妙的道理。按此三者皆萊布尼慈之所主張。萊布尼慈的話，如何會錯呢？」

## 第二十九章 坦白少年重逢巧梗及老婦人

坦白少年，男爵公子，班格羅，馬丁，葛甘波五人，在船上各述經歷奇績。又把世界上萬事前定或

否定，因果原理，道德的和肉體的罪惡，自由意志和必要，種種問題，以及淪爲奴隸之後，應如何勉自慰藉等情，都一一詳加討論。

說着船已到了馬莫拉海岸特蘭斯哇王子住宅旁邊停泊。衆人一眼便看見巧梗，老婦人，正把竹布手巾等物掛在線上曬乾。男爵公子一見他姊，頓時臉白如土。坦白少年雖然賦性溫柔，心愛巧梗不過，但因小姐久經日炙，眼睛變爲昏花，頸項已成枯瘠，滿臂滿臉都是皺紋，肌膚上滿染着紅斑，也不禁嚇得倒退。定住了神，方纔好好走向他前。小姐便把坦白少年和男爵公子擁抱，大衆又與老婦人相見了，少年便替二人贖了身。恰巧鄰近有所小小田莊出賣，老婦人便勸坦白少年將那田莊買來，大家權且在此安身度日，耕種爲生，以待後緣，少年便依着做了。

巧梗小姐不知自己容貌變成醜陋，大家也礙着面子，不便告訴他。小姐就委婉的對坦白少年說：「從前承少年的美意，定要娶他爲妻，如今正好天從人願等情。」少年原是心慈面善之人，不敢違抗，便向男爵公子說明，欲娶其姊爲妻。公子大怒道：「此事有辱我家門第，我斷不能容我姊姊下嫁。」參閱第十五章。坦白少年一段。至於你大膽妄求，我更不能忍受。我姊姊嫁了你，生出子女來，回到德求婿不遂手刃元帥一段。



國，也見不得人。不行不行，我姊姊是定要嫁一位帝國男爵的。」

巧梗一聽，慌忙跪在公子面前，珠淚交流，聲聲苦求，公子仍不肯聽。坦白少年道：「蠢才，我從櫓船上把你救來，又替你姊弟二人贖身。況你姊已做過竈下丫頭，形容變醜，承我十分不棄，仍願娶他爲妻，你還能出來反對嗎？我這一腔怒氣，恨不得用劍再把你殺死。」公子道：「要殺便殺，可是我一日活在世上，你一日不能娶我姊的！」

## 第二十章 全書收場

坦白少年娶巧梗小姐爲妻之事，心中本不十分願意，但因男爵公子如此頑梗，反令他決然要行。並且巧梗向他百般懇求，更覺不能翻悔了。少年便和班格羅、馬丁、葛甘波三人商量辦法，班格羅做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條陳，說明男爵公子既爲胞弟，決無權控干涉其姊婚姻之事。且按照帝國法律，小姐可用左手和坦白少年結婚。馬丁說，最善之策，是把公子投入海中。葛甘波主張把公子仍交

給那土耳其船主，再做搖船的苦工，隨後由順便的船帶他到羅馬投奔神父總管去。這主張果然是好，老婦人頗爲贊同，大家也不告訴他姊，稍微破費了一點錢，便悄悄的把這事做過。如此一行，那男爵公子耶穌會徒，受人愚弄，貴胃氣餒，橫遭打擊，大家都引以爲樂了。

坦白少年以患難餘生，得和意中人巧梗成爲夫婦，並有班格羅、馬丁二位哲學家同住，足智多謀的葛甘波，老婦人輔佐，又從黃金國裏，帶回許多鑽石。自然從此快快樂樂的度過一生，無論何人，都替他這樣想了。誰知卻又不然，坦白少年幾次受猶太商人詐騙，除去置買的幾畝田地而外，身邊並無財產。他妻子日變醜陋，倔強任性，令人難忍。老婦人愈老愈衰，脾氣更比巧梗暴躁。葛甘波在田園裏種些菜蔬，又挑到君士但丁城中發賣。長年辛苦，工作一完，便怨天尤人。班格羅因自己不能揚名於德國大學，也是心灰絕望。惟有馬丁一心信人類，無論走至何處，總一樣吃苦，所以他遇事倒還能忍耐。

坦白少年，馬丁，班格羅，對於哲學道德，多所辯難。他們田莊的窗子外邊，常見小船來往經過，裏面載了不少土耳其的貴官閹老，大人先生，都因得罪，發配到萊瑙（Lemnos）米體林（Mytilene）

阿齊羅(Enzeroum)等地去的。另有一般人，新授官職，奉召入京來的，不久也都得罪，一例發配出去。又有各地來的船隻，滿裝着兇犯盜匪的首級，用稻草包裹整齊，進呈與土耳其皇帝過目。說不盡的盛衰榮枯，禍福得喪。坦白少年等人看見，便又滔滔辯論起來。有時無話可說，無事可辯，便覺得生涯索然寡味，十分厭倦，不知如何消遣是好。

老婦人便開言向大眾道：「我們這些人，有的被黑奴海賊強姦百餘次，割去臀尖；老婦人有的遭保加利亞營兵輪流鞭打，坦白少年捉到火葬刑場，鞭打坦白少年絞死，班格羅受人解剖；班格羅又在土耳其船上做苦工；班格羅亦同男所閱歷的總算苦極了。如今在此地袖着手兒無事可做，便又覺得苦。究竟比起來，還是當日苦？還是此時苦呢？」坦白少年道：「這問題所關甚大了。」老婦人此言一出，卻引起了不少的議論，馬丁便說：「人生在世，不是飽受驚慌，就是煩悶無聊，總無安樂之時。」坦白少年聽馬丁之言，蹉不大信，然自己亦不能斷定如何。班格羅因言，他自己生平受盡諸般痛苦，從前既講過萬事，無一不佳，後來只得強裝着宗旨不變，其實心中早不信這句話了。

有一天，波該、丁香僧接第十四章二人，忽然來到田莊上，形容甚苦。他們一來不打緊，卻使馬丁悲觀

厭世之心愈堅。坦白少年迷惑逡巡，班格羅也受窮了。原來二人別後，沒多時，便把坦白少年所給的三千元全行用光，歷境奇苦。並且常常口角，時分時聚，坐了牢獄又越獄外逃。鬧到後來不得已，丁香僧人便作了回教徒，波該仍操前業，簡直不能得錢，輾轉流落至此。馬丁對坦白少年道：『我的話如何？』見第二章你給他們的錢，我早料定一陣揮霍，反使他們更加受苦了。像你和葛甘波，手中都花過幾百萬塊錢，如今你二人未必比他們兩人快樂罷。』班格羅對波該道：『我的心肝呀，天把你送到此地來了！我的鼻尖和一眼一耳都斷送在你手裏，』見第四章你知道嗎？你自家弄得好體面！哼，世界究是一回什麼事呢？』大家因丁香僧、波該這一來，哲理辯論，更覺深切有趣了。

住在不遠有位回教僧人，是土耳其國最出名的哲學家，大家便去求他指教。班格羅做代表當先問道：『先生，請問動物中的人類是怎樣造成的。』此段藉回教僧。以譏詆耶教之舊說。並破樂觀之論。回教僧道：『你爲何關心到此，這是你分內的事嗎？』坦白少年道：『神父在上，地球上的罪惡擢髮難數了。』回教僧道：『善惡有無，究有什麼要緊？』此段意謂。上帝之創造世界。由彼一時高興。行其方敵國皇帝陛下遣派一隻船到埃及去，船上的老鼠，因此受擾，不得安寧，皇帝還把他放在心上嗎？』土皇以喻上帝。船喻世界。鼠喻人類。派船往埃及喻創造世界。由彼一時高興。行其

所欲。並非爲人類計。人類雖多苦。彼上帝固不之恤。班格羅道：『到底怎樣是好呢？』回教

僧道：『最好不要作聲。』班格羅道：『我請把因果之原理，最完美世界之證明，罪惡之根源，靈魂之本性，前定之和諧，和你講說一番。』說到此處，回教僧便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這當兒，外邊喧傳一件

新聞，說是兩位土耳其法官，此二法官。即先後判決男爵公子及班格羅爲有罪。杖擊足掌百次。發往船中作苦工者。均見第二十八章。一位回教老

牧師，即在清真寺中與少女會。班格羅拾花。因而觸怒之人。見第二十八章。方纔在君士但丁城中絞死。他們的黨羽數人，也被綁

在樁上弄死了。於此可見善惡同歸於盡。大家均無好結果。茫茫人生。實爲大悲。此事一出，此乃作者之意。非謂賞善罰惡。天網恢恢也。讀者不可不知。

全城人心惶亂，過了好久始定。

班格羅，坦白少年，馬丁一同回到田莊，在路上卻遇見一位很體面的老人，站在橘樹枝繫成的

花園門首，呼吸空氣。班格羅天性好問，不下於好辯。當下便問他，這回縊死的回教牧師姓甚名誰？老

人道：『這卻不知，所有法官牧師的名字，我向來一個不識。便連你說的這件奇事，也是絲毫不曉。我

覺得在政界中做官辦事的人，常沒有好結果。這班人遭遇如此，本是理所應該。君士但丁京城裏的

事，我從不留心的。我家有所花園，是我親手種植，裏面出產的果菜派人送到城裏去賣，我的事便完

了。」說畢，就請諸位客人進內。老人的二子二女送上各色香冰菓子露來，都是他們親手製成。有梨，橘，檸檬，香蕉，佛手柑，波羅蜜，榧子各種，以及摩加在阿拉伯紅海岸旁。產的上好咖啡，中間並不用巴達維亞或西印度羣島的咖啡攪雜。隨後這老先生的二女，又在坦白少年，班格羅，馬丁三人的髭鬚上，灑了香料。少年向老人道：「你一定家資鉅富了。」老人道：「我祇有二十畝田地。兒女們幫我種植，終日辛勤，儉儉，犯罪，貧窮三件事，反不得上我的門了。」

坦白少年回家的時候，把這土耳其老人的話，仔細想了一番。便向班格羅和馬丁道：「這老人安居樂業，從前和我們同餐的六王，都不及他自在。」班格羅道：「向來哲學家都說，人世居高則危，浮名浮利，斷不可恃。難道你忘記了古來的摩押王厄倫為以忽所刺殺；事見聖經舊約一士師記一第三章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節。押沙龍首上之髮，懸於椽中，為三戈刺其腹而死；押沙龍乃古猶太名王大衛之愛子。叛而被誅。此段事見舊約一撒母耳記一。下第十八章第十四節。節○以下故事。均不詳註。讀以色列王耶羅波暗之子拿答王，為巴沙所弑；見舊約一列王紀略第二十九節。以拉為心哩乘醉擊殺；見舊約一列王紀略上。一猶太王亞哈謝一譯亞為耶戶捕而殺之。見舊約一歷代志略下。女主亞大利為祭司耶和耶大派人曳出，殺於馬道；見舊約一歷代志略下。一

五還有約雅金。以色列猶太王。為尼布甲尼撒所俘。繫以鐵索。解至巴比。耶哥尼亞。見一歷代

第十三章第。西底家見舊約一歷代志略下。三位王者，都被俘為奴。至於那克羅蘇亞王。紀元前五

六〇至五四六年在位。與波斯阿斯提亞吉。Ashtages。古代米底亞王。紀元前五九四至五五九

戰。兵敗國亡。幸得免死。○又波斯亡國之君亦名大流士。在位之年為紀元前

國亡。大流士。Darius。波斯名王。紀元前五二一至四八五年在位。大舉伐希臘。敗

三三六至三。德奧尼修斯。Dionysius。乃西西里島 Syracuse 城之霸王。紀元前四〇五年即位。卒於

三三一年。○其子同名。繼立。歷經變故。卒於

三四三年。降於哥林多。派魯斯。Pyrrhus。古代 Epirus 之王。紀元前四八〇年。以象陣與羅馬兵大

(Cornis) 軍。國亡。○後卒敗。旋以兵伐斯巴達及阿高斯 (Aegon)。為一

婦人由屋頂以瓦。巴修斯。Perseus。一作 Perses) 馬其頓王。紀元前一七一。漢尼拔。古迦太基

擲下所擊斃。○一六八年。為羅馬兵所敗。出降。國亡。○其岳父縛而獻之與敵

羅馬苦戰多年。兵敗後。逃依 Bithynia 王。尤古塔。Jugurtha。古 Numidia 王。舉兵與羅馬

八三年。羅馬人強索。漢尼拔不屈。飲敵死。○其岳父縛而獻之與敵

。繫入羅馬。投之黑獄。○亞里奧維斯突。Ariovistus。古日耳曼酋長。取高盧地。該撒大將

兼政治家。紀元前四四年。○邦貝。Pompey (Gnaeus B. C.) 羅馬大將。戰功甚著。紀元前四八年

為 Brutus 及 Cassius 等刺死。○後諸將稱兵叛。逃出羅馬城外。聞追者。將至。乃自暴淫。屋多

迎之。忽有人以刃。尼羅。Nero。羅馬皇帝。紀元後五十四至六十八年在位。為君極昏暴淫。凶

自後刺之。遂死。○屋多

Otho (32-69 A. D.) 羅馬鎮將。諸將既叛尼羅。Galba 立為帝。屋多弑之而自立。時紀元後六

九年正月也。同時。韋德留 (見下) 稱帝於北方 Colone 以兵來伐。屋多迎戰。大敗。自

殺。乃是年四月間事。韋德留 Yielins 羅馬鎮將。自立為皇帝。（見上條小註）然稱帝不故其為帝僅三月耳。韋德留及一載。紀元後六九年十二月。Vespasian 兵入羅馬城。自宮中曳韋德留出。遊行街市。備極多。米提安 Domitian 羅馬皇帝。紀元後八一至九六年在英王 理查第二 Richard II 在位之年為（1377-1399）為亨利第四所廢。愛德華第一 Edward I 英王。其在位之年為（1272-1307）為愛德華第四所廢。因於堡寨中。亨利第六 Henry VI 英王。其在位之年為（1422-1461）為愛德華第四所廢。情形極慘。也。理查第三 Richard III 英王。其在位之年為（1483-1485）為亨利第七所敗。蘇格蘭女王瑪麗 Mary of Scots（1542-1587）兼為法王佛蘭瑟第二之妻。與查理斯第一 Charles I 英王。其在位之年為（1625-1649）英國革命起。由國伊利沙伯爭為英國之主。兵敗被囚。卒見殺。亨利第二 Henry II 其在位之年為（1154-1189）在巴黎演武慶賀。當場不慎。竟死非命。亨利第三 Henry III 法王。其在位之年為（1216-1272）會判決。當法王亨利第二 Henry II 黎演武慶賀。當場不慎。竟死非命。亨利第三 Henry III 法王。其在位之年為（1216-1272）衆梟首。當法王亨利第二 Henry II 黎演武慶賀。當場不慎。竟死非命。亨利第三 Henry III 法王。其在位之年為（1216-1272）據）圖恢復。為一黑衣派僧人所刺死。亨利第四 Henry IV 法王。其在位之年為（1289-1316）神聖羅馬皇帝亨利第四 Heinrich IV（1056-1106）一〇八四年即位為神聖羅馬皇帝。與教皇格立風雪中三日夜。乃得見。等人，末路結局之可悲可慘，更不待我說了。坦白少年忙道：『不用其後衆叛親離。憂憤而死。等人，末路結局之可悲可慘，更不待我說了。』坦白少年忙道：『不用你細講，我早知耕種田園是頂好的事了。』班格羅道：『你的話極對，從前人類的始祖在伊甸樂園的時候，上帝就命他們修整芟治，盡心工作。可見人並非生下來應該不事事的了。』馬丁道：『不必』



多辯，就此作工罷。只有作工，尙可以勉強生在世上。」

果然從那日起，這一羣男女，便各用所長，同心協力的辛勤工作。田園雖小，收成居然很豐了。巧梗容華雖謝，製造麵食，卻極精巧；波該專工刺繡；老婦人替大家洗衣；衆人當中沒一人安坐而食的。就連那丁香僧人，也成了個木匠，手藝精巧，品行端正，大非昔比。班格羅常向坦白少年道：「在這盡善盡美的世界中，凡事因果相承：如你不曾眷戀巧梗，被踢出堡城；不曾受宗教執法處拷打；不曾遨遊美洲；不曾手刃男爵公子；不把黃金國帶來的羊盡數遺失；你如今便決不會在此地吃佛手柑，樞子了。」

坦白少年答道：「尊論妙極，我們還是小心照管我們的田園罷！」

按福祿特爾「坦白少年」一書止此，常有以 Thorel de Campsignelles 所作之續編(Seconde Partie de Candide)合刊一處者，然以其非福祿特爾所作，事不容疑，故今亦不譯之云。

「坦白少年遊程圖」乃何東保君所繪，情載在雜誌時，印作紅色，不能製版，因懇柳一厘兄重爲摹繪。其凡例如下：(一)力趨簡明；(二)坦白少年經行之路程，以粗線表之，以矢示其方向；(三)班格羅、巧梗、老婦人等，與坦白少年時分時合，其所行之路，若悉繪出，則嫌過繁，非用諸色線不可，故悉從略；(四)凡坦白少年所經之地，圖中悉爲標出，地名一律以書中

譯名爲準。至地名之僅見於談話補敘，史事，而非坦白少年所身歷之地者，概不闕入。

按寫實派小說，與寫意派小說，爲小說中之二大分野。寫實派小說主於敘事，以精密詳贍爲尙；寫意派小說主於說理，以空靈跳脫爲尙。前者爲小說中之正宗，後者則其別派。凡小說中最大之傑作，類皆屬於寫實派。然寫意派小說亦自有其所長，今特表而出之：（一）寫實派小說，以其處處必須詳細描敘之故，無論其篇幅如何之長，範圍如何之廣，終不能將人生社會各部分各方面悉行包括，而有所偏重遺漏，其勢然也。（試以石頭記爲例自明）寫意派小說，則隨手拈來，輕描淡寫，略著一二語卽復拋開。故如本書「坦白少年」於人生社會之各部分各方面，得以具備無缺。上帝王，下逮娼妓，東至土耳其，西抵新大陸。讀者合而觀之，似於人生之真諦，社會之全形，尙較易領略而洞見也。（二）寫實派小說，最重結構。書中所敘，無論事之巨細，皆必爲理之所常有（Probable）勢之所必至（Necessary）故作者極不自由，而犧牲甚大。若夫寫意派小說則不拘乎此。只求意味深長，不慮荒誕不經；而作者如有佳思妙義，新詞雋語，均可立時收取而利用之。「坦白少年」書中，生者忽死，死者忽生，禍福得失，轉變俄頃，多年故人，一時都集，而不嫌其不合情理者，正以此也。苟以不合情理譏此書，則爲不善讀書者矣。（三）寫實派小說，其時地之關係甚深。（卽所謂歷史社會之背景）故在此國此時之人所視爲維妙維肖，入情入理之佳書，而彼國彼時之人，或直不能了解，因之不能贊賞。非學問知識廣博深厚者，未易讀也。而寫意派小說，以其不事深入，無沾無礙，故易超脫時地而無所拘囿。其普遍性較強，易於行遠而傳久。如「坦白少年」一書，福祿特爾爲快一己之恩仇，示我心之賞罰，業已牽入其時其國之事實人物不少。然苟加以相當之註解，則吾中國人無不能了解領會之者。故夫以上三者，皆寫意派小說最顯著之特長也。吾中國人士，讀「坦白少年」譯本，其有感興奮發，仿效其意其法，而作爲「中國之坦白少年」或「坦白少年游中國記」（前者寫一中國人。後者仍用彼德國之坦白少年。）者乎，企予望之！



## 查德熙傳 (Zadig ou la Destinée)

按福祿特爾所撰小說最重要者三種：一曰「坦白少年」，二曰「查德熙傳」，三曰「記阮訥與柯蘭事」。茲所譯之「查德熙傳」Zadig ou la Destinée: Histoire orientale (1747) 其大旨與「坦白少年」略同。皆以懷疑之意，譏刺之法，以攻訛宗教及上帝。夫以查德熙之才之德，人世所僅見，宜乎安富尊榮，以終其身；而乃動輒得咎，轉輾飄流，九死一生，其遇極蹇，其命極厄。邇歷種種禍患，因辱，舉非其罪。而彼龔鯁小人，恣爲惡行，喪廉失義，反致通顯而獲安樂。揆諸福善禍淫之例，則上帝之居心誠不可問。殆以世人爲兒戲，任彼顛倒播弄歟？抑故意倒行逆施，以獎惡而懲善歟？誠如是，則彼上帝安足受人崇敬，而虔心皈依宗教者，真至愚之人已！夫世事既如此變幻莫測，則其間只有偶然之機會耳，更安得有天命？此書以「天命」標題，（此書一名「天命」La Destinée）正以見天命之不可信也。

至此書之章法文筆，亦與「坦白少年」同，宜互相參證。此書亦用帷燈匣劍，指桑罵槐之法，雖標名東方故事，而所描敘攻訛者，皆當時法國情事。故書中所謂巴比倫者法國也；回教者天主教也；其他可以類推。而此書開卷處有沙提上皇后書，皇后雖爲阿刺伯蘇丹之妻，而實指法王路易十五之寵姬龐巴都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 也。又就全書言之，其主人查德熙蓋即福祿特爾自寓。查德熙 (Zadig) 命名之意，說者紛紛，或謂係宣示真理之人之義。凡此細微考證，

茲不具述。讀者可檢閱法文「福祿特爾全集」木郎氏刊本第二十一卷，本書之註，及 W. R. Price 所著 *The Symbolism of Voltaire's Nove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Zadig*) (一九一一年出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售) 一書，當知其詳也。

「查德熙傳」於一七四七年出版，原名 *Memnon*。次年再版，增入第十二、十三、十七各章，並改今名 *Zadig*。一七八五年 Kehl 刊本，又增入第十四、十五等章，是爲定本。又早年諸刊本中，載有福祿特爾戲擬查禁書籍委員所作報告如下：「竊本員素以文人學士知名。(意言資格甚合)頃細閱查德熙傳一書稿本，實覺其奇趣橫生，寓意深遠，雖於小說一道深惡痛絕者，猶不能不加讚賞。顧雖如此，本員仍擬將該書批駁，並力請當局迅將該書厲行查禁」云云。此段語意滑稽，意謂彼審查委員，於佳書非不能識別，而仍主禁止刊行者，毋亦奉行故事，希承上旨耳。此報告後來諸刊本均刪去不載，以其雖善爲譏刺，而無關宏旨故也。

### 上皇后薛拉氏(Sheraa)進呈查德熙傳表

維回教紀元八百三十七年按回教以穆罕默德由麥加出奔麥地拿之年。即西曆耶穌紀元後六二二年。爲其紀元。茲所言八百三十七年。當西曆一四年五。九。孟冬之月回教用陰曆十月有八日，臣沙提(Sadi)謹表上皇后陛下。伏維陛下仙姿麗質，見之

魂銷，思之腸斷，對之神怡。甃甃甃上，茵香枝頭，行步綽約，足不履地。臣雖欲吻香塵，親玉趾，而不能，且不取也。昔有賢人，當其生時，幸多閒暇，因遂消遣自娛，著成一書，顏曰『查德熙傳』。其書寓意深長，頗多言外之微旨。此福祿壽爾自贊也茲臣得其譯本，冒昧進呈，伏乞陛下誦讀而評定之。蓋人皆謂陛下正當妙齡，百樂遂心，容華豔麗，才德優長，稱頌於前者，听夕不絕，似不必更資學問，以成其全美；而臣獨深欽陛下靈心慧性，品鑑咸宜。臣嘗聞陛下推論哲理，其精深奧妙，遠非彼長鬚尖冠之牧師博士所能及。且陛下謹慎謙沖，和而能立，惠而有別，厚於親朋而寬於仇讎，不假驕矜之態，以顯其學問之博。雖才情富有，而言行端正，不流於惡。蓋陛下心地之純潔，與體態之美麗，相得益彰。故臣愚區區之意，以爲陛下於哲理已具根柢，若讀此昔賢之書，所得必多，非他人所可及，故敢以此書進呈也。伏查該書原作，係古迦勒底文字，陛下與臣皆未能識。茲幸得阿刺伯文譯本，乃昔人所造，以娛聖文神武之歐婁皇帝者。阿刺伯人及波斯人從事編撰『一千一夜』即天方夜譚『一千一日』等書，亦在此時。諸書譯就進呈後，歐婁皇帝深喜『查德熙傳』，而皇后則愛讀『一千一夜』。王詢后曰：『一千一夜』一書，毫無道理，何故喜之？』后對曰：『吾愛讀此書，正因其中毫無道理耳。』今臣

竊願陛下效法賢明之歐婁皇帝，而不類彼皇后也。且臣猶敢請者：尋常應酬談敘，其無道理，同於『一千一夜』而索然寡味，則尙不及彼書之可供娛樂。陛下如倦於酬對，而得片刻之暇，則可召臣趨前，談論哲理，臣之榮也。嗚呼！陛下之賢淑明慧，若使生與亞歷山大王同時，按 Scander 卽亞歷山大王，歷山大王之英武。特率其國之女戰士三百人。遠道往王腓力之子是也。爲阿馬森國之女主。按古阿馬森國 (Amazons) 之女主。名 Pthalistra。因慕亞見亞歷山大王。求爲其后。以又若使生與所羅門王時，爲示巴國之女君。按示巴 Sheba (Saba) 國之女王。聞所羅門生育英雄子孫。故此處云云。則不待爲后者之往求其王，而爲王者必將遠道來求后矣。臣敬祝明神，願陛下快樂不分，美麗弗減，幸福無窮！此表。按福祿特爾作此表之用意。無非假託「查德熙」以傳至法國者。然此乃女人慣技。固無人信其說也。

## 第一章 單眼人

當初摩押達王 (Moabdar) 在位之時，巴比倫城中住了一位少年，名喚查德熙。這人天性純

雖富有，卻能處處下克己工夫。遇事謙和審慎，決不裝模作樣，比倫當時人物，專一濫用口才，諠浪笑傲，信口雌黃，所以都對自矜才能人，蘇魯阿士他嘖嘖稱奇。他在蘇魯阿士一本書上就知道自負這件事，好像氣胞裏裝滿了風，刺了一下，便會發出狂風暴雨來。他平時對待婦女，不敢稍存輕蔑，也從不誇耀自己的情史。爲人胸襟慷慨，便是遇了知恩不報之徒，他總一樣博施。這樣便合了蘇魯阿士的古訓，所謂「狗子雖咬你，吃時莫忘他」了。

查德熙平時又喜與才士交遊，因此學問極其淵博。讀了古代迦勒底的科學書，那些自然科學和形而上學，就當時學者造詣所至，他都沒不精通。並且確信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與當時新說相牴牾。又信太陽是天體的中心，因此便引起一般著名的博士來反對，傲然指他異說聳聽，危害人心。如說太陽自轉，十二月爲一年，簡直有意背叛政府。查德熙聽了，既不動怒，也不鄙棄他們，惟有泰然處之罷了。查德熙多金廣交，像貌魁梧，而且心思縝密，志氣高超。一身既有諸般長處，自然以爲將來快樂不過。



竊願陛下效法賢明之歐婁皇帝，而不類彼皇后也。且臣猶敢請者：尋常應酬談敘，其無道理，同於『一千一夜』而索然寡味，則尙不及彼書之可供娛樂。陛下如倦於酬對，而得片刻之暇，則可召臣趨前，談論哲理，臣之榮也。嗚呼！陛下之賢淑明慧，若使生與亞歷山大王同時，按 Scander 即亞歷山大 Alexander 之別稱。即馬基頓爲阿馬森國之女主；按古阿馬森國 (Amazons) 之女。名 Thalestris。因慕亞王腓力之子是也。爲阿馬森國之女主，歷山大王之英武。特率其國之女戰士三百人。道途往見亞歷山大王。求爲其后。以又若使生與所羅門王時，爲示巴國之女君；按示巴 Sheba (Sabe) 國之女君。聞所羅門生育英雄子孫。故此處云云。則不待爲后者之往求其王，而爲王者必將遠道來求后矣。臣敬祝明神，願陛下快樂不分，美麗弗減，幸福無窮！此表。按福祿特附作此表之用意。無非假託「查德熙」以傳至法國者。然此乃文人慣技。固無人信其說也。

## 第一章 單眼人

當初摩押達王 (Moshdar) 在位之時，巴比倫城中住了一位少年，名喚查德熙。這人天性純

良，兼受着教育陶冶之功，年紀雖輕，家雖富有，卻能處處下克己工夫。遇事謙和審慎，決不裝模作樣，自矜才能。人見他聰明蓋世，並不像巴比倫當時人物，專一濫用口才，諛浪笑傲，信口雌黃，所以都對他嘖嘖稱奇。他在蘇魯阿士德的第一本書上就知道自負這件事，好像氣胞裏裝滿了風，刺了一下，便會發出狂風暴雨來。他平時對待婦女，不敢稍存輕蔑，也從不誇耀自己的情史。爲人胸襟慷慨，便是遇了知恩不報之徒，他總一樣博施。這樣便合了蘇魯阿士德的古訓，所謂「狗子雖咬你，吃時莫忘他」了。

查德熙平時又喜與才士交遊，因此學問極其淵博。讀了古代迦勒底的科學書，那些自然科學和形而上學，就當時學者造詣所至，他都沒不精通。並且確信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與當時新說相牴牾。又信太陽是天體的中心，因此便引起一般著名的博士來反對，傲然指他異說聳聽，危害人心。如說太陽自轉，十二月爲一年，簡直有意背叛政府。查德熙聽了，既不動怒，也不鄙棄他們，惟有泰然處之罷了。查德熙多金廣交，像貌魁梧，而且心思縝密，志氣高超。一身既有諸般長處，自然以爲將來快樂不過。

他已同一位女郎訂婚，那女子名叫石美如(Semira)。年少貌美，出身巨家，在巴比倫女流中推為第一。查德熙對他十分敬慕，女子對查德熙也百般用情。其時二人離結婚期不遠，某天，在巴比倫城門外一同步行。那地方長着不少的棕樹，把幼發拉底河兩岸點綴得頗為可愛。遠遠的忽見一羣人挾弓帶刀，向他們這壁廂走來。那班人乃是歐康(Organ)的門客，歐康是宰相的姪兒，平時倚仗他伯父權勢，無惡不為。論起他品德儀表，那件比得上查德熙，可是他偏要一人自視不凡。見查德熙到處受人擡舉，頗覺難堪。為爭這點場面，自然的心生忌嫉，便覺石美如處處可人，一定要設法把他奪來。

當時那班暴徒，捉住了石美如，用力過猛，反把他弄傷了。這如花似玉的美女，鐵石人原文作喜馬拉雅山見了也要魂消的，登時便流出血來。石美如兩眼望天，心中萬分慘痛，大呼道：「我的親愛夫君，我被強徒執定，不能和我心愛的人會面了。」石美如一心在那兒想念查德熙，毫不顧慮到自身的危險；查德熙也因愛增勇，拚性命要把他奪回。和兩名僕人好容易纔把暴徒趕走，把石美如擡回家中，已是渾身血污，不省人事。石美如眼一睜開，見了他的救命恩人，便道：「查德熙啊，我從前愛你，是

當你做未婚夫；今遭愛你，你是救我性命，保我名節的恩人了。」石美如因查德熙一番出死入生，感激之誠，幾於五體投地。所以他心中愛查德熙達於極點，對查德熙所講，真是銘心刻骨之言了。

石美如雖然受傷，所幸傷輕，不久即愈。查德熙卻因眼旁着了箭，傷勢十分沉重。石美如向天祈禱，祝愛人早日痊愈，日夜以淚洗面。眼巴巴的望他傷好了，好對自己顧視而樂。不料事出意外，查德熙眼旁生了膿瘡，看來更覺危險。當下差人到孟菲斯 Memphis 及京城 去請赫彌先生 (Horns) 診斷。赫彌先生原是著名外科，來時帶了不少的扈從。把病人診了一下，一開口便說查德熙定要損去一目，並把某日某時這一目變瞎，都預先說出。他道：「如病在右眼，我早已治好了；如今瘡在左眼，萬難見效。」巴比倫 全城的人，雖然替查德熙着急，卻對於赫彌先生 的醫道，無不深深佩服。誰知兩天以後，濃瘡出了頭，查德熙的目疾卻反治愈了。赫彌 這時已著成了一本書，說明查德熙目疾不治之故，送給他看。這書查德熙並不曾讀，卻趕忙打起精神，去訪他心愛的聘妻。

說也奇怪，石美如三天前早已下了鄉，查德熙回頭在路上更聽人說，石美如有言在先，生平對一隻眼的人，最是討厭不過，因此前天晚上已和歐康公子 結婚了。查德熙一聽，止不住昏暈過去，氣

憤填膺，幾乎把性命拋掉。在家患了好久的病，最後纔打定主意，扼住悲痛，說道：『我結識了官紳家的小姐，誰知這樣收場，此後我娶妻定揀小城鎮平民的女子了。』

查德熙因此討了阿梭拉(ANORA)爲妻。這女子身家清白，性質賢淑。結褵之後，兩人如膠似漆。查德熙對他無一件不滿；祇是一層，阿梭拉舉止輕浮，平時看見生得體面些的少年，便認定他們都是才德兼備。查德熙因這一點，頗覺阿梭拉不是。

## 第二章 割鼻

一天，阿梭拉自外邊步行回家，滿面怒容，口中連聲歎息。查德熙慌忙道：『愛妻碰着何事，誰給你氣惱呢？』阿梭拉道：『你如親眼看見適纔的事，準要和我一樣不快。我到高魯寡婦家裏，本打算去安慰他。因他兩天前，在牧場外小河旁邊，替丈夫修造了一座墳，指天發誓，要到丈夫旁邊守墓。祇要那小河一天有水流過，他便一天誓不攪回。』查德熙道：『好極好極，這種婦人愛夫出於至誠，可』

佩之至！』阿梭拉道：『嘻！你知道我去見他時，他在那兒做甚嗎？』查德熙道：『他怎樣的？』阿梭拉道：『他正在那裏掘土開溝，教那小河改道，往別處流呢！』當下阿梭拉因一時感情激昂，把那寡婦痛加辱罵，絮絮不休。查德熙見他自矜節操，心中老大不悅。

查德熙有一朋友，名叫凱度（Cato）。其人年輕貌美，阿梭拉以爲他品端學粹，頗加敬慕。查德熙一向待凱度極好，引爲心腹之交，送了他許多財物，並說以後還要大大的幫助他。

有一次，阿梭拉同一位女友到鄉間度了兩日，第三天回家。纔進門，家中男女僕人哭向他道：『主人昨晚忽然急病身亡，這話本不敢向主母直陳的，現在主人已在花園盡頭祖塋內埋葬了。』阿梭拉一聽大哭，手揪其髮，發誓殉夫。到了晚上，凱度向阿梭拉求見，兩人相對哀號不止。第二天，悲哀稍殺，兩人便在一桌用膳。凱度說起他死友遺下許多財產給他，如能和阿梭拉共同享用，益發妙不可言。那婦人聽了，起先不住滴淚，有些不快的樣子，既而也就表示承允了。這日晚餐，吃了許多時，比午餐更覺長久。兩人越談越親密，阿梭拉嘴裏雖讚揚他丈夫，卻又說凱度爲人比他丈夫更好，可算得十全無缺。

正吃得高興，凱度忽大嚷肝氣發作，痛不可忍。婦人一見，登時呆了，慌忙在粧臺前四下覓取藥汁，連所有的香水生髮油之類，都搬了出來。可惜這時赫彌先生已不在巴比倫，那婦人弄到萬分無奈，便連凱度呼痛的地方，都拏手去撫摩撫摩。當時慘悽悽的問他道：『你患這症覺怎樣呢？』凱度道：『這症每次發作起來，都把我弄得要死。惟有一件東西能醫我病，就是把纔死過一兩天的人的鼻子割下來，按在我身邊作痛的地方，包管沒事。』婦人道：『這可奇極了！』凱度道：『安諾德先生Mr. Arnott蓋用香袋子專治中風，像我這種治肝症的法子，何奇之有？』婦人聽凱度的話，好像有諷其時人也理，心裏又愛他不過，便決定去照行。便道：『我丈夫來世投胎，跨過奈河橋Le pont Tchinar的時候，亞賽天使Lucifer按橋及天使之名。皆福祿特爾隨意所造。而實諷耶教天主地獄之說也。給他一條窄路，也不難過去。因他轉世爲人，鼻子要短小一點了。』

那婦人當下取了一柄剃刀，跑到丈夫墳墓前，未免也淌了許多眼淚。隨手揭開棺材，要割他的鼻子。只見他丈夫四平八穩的睡在裏面，忽然將身子坐起，一手護着鼻子，一手止住婦人的刀。向婦人道：『你再不要向凱度哭，你想割我的鼻子，和人家開河引水，有什麼高下呢？』譯者按此章用意取材。頗與我國

舊制一田氏劈棺一相類。彼時東方劇本已流傳西歐。福祿特爾又爲介紹中土戲劇之第一人。此篇之作。或卽採田氏劈棺故事。然各國文學。心同此理。材料之偶合者。亦常有一之。究竟如何。則非余所敢知矣。

## 第二章 狗與馬

查德熙得了此一番閱歷，果覺阿威士陀經上所說的：「結婚後第一個月是蜜月，第二個月是艾草其味甚苦月，」一點不差了。阿梭拉這時性情煩暴，查德熙萬萬不能和他同居，只得將他休了。以後自己就專心研究宇宙間自然之哲理，以圖快樂。常道：「哲學的樂趣，真是世間無比的了！宇宙本上帝所造，算是一本大書，這書卻被哲學家讀了。哲學家發現了真理，就拿來據爲己有，終日涵養性靈，安心樂命。家裏也沒有愛妻要割他鼻子，你看好不好呢？」

查德熙理想如此，便隱居在幼發拉底河岸上一所村舍裏。他到了那邊，什麼一秒鐘橋洞裏流出幾立方寸的水，什麼羊月裏所落的雨比鼠月多，查德熙從不曾破費工夫，做這類無益的核算。意



彼不圖實利。不事應用。不關心。又好像怎樣從蛛網去紡絲，從破皿中製造磁器，他一總也不放在人世之經營。惟研學問而已。法國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不舉福祿特爾為該院會員。故福祿特爾深銜該會中心。尤恨Reaumur氏。此處Reaumur。即所以譏刺之。可見福祿特爾無處不用報復也。他所做的，祇是埋首考究動植物的性質。說也奇怪，不上幾時，查德熙就發現了動植物中間的異點，不下千百處。在別人看來，正以為彷彿相同呢。

一天，查德熙在小樹林中散步，迎面忽來了一個王后的太監，後面跟着幾名官員。一個個臉色倉皇，四下裏亂跑，好像發了瘋，又好像找尋失掉的甚麼珍寶一般。那太監向查德熙道：『小先生，你看見王后的狗子嗎？』查德熙恭恭敬敬的答道：『你所找的，是一隻母狗，並非公狗。』太監道：『正是。』查德熙接着道：『這隻是捲毛的獵狗，不久他還生了一窩小狗呢。他左足向前跛，耳朵很長。』太監正色道：『那麼先生已經見過這狗了。』查德熙道：『我從未見過，也不知王后有隻母狗。』兩人正在談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原來國王御馬房裏有匹良馬，在巴比倫城外荒野中脫了韁跑失，御馬夫官員等分頭追趕，心中着急萬分，正和那太監找尋王后的獵犬一樣。御馬夫一見查德熙，便問他可看見國王的馬不會？查德熙道：『這馬跑得極快，身高五尺，蹄極短，尾長三尺五寸，嚼環是

二十三成的金子作的，按 Carat 爲二十四分一之義。用以量貴金純雜之分劑者。茲所謂二一兩。攙合而製。蹄鐵卻是十一成的銀子打造。『按 Denier 爲十二分之一之義。用以量銀之純雜。一兩。攙合而製。蹄鐵卻是十一成的銀子打造。』按 Denier 爲十二分之一之義。用以量銀之純雜。即謂以真金二十三兩。與其他合金（如銅鐵等）攙合而製蹄鐵也。茲所謂十一成 Deniers 之銀者。即以純銀十一兩與其他合金（如銅鐵等）攙合而製蹄鐵也。

御馬夫聽說，忙問馬向何方逃走？現在何處？查德熙道：『我沒見過這馬的面，也不會聽人說起。』御馬夫和太監一心疑查德熙偷了御馬和獵犬，故意推託不知。當下便把他帶到法庭裏，判明須重受鞭打，終身發配到西比利亞受苦。判詞纔定好，那壁廂馬和獵犬都尋着了。法官沒奈何，祇得修改判詞，卻也不肯輕輕將查德熙釋放。便強罰他繳出四百兩黃金，治其「既見不說見」說謊的罪名。查德熙先繳了罰款，出來之後，便到大理院去上訴。

查德熙訴說道：『久仰諸位法官大人，聰明正直，鐵面無私；明鏡高懸，洞燭微隱。請細細聽小人的供詞：小人指天發誓，實不曾見國王御馬和王后的獵犬。只因那天我未遇見御馬夫和太監總管兩位大人之先，我獨在小樹林中散步，因見沙上有動物的足跡，就斷定是小犬從這裏經過。並見那足印與足印之間，沙上畫有小溝，痕迹隱約而細長。就知這犬乳頭下垂，前幾天定然生產過一胎小』

犬。此外凡是前爪的印子緊旁，沙上必有刮過的痕跡，也可推出這犬的耳朵必長，拖近地面。我又見沙上的爪痕當中，祇有一隻爪格外深而且顯，便想起這犬或許是個跛子了。再論到國王的御馬，諸位大人知道，我在那樹林裏散步，見地上有馬蹄鐵痕跡，距離的尺寸相等。我就一人自語道：「這一定是有馬跑過，這馬的步調，是再整齊沒有了。」維時我腳下走的路，不足七尺寬，剛巧樹上的塵土，被刮到兩旁，離路的中心，祇有三尺半。我就說道：「這馬的尾巴，一定是三尺半長；行起路來，尾巴左右擺動，就把樹上的塵土掃下來了。」我又見樹高成蓋，離地五尺，有葉子從幹上輕輕落下。我便斷定這馬觸了樹，馬身準有五尺高。再論到馬的嚼環是二十三成金子所作，這因嚼環曾在一塊試金石上磨擦，這試金石的性質，我已實驗過了。末後我又從馬蹄痕跡上看出那馬蹄在另外一石上踏過，一定是十二成純銀的重量。」

一班法官，見查德熙格物窮理，深入淺出，都大加驚異。國王和王后也知道了。由此查德熙聲譽鵲起，國內不論公私場所，人人都道着查德熙的名字。有幾位博士，雖然打量把他用火焚燒，照術士左道惑人的罪名重辦，但國王卻十分看重他。並傳旨把他罰出的四百兩黃金也發還了，派一大羣

吏胥律師警兵，打扮得齊齊整整的，送黃金到查德熙家裏。話雖如此，查德熙卻拿出三百九十八兩給他們，作爲公堂費用。跟來的人役們也紛紛需索小費，才算完結。

查德熙因自己好露鋒鏘，吃虧不小。就打定主意，下次如再遇同樣的事，定不把所見的向人吐露。叵耐不久便有件事出來了：刑部監裏有名囚徒，越獄逃走，在查德熙窗下經過。有人問查德熙這事，他回絕不知。但他確曾向窗外探視，衆口一詞，他沒奈何，便繳罰黃金五百兩。並按巴比倫的規矩，向法官感謝寬恕之恩。查德熙一人自語道：「樹林裏走過了御馬和王后的獵犬，有人在那邊散步，真真晦氣。站在窗子面前望一望，也就好險哪！爲人要求安樂，是何等的難事啊！」

#### 第四章 忌嫉小人

查德熙因遭人暗算，受盡淒涼，決計研究哲學，結交朋友，聊以自娛。他在巴比倫附郭地方，蓋有一所房子，點綴清幽，一切遊戲美術之品，凡爲文人韻士所喜的，無不具備。他的圖書館，每天早晨，凡

求學的人都可進去。一到晚上，就有不少的名士，在他家共膳。可是沒許久，查德熙便覺和學者來往，其中禍害不淺了。

蘇魯阿士德曾有律禁止人民食野狗肉，大家對這問題，爭辯得好生利害。有幾位道：『假如世上並沒有此種動物，那麼野狗肉怎好禁我們去食？』又有人道：『蘇魯阿士德既然禁止我們食野狗肉，野狗一定是有的了。』查德熙打算和解他們，便道：『如有野狗，我們便不食他的肉；如沒野狗，我們益發不食了。無論怎樣，蘇魯阿士德的話，都得依從的。』恰巧有位學者，曾做過十三卷書，論究野狗的性質。那人又是個牧師，立刻便到主教葉巴Yehor 按法國當時主教 Boyer (Ternin) 者。為皇太子之師。頗有權勢。屢請政府捕拿福祿特爾。福祿特爾深恨之。故茲顛倒其姓名。而造為葉巴 (Yehor) 其人。以諷辱之而洩忿云。面前，控告了查德熙。論起葉巴，本是迦勒底人中最愚蠢最狂悖的。聽了這話，巴不得替天行道，把查德熙用木椿刺死，好去開懷唱誦蘇魯阿士德的禱文。所幸查德熙的朋友凱度，見第二章去見葉巴，向他道：『皇天在上，請你不要治死查德熙罷。這人乃是當今大賢，他家後園裏養着野狗，卻從不會吃野狗肉。那和他作對，告發他的人，反是個邪教徒。竟大膽說野兔子足上分趾，身體清潔呢。』葉巴搖着禿頭道：『查德熙亂言野狗，那人亂言野兔子，二人都』

該用木椿刺死。」凱度見葉巴執定不依，沒奈何，便託一位入侍宮廷的貴家小姐轉圜。這小姐很受一般主教牧師們敬仰，會和葉巴私生一子。果然仗着這小姐的力量，兩人都開了罪。那班牧師們，不必說，自然心懷怨望，預料巴比倫將來註定滅亡，劫數難逃。

查德熙歎道：「世上的福利，靠着什麼呢？無論何人，都要殺害我，便是那人世所無的動物，照樣也能致我死命。」查德熙想到這裏，不由得把那班學者大加咒罵，一心改交社會上有聲有勢的人。就把巴比倫最闊綽的名流貴婦請到家裏，用極精美的酒席款待。酒席中間，還有許多的音樂諧談，拉雜助興。按諸查德熙爲人，便像結交朋友，揀選肴饌，並非因爭場面，帶着一團矜誇之心。他立身行世，專一腳踏實地，平時從不求人恭敬，人卻誠心對他尊重。

他家對門住着一人，名喚李麥司（Arimate）爲人心地邪僻，面目兇惡。居心既然叵測，對人還一味趾高氣揚，自以爲才華不可一世。其實人聽他講話，簡直掩耳欲走，誰願理他？他見自己不能馳騁當世，就痛罵世人瞎眼，不能鑒別英雄。他家雖然豪富，偏沒有人前來殷勤獻媚。每天晚上，聽見查德熙門首車聲磷磷，心中很覺難受。人將查德熙頌揚，他聽了更覺不快。有時查德熙並不曾請他，他

就到查德熙家裏赴宴。他一來不打緊，滿天的興致，都被拆散，正如古語說得好：『妖精喫過的肉，全帶毒氣。』他滿心要款待一位貴家太太，誰知那位太太不理他，一天反去查德熙家晚宴。又一次，他在宮中，正和查德熙談着話，旁邊走過來一位大臣，便請查德熙到家中晚飯，卻一聲也不問着他。

天下深仇毒恨，都由瑣屑細故而起。這位巴比倫忌嫉小人，以下均用此名由此生心要把那有福之人陷害。有福之人就是查德熙，當時的人都這樣喚他。蘇魯阿士德曾說過：『做壞事的機會，一天百次；做好事的機會，一年一次。』果然一天，那忌嫉小人去到查德熙家裏。適逢查德熙和兩位男客，一位女客，在花園裏散步。查德熙欲盡待客之道，偶爾信口諧謔，並無深意。忽然大家談到國王前番和背叛的諸侯海康尼侯（Hyrcaño）交戰，奏凱而歸之事。查德熙在那一戰當中，曾顯過一番武勇。當下不免將國王大大頌揚，又把那位女太太也連帶的稱讚一陣。隨即取出記事簿，不需思索，寫了四句詩，給女士讀。兩位男客請查德熙給他們一看，查德熙持躬謙謹，並為顧惜名譽起見，不好應允。因這詩本為那女太太而作，祇能給他一人寓目；況且率爾成章，並無若何價值。查德熙當下就把一首詩撕成兩片，拏來拋在玫瑰花叢裏，也就無人注意了。這時天上落下細雨，大家都進屋躲避。那位忌

嫉小人卻在花園裏四處搜尋，見着半頁不全的殘詩。說也奇怪，這詩雖然撕剩一半，意思卻極整齊連貫，句短而能押韻，並且中間有大逆無道，詆譭國王的話。詩如下：

罪惡滔天，

吾君孤立；

太平無事，

只此一敵。

忌嫉小人得了這詩，便可陷害道德君子，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忙把查德熙這首譏刺之詩獻與國王，國王大怒，降旨把查德熙下獄。連那兩位男客，一位女客，也一同入獄。法官並不容查德熙分訴，草草的把這案判決，定爲死罪。判決之時，忌嫉小人故意走到查德熙面前，大聲說：『你的詩毫無價值。』論理查德熙向來並不以能詩自負，不過無端的被人告發，屈受了叛國罪名；又眼睜睜的見三位男女朋友爲他下獄受罪，心中好生難過。並且記事簿是件不磨的鐵證，也沒法替自己申辯，巴比倫法律原是如此的。



查德熙處決的那一天，到場看他的人，紛紛擁擠，萬頭攢集。卻沒有人對他憐憫，祇不過來看熱鬧，瞧查德熙是怎樣的人物，能否泰然就死罷了。惟有他自己的親族，因查德熙家產都被抄押，不能承受，不能沾潤，因此尚不免悲傷。原來查德熙的財產，四分之一被國王沒收，其餘四分之一，卻賞給那忌嫉小人。查德熙眼看要正法了，忽一日，國王的一隻鸚鵡，從他的架上飛到查德熙花園裏，棲在玫瑰花叢上。那邊卻有一隻桃子，原被風吹，從近旁桃樹上落下的。桃子底下，還沾着一張紙，鸚鵡就把那桃子和紙，一併銜起，帶回宮去，放在國王膝上。國王興致勃發，讀了幾字，覺得不成意思，便知道這是一首七言絕句的上半截。他平時甚喜詩詞，心機靈巧，當下爲着這事，不住的思索其故。王后卻想起查德熙的半頁的詩了，便命人把那半頁詩取來。誰知兩詩一湊，簡直天衣無縫，成爲一首。查德熙的全詩如下：

罪惡滔天地軸搖，

吾君孤立萬鈞牢；

太平無事說歡愛，

按此詩極難譯。既須分爲兩半。合成一首。各皆密合原意。又須各自押韻。故茲所譯者。有一搖一字出韻。又一敵一應。作平聲。有悖七言絕句之規則。非得已也。

只此一敵尙在逃。

國王立刻降旨，把查德熙帶進宮中。他那兩位男客，一位女客，都令釋放出獄。查德熙全身俯伏在國王面前，自認信口狂吟，冒犯君上，叩求恕罪。國王王后見他吐辭雋雅，龍心大悅。着他再進宮一次，查德熙二次覲見，國王便大加寵幸。降旨把忌嫉小人的財產，全數移給查德熙。查德熙何能忍心收受，反把自己財產，一齊給了那忌嫉小人。忌嫉小人不無有點感激，又見自己財產未失，心中仍是快樂不題。

國王因此格外敬愛查德熙，禮遇優渥，凡事都和他商量取決。王后從那時起，也對查德熙十分垂青。可是愛之過甚，轉令人言嘖嘖，訾議王后的不是。這層與王后查德熙國王國體，妨礙正多。預伏第八  
章查德熙因此悟得人生希圖享福，真是不容易了！

## 第五章 慷慨之人

巴比倫有一佳節，每歷五年慶祝一次。按着此邦風俗，凡在五年以內，如有人曾做出極慷慨的行事，到了節期，便在大庭廣衆之中，把他的名字宣佈出來。王公貴人，牧師主教，便做裁判員。城裏的巡撫，職在管轄全境，他先將自己任內，民間所有的美德善行，搜尋出來，公之於衆，然後便由人民投票，再由國王佈告審定結果。百姓參與其盛，有從窮荒僻壤，不遠千里而來的。邀倖選着的人，由國王親手給他一隻寶石鑲嵌的金盃。國王給盃時，對他道：『你行事慷慨，得此獎品。我願諸天神祇，賜我許多黎庶，個個和你一樣！』此是舊俗不表。

到了佳節這日，國王陞了御座。四面簇擁了許多王公貴人，牧師主教，以及各國公使代表，前來觀禮的。這種盛典，並非像運動場裏賽馬角力，乃是道德的競爭，自然異樣光彩。單說那巡撫，提高喉嚨，把應得獎之人的姓名事蹟，一一宣佈出來。但查德熙讓產給那忌嫉小人，這樣豁達大度的事，他卻不以爲稀罕，竟一字未提。

第一件事他宣佈的，是指一位法官，斷了一件要案。案中事主被人冤屈，法官卻能平反其獄，把自己的財產，盡數贈與事主，其價值和事主所損失的財產相等。巡撫第二次又提出一位少年。這人

和一閨女極相愛悅，快要結婚了，誰知他的朋友某君，亦是眷戀此女，相思成病，奄奄待死。少年便把所歡讓給那朋友，並且還送他一筆嫁資。第三件巡撫提出的，是一名官兵。前次本國同海康尼侯見前章開戰時，這兵見敵軍搶去了他所愛的婦人，正在竭力奮鬥，要救那婦人出險。忽聽說幾步以外，另一隊敵兵，已把他母親捉去。他登時眼中流淚，拋下婦人，去救他母。等把母親救回，那婦人已是一絲兩氣了。他情不自禁，執刀便要自刎。他母道：『你如今一死，我一生便沒人養活。』那兵聽了，便不尋短見，一直侍母到今。

維時一班裁判員，都要把獎盃發給這官兵。只見國王攔阻道：『這兵和先前兩人，所行所爲，都極可仰慕。可是我聽了，覺得不算稀罕。昨天查德熙有件事，那真令我佩服之至了，我的寵臣柯呂，以事件我，爲我罷斥不用。朝臣見我怒責柯呂，都說我罷斥了他，還算寬仁，並把他平時劣跡，一一說給我聽。我問查德熙覺得柯呂爲人怎樣，查德熙反大膽替他迴護。像你們適纔提出的，如法官因理獄輸產；少年爲友失妻；兵士孝母而置所歡於不顧；這類事我在歷史上都聽說過。惟有當朝臣受逐，人君盛怒之餘，敢進直言替他申辯，不怕觸人君之怒。像這樣的人，從來卻不曾見過呢！以前提出的三

個人，每名賜給二萬金，金孟子我卻賞與查德熙了。」按此段頗似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事

查德熙見王大加寵錫，忙道：「君王在上，世間惟有陛下可以得這金盃。微臣膽敢違反聖意，蒙聖主不怒，陛下仁慈寬厚，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國王和查德熙當下受人頌揚，不相上下。法官，少年，兵士三人，在國王手裏，領了賜金，名字都刻在尙友錄上。查德熙卻得了金盃，國王亦受人遠近頌揚。那天慶祝的盛節，時間要比法律核定的長得許多。亞細亞洲至今還記得這椿盛事呢。查德熙道：「我現在方快活之極。」書中交代，他不久就要失望了。

## 第六章 宰相

國王面前缺了宰輔，就把查德熙擢任此職。巴比倫自從立國以來，從沒有這樣年輕的宰相。城裏的名媛貴婦，對這件事都極其稱頌。惟有一班朝廷大臣，卻十分懷恨。那忌嫉小人聽了這信，氣得

吐血，又把鼻子都鼓漲大了。

查德熙叩謝了國王王后，連鸚鵡也一併致謝。他向鸚鵡道：「鳥呀鳥呀，你救我性命，使我做了宰相。我被御馬和獵犬坑害，虧殺你成全我。一個人的命運，原來卻是如此顛倒。」他接着又道：「不費力得來的福祿，怕不能長久罷！」說到此處，鸚鵡就哼了一聲。查德熙聽見，好生驚訝。但他自己是博物家，決不信鳥會預說吉凶，立刻就坦然過去。

查德熙自從任職以來，日夕憂勤，人民都知法律森嚴，不敢違犯，卻並不覺得查德熙氣燄逼人。軍機處議論國事，查德熙從不干涉，便是大臣們和他意見相左，一味固執，他也從不動怒。有時審問案件，執行法官職務，無不根據法律，判定曲直。法律中有條文太苛的，他便斟酌減輕；如遇新奇案件，無成例可援的，他也會按照公理解決。其公正平允，簡直與蘇魯阿士德創造的律不相上下了。各國人士仰慕查德熙治國之才，就從他學會一句格言：「寧使有罪之人得釋，毋使無罪之人受刑。」查德熙常說：當初立法主旨，半在助人為善，半在警人改悔。人類把真理顛倒埋沒了，查德熙的主張，是要把真理重行表現出來。所以從他接任起，就大展其才。

恰好巴比倫有一著名商人，死在印度。臨死以前，把女兒嫁給人家，賠了不少粧奩。其餘的財產，給他兩子均分。此外還剩下三萬兩黃金，言明兩子中愛父最篤的，就把這筆巨款給他，因此爭持不決。長子替父親營了一座墳；次子便拏了一部分私財，替他姊姊添補粧奩。當時的人都說，長子是真愛他父親的了。次子愛其姊，未免過於其父，那筆款應當給長子。查德熙把兩子分頭喚來，先向長子道：「你父親不會死，現在他已將病治好，回到巴比倫來了。」長子道：「天啊！他的墳破費我不少了！」查德熙又喚次子到面前，同樣的告訴他。次子道：「天啊！我要把財產退還父親。但是我給姊姊的那一份，盼望父親仍舊拿給他罷。」查德熙對次子道：「你無庸還產，那三萬兩金子如今也歸你所有，你是真愛你父的。」

又有一富室青年女子，和兩位牧師發生戀愛。在兩人那裏聽講聖道，不到幾個月，就身懷六甲，快要爲人母了。誰知兩人一心都要討那女子爲妻，女子聲言道：「你兩人當中，是誰下種替國家造就國民的，我就認他爲夫。」這話一出，第一位牧師道：「這是我幹的事。」那一位道：「我前次獨享權利，他人何嘗染指。」女子道：「誰將來教育我小孩子最好的，我便認他是小孩子的父親。」女子

後來生了一子，兩位牧師爭着要把嬰孩帶去撫養，弄到不得開交，就到查德熙面前請求公斷。查德熙把牧師傳來，問道：「你教你們學生學些什麼？」第一位牧師道：「我教他文法上八品詞，論理，星占術，魔鬼學，和物性之異同，天命及質點之學說。」第二位牧師道：「我卻不然，我教他爲人公正，使人樂與之交。」查德熙判道：「不論你是否這小孩子的父親，我准你娶他母親了。」

又有一位米地亞（Media）總督，名喚伊拉（Ilex）。百姓們對他很爲不滿，常到查德熙面前來訴說。這人極有權勢，心地並不壞，算不得一個惡人；祇是他歎慕浮榮，甘心墮落，把聲名都弄糟了。他輕易不許人向他開口，更不許人和他反對，一種驕傲自大，沉湎肉慾，耽於逸樂的樣子，真是萬般描摹不出。查德熙一心要去改正這人品行，就假託國王之命，賜了他一名樂師，十二名唱工，二十四名吹笛子的。還賜他一位管家，隨身帶了六名廚夫，四名當差的。國王有旨，在先吩咐他們一切照樣去辦。果然第一天，伊拉睡夢纔醒，樂師就進了他臥室，唱工和吹笛子的都跟隨進內，唱了一支歌曲，足有兩點鐘的工夫。並且每隔三分鐘，都有合唱的疊句如下：

孰與較其功，

孰能衡其德。



猗歟吾總督，

悠然良自得。

歌唱完了，就有一名當差的演說了一陣，中間竭力頌揚總督美德。好笑這些美德，總督卻是一件都沒有。這篇演說有三刻鐘之久；說完以後，接着總督進膳，樂器便大作起來。一頓餐吃了有三點鐘，總督纔要開口，便有一名當差的道：『總督無論說什麼，都不錯啊！』他說話不到四個字，又有一位當差的道：『總督不錯呀！』總督偶然說幾句趣話，或者還未說出口，另外兩位當差的便同聲大笑，意思好說總督雅諳動人。吃完了飯，先前那支歌又唱起來。第一天，伊拉心想國王因他功高望重，特地做作如此，欲賞其功，好不高興。第二天，興味便稍減了。第三天便覺得厭倦；第四天便不能忍受；到了第五天，簡直痛苦不堪了。以後一天一天的，只聽見那合唱的疊句：

猗歟吾總督，

悠然良自得。

每天到了那時，就有人向他演說，不住的聽人說他不錯對呀！弄到萬分無奈，就上表國王，請求把那樂師，管家的等人一齊撤回。說也奇怪，他從此就不甚耽心聲色，也不好受人諂媚，反覺比從前快樂得許多。這正像薩都(Sadder) 參閱福祿特爾著 Essai sur les Moeurs 第十一章所說：『終日不斷的快樂，反不快樂

了。」

## 第七章 息爭

查德熙心思縝密，慈善為懷，大家無不敬之愛之，聲名因此一天一天大起來。婦女們爭相獻媚，不惜對他眼角傳情。人民見他斷案如神，都稱頌他秉公持正。研究科學的，尊重他的話有如神諭。牧師們比他賽過葉巴主教。見第四章他從前本有評論野狗的說話，人民如今不但不去控告他，連他自家半信半疑的事，都奉若金科玉律了。

巴比倫當初有件公案，鬧了一千五百年，還不曾了結。國裏的人因此分為兩大黨派：一派的人以為要進米斯雷神廟，Mithras 米斯雷乃波斯光明正直之神，須用左足先行；另一派人卻和他們反對，每進這廟，偏要用右足。大家因此眼巴巴的盼望到了聖火節，候查德熙出來替他們斷定一下。果然那天，一個個都注目看着查德熙的兩隻腳，全城的人都轟動起來。查德熙卻把兩隻腳並在一處，跳進寺裏。還演

說了一回，說明創造天地的上帝，從不愛憎偏頗。左腳進寺，和用右腳正是相同，不分甚麼軒輊。

那忌嫉小人夫婦，卻藉此詆毀查德熙。嫌他的演說詞，缺乏詞藻，不能使山鳴谷應。夫婦兩人道：「查德熙的話，枯澀寡趣，一點想像力沒有。既不能鼓盪山川，更不足震驚星斗，以上云云。暗指舊約中之文字。東方的文采，查德熙是太短少了。」論起查德熙平時的談吐，確是不尚詞華，力求簡當，以明白達意為主。平常無論上中下三等的人，沒一個不喜歡他。這中間的緣故，並非因他性情和婉，持正不阿，祇不過他是國家元老，名分所關，權勢所在，不得不擡舉他罷了。

此時卻有白博士和黑博士爭吵。白博士道：「人向上帝祈禱，冬天如身向東方，算是大不敬的事。」黑博士以為夏天祈禱，身向西方，必遭神譴。查德熙告他們無論向何方都可以祈禱，便輕輕將這場口角平息。

查德熙不論公私事務，都趕在早晨做完。騰下了工夫，就設法改良巴比倫的人情風俗。常命演戲為樂，演到悲劇，觀客們潸然涕泣。演到喜劇，大家又復哄堂。這種風俗，許久已不通行，今番因為查德熙提倡，卻又復興起來了。戲子們演到好處，查德熙犒賞他們許多禮物，暗中並不忌嫉他們才能。

一到晚上，便去陪侍國王王后消遣，就中王后尤覺快樂。國王道：「好一個賢宰相！」王后道：「這位宰相可愛不過！」兩人都想從前若誤把他絞殺，那真天地間極可恨可慘的事了。此外還有許多婦女，爭欲求見查德熙，實在他們並無重要事務和他相商，祇不過藉此瞻仰他的言論風采。忌嫉小人的妻子，第一個先來到，指着天神發誓，說他心裏如何厭棄他丈夫。丈夫天性猜忌，百般的虐待他，所幸神靈有眼，不給他聖火使他永生。那婦人告訴查德熙一大片話，末後便把吊襪帶墜在地上。查德熙恭恭敬敬的一把拾起，卻不會替那婦人束在腿上。有分教，查德熙因這點差錯，將來災殃磨難，都伏於此了。他當時何嘗留神到此，忌嫉小人的妻子便深深的懷恨在心。接着每天都來了不少的婦女，向查德熙求見。

巴比倫通鑑上有一段記載，說查德熙蹈非禮之行，從來只有一次。平時雖和婦女周旋，他總不甚在意，便處在倚紅偎翠之中，其心亦整飭不亂。有位女子姿首極佳，一向侍候安斯託王后（Artaxerxes）的，查德熙無意之間，和他交識。不過這位巴比倫女子，見查德熙待他不熱，祇有勉強自慰道：「這人便和婦女敘情求歡之時，看他的樣子，仍像有要事牽掛，他頭腦裏一定有不少事務了。」某

次，有兩三人正在談說情話，另外許多人都不會開口，查德熙不知怎樣，陡然叫道：『王后呀！』這巴倫女子一聽，心想查德熙此番愛我，故而神志清爽，喚我爲王后。既而查德熙無意中又把安斯託名字念出來，女子正在自鳴得意，便又以爲查德熙說他比安斯託還美。他就送了許多值錢的禮物，到查德熙宅中，然後便把查德熙對己垂青的樣子，和盤告訴忌嫉小人的妻子。原來二人本是閨中密友，忌嫉小人的妻子因查德熙眷戀別人，心中好生嫉妬。便道：『查德熙不肯替我捆上吊襪帶。我益發連這帶子不用了。』巴倫女子道：『你和王后用的帶子一樣，這帶子想是由一個地方買來的啊。』忌嫉小人的妻子出了一回神，無言可對，預爲下章伏線就去和他丈夫商量不題。

查德熙覺得自己接待賓客，或辦理公務之時，總有些心神恍惚，卻尋不出個原委，終日直是快快樂樂。如此便做了一夢：夢見自己睡在乾草上，其中的荆棘，刺得身上痛苦難挨。後來又睡在玫瑰花鋪滿的牀上，十分舒服，外面卻走來一條蛇，吐出那又尖又毒的舌頭，把查德熙的心舐傷了。查德熙醒來歎道：『我許久睡在乾草上，失意憂患之時如今又睡在花牀上，得意有福之時但毒蛇究竟是誰呢？』

## 第八章 嫉妬

查德熙處在快樂境界裏，功高望重，誰知反生出禍來。你道爲何？他終日和國王及王后安斯託相見，講話之時，一心要取悅於二人，因此他說的話，更外溫柔斌媚。其效用之大，正和珍珠首飾能平空添人若干風韻一般。安斯託見他青年風雅，腦筋裏便深深的有了一個印象。起初並不覺得什麼，後來不知不覺的對查德熙愛慕起來。查德熙於國於君，總算忠誠之極，王后不怕人議論，公然和他發生愛情，終日在國王面前說查德熙種種好處。便連手下用的侍婢，也向他們常提到查德熙。這班人自然隨聲附和，竭力頌揚，於是王后愛查德熙益發利害了。

他送給查德熙許多禮物，其中含蓄不少的情愫。本意是因他爲國勤勞，自己拿出國母身分，稱謝他一番。不料愛之至極，言辭之間，反像出於一位多情多義的婦女了。再論起安斯託容貌，要比那嫌棄單一眼男人的石美如，和割丈夫鼻子的阿梭拉，美得許多。平時舉止溫柔，未曾說話，臉上先就

飛紅。一對秋波，好幾次要使轉開去，卻偏生的都諷着查德熙。查德熙陡覺心血潮湧，自己十分喫驚，連忙竭力遏止情感，把那屢試屢驗的道德哲學，用來做個臂助。誰知不但不能產生效果，益發覺得自家懵懂糊塗了。這時他心裏公私交迸，理欲相爭，十分難受。好容易，勉強定住神，拋開雜念，卻不禁呻吟歎息，淚如泉湧。從此會見王后，說話之時，便不敢大意。眼睛上如同遮了雲霧，言語也急迫無緒，只是低頭垂目而已。有時情不自禁，看了王后一眼。見他珠淚盈眶，含情萬狀。當下四隻眼睛好像默默的道：『我們倆互相愛慕，只怕是結果不好。』現在可憐萬丈情絲，已把彼此纏繞，只是掙脫不去，如何是好。

查德熙離開王后，心上好像壓了一副極重的擔子，真是說不出的難過。精神激擾之時，便和盤的告訴他的朋友凱度。論理一個人創鉅痛深，不由的總要狂呼頓足，把他蹭蹬苦悶的樣子四面表現出來，查德熙現在就是如此。凱度聽他說完，就對查德熙道：『你近來的心緒，雖是百般隱匿，我卻早已洞若觀火。大凡感情總帶有跡象，不能向人掩飾的。好友，我既然能窺破尊意，你試想一下：你的心情，若被國王知道了，他多麼難受。他會不聞不問，裝作不知嗎？論國王爲人，就只是忌嫉一端，是他

一生過失。你是研究道德哲學的人，出類拔萃，自然能把你的情欲，設法遏止。可是安斯託是個婦女，一不小心，臉上便是證據。等給人知道了，他自己還不信呢！一個人的神色，何等要緊。他自以為胸懷坦白，誰知卻是老大破綻，自今還昏瞶不知，我真替他捻一把汗了。總之，你若要遮人耳目，最好還是向王后通情。愛情這樣東西，勉強壓下去，反留出痕迹。及至達到成功滿足，倒容易遮瞞了。」查德熙心想國王是大恩人，豈可依凱度之勸，如此胡行，悚然不敢。從此好像做了虧心事，格外的忠誠事主了。

如今且說王后一心愛慕查德熙，常常提他的名字。一開口，就紅暈雙頰。有時在國王面前談到查德熙，未免神色驚惶，言語錯亂。查德熙偶然出外，他就百般的不自在。因此國王頗為疑慮，眼裏看見的情狀，自然信之無疑；便連未曾目覩的事，也會推敲猜想起來。他想到：「王后的拖鞋是藍色，查德熙的鞋子，如何也是藍色；王后身上繫着黃絲條，查德熙如何也帶一頂黃帽子。」種種怪想，不一而足。從此心中懷着鬼胎，漸漸由疑生信了。國王王后面前使喚的一班內宮侍婢，終日和二人相處，一舉一動，無不清楚。安斯託宅心慈善，摩押達王猜忌性成，誰都知得透切。



這時忌嫉小人命他妻子，將他的吊襪帶呈給國王，式樣和王后的一般無二，並且也是藍色。回

第七章 國王一見，心裏不暇思索，只是要報讎雪恥。打定主意，要在一天晚上，把王后毒死。天明的時候，再把查德熙活活絞殺。主意已定，便吩咐一個秉性殘忍的太監，如此這般去行事。國王寢殿裏原有一個粗使的矮人，人家當他既聾且啞，其實非聾。平時國王有令，準他在宮中隨處行走，因此不論大小秘密的事，他都目擊其狀，好像一頭家畜一般。這人對王后和查德熙本極忠心，聽見二人要處死，心中又驚又駭。維時國王密諭已下，二三小時以內，便要奉行，如何是好。矮人平時不會寫字，卻長於圖畫，畫出各種人物，維妙維肖。那天夜裏，就王后看得懂的，趕緊繪成一圖。圖的角上畫了一個國王，滿面怒容，正在吩咐一名太監。另外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根絞索，一隻酒盃，吊襪帶黃絲條都在一旁。正中畫着王后，倒斃在宮女臂膊上，查德熙便在王后腳下絞殺。並且遠遠的天邊，隱現着一輪紅日，意思好說天剛破曉，行刑時辰便到。

矮人將這圖畫完，如飛的跑到安斯託的一名宮女房裏，把他喚醒，打手勢教他趕快把圖送給王后。果然夜半裏有人敲查德熙的門，查德熙慌忙醒轉，便接到王后的一封短札。查德熙拆看時，兩

手發抖，心中疑是夢境。誰知他讀到『速逃生，否則汝將被執處死。余以愛情與黃絲條之關係，諭汝速逃。余所行非誤，然行將以罪名喪生。』一番驚恐，一番失望，真出意料之外。這時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慌忙把凱度請來，也不言語，便把信遞給他看。凱度催他依王后的話，急速逃生，到孟菲斯 Memphis去。並道：『如你此時去找王后，益發是促他死了；如去見國王，請求緩頰，亦是於王后不利。王后的事，一切有我照顧，你放心逃生去罷。我在外揚言，就說你往印度去了。我不久便趕來見你，把巴比倫這邊的事，說給你知。』凱度不敢怠慢，立刻去備了兩匹單峯駱駝，牽到府中後門。查德熙此時已嚇得半死，凱度只得把他扶上駱駝，祇派一名心腹僕人跟隨他。凱度既悲且懼，眼睜睜的看他好友別去。

查德熙一口氣走到一所小山面前，這山看巴比倫如在目前。查德熙立在山頂上，回頭向王后的宮中注目下視，不覺昏暈過去。定住了神，止不住撲簌簌下淚，恨不得早死。好久方把念王后的心略略放下，便大喊道：『我已受過兩個女人欺了。這第三個女人，既賢且美，生生的又要斷送性命。人生是什麼？道德對於我究有何用呢？我做了好事，結果反遭惡報。發達得愈高，敗運起來，格外可怕。如

我像別人一樣奸滑，反可常保快樂了。」查德熙想到這裏，不覺眼前發黑，臉色轉青，心如死灰槁木，便一直向埃及走去。

## 第九章 婦人受責

查德熙趁着星光趕路，獵戶天狗星，便照着他直向剛奴柏港口走去。或云。此處原文之 Port 應作 Poie。是則剛奴柏

(Canopus) 者。非埃及之一商埠。乃南方之一星宿之名。此句之意。但謂查德熙向南行而已。編者註。他想起天上諸多星宿，何等渺小，卻發着

如許光華。地球在宇宙之中，不過一個極微質點，然在俗眼看來，好似廣大無垠。查德熙想到這裏，又不禁感歎到世界人類，終日相爭，正好比一粒塵土上，諸多微蟲，在那裏互相吞咬一般。查德熙當下曠觀宇宙，滌除愁煩，哀吾生之須臾，渺滄海之一粟，頓覺茫茫大千之中，實有亘古不變之原理。想到此際，便將過去的煩惱一齊拋卻。可是剎那間，回顧自身，再把心頭事一提，又好像天地之間，祇有我查德熙受苦與安斯託王后被害兩件事。說不盡那時思潮更迭，忽上忽下，忽而解脫，忽而纏綿。

一路想着，便已行抵埃及邊境了。僕人已早走到村裏，尋覓寓所。查德熙正往村前花園行去，忽見離開大路不遠，有一婦人，十分狼狽，大聲呼救。後面有一個男人，惡狠狠的緊跟着。這人在查德熙先一步，已走到婦人面前。婦人登時跪倒，緊抱那人雙膝，由那男人儘情打罵不休。查德熙聽婦人聲討饒，又見那埃及男人拳打腳踢，這般兇暴，一心以爲婦人不貞，男子妬姦罷了。誰知走到面前，纔見這婦人生得十分妖嬈，有點和安斯託王后相像。查德熙便不由得痛恨那埃及男子，對婦人不免憐惜起來。婦人哽哽咽咽的向查德熙哀號道：『我要遭這野蠻人毒手了，請你救我的命罷！』查德熙聽婦人哀號，慌忙插身到二人中間。他本懂點埃及話，就說着埃及話，向男子道：『先生，你如稍具仁德，對這樣美女，應該知道憐惜。他現在躺在你腳下，除了流淚嗚咽，無法可以自保。這樣天地間一個尤物，你能如此虐待他嗎？』那男子一聽，格外發怒道：『這還了得！你原來又是他的情人，我也要向你報仇。』說到這裏，就把揪着婦人頭髮的一隻手丟開，放走了婦人。隨即抓着一柄長槍，向查德熙條的刺來。查德熙是個心思寧靜的人，不比那男子正是一團怒氣，便不慌不忙的輕輕避過，隨手把男子的槍頭執定，兩人拚命爭奪，卻把一枝槍折成兩半。這埃及男子拔出寶劍便刺，查德熙也拔

劍相迎。兩人惡戰起來，埃及人不住的揮劍亂砍，恨不得一劍把查德熙殺死，查德熙卻都從容招架。這時婦人坐在一塊草地上，輕整雲鬢，靜心觀戰。埃及人身強力大，好像一個人發了狂，亂舞亂擊。查德熙反處處使巧，沈機待變。果然一刻兒查德熙向敵人乘虛迎頭一擊，便把那人手中兵器擊落。埃及人怒不可遏，正要使用全身力量撞過來，卻被查德熙緊緊握住，摔倒在地。查德熙一腳踏着那人身軀，用劍指着他的胸口，說我現在饒你性命。不料埃及人盛怒之下，竟然抽出短刀，猛把查德熙戳傷。查德熙忍無可忍，用劍向他胸中刺入。埃及人狂吼一聲，不曾掙扎片刻，登時死了。查德熙隨即走到婦人面前，恭恭敬敬的向婦人道：「這無禮男子，逼着我不得不殺他，總算報了仇，救夫人出險了。夫人，你如今還有事用着我嗎？」婦人道：「我要死了。你這光棍生生的把我的情人殺害，我恨不得把你心剝出來。」查德熙道：「夫人，你以他爲情人，可謂奇極。他方纔惡狠狠的打你，你向我求救，我來救你，他恨不得把我一併刺死。」婦人長歎一聲道：「我巴不得他現在還活着能打我。我本該受責，他眼中不能容我，也是理所當然。天啊！你這人若替他死了，他再能像適纔打我，那真求之不得了。」查德熙聽婦人的話，心中又驚又怒，異乎尋常。向婦人道：「夫人，你雖然出落得這般美貌，照

你這般乖僻行爲，便該由我痛打你一陣。可是我那裏幹得許多呢？」

查德熙說完了，便跨上駱駝，向村裏行去。走不上幾步，聽見後面騰騰滾滾的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四名公差，騎着快馬，如飛的由巴比倫趕來。當中一人，見了先前婦人，便道：「這就是逃走的王后。安斯託也。應前章。並爲第十八章伏線。他和我們圖形上面畫的，十分相像。」這四人並不留意地下死屍，祇是趕急上前，把婦人捉住。婦人不斷的狂喊着查德熙道：「恩人，再救我一次罷。我責備你，是我的不是。你如救我的命，我願死心塌地從你終身。」查德熙今番無心再出死力，去救他命，便答道：「你去求別人罷，不要再騙我了。」查德熙因適纔傷重流血，自家性命要緊，並且這四名巴比倫公差，說不定便是摩押達王派來追拿的。查德熙心中頗慌，便火急的趕往前村。一頭走着，心中好生疑惑，巴比倫會有四名公差來捉這婦人，並且婦人會如此怪僻，更覺難解。

## 第十章 奴隸

查德熙進了埃及村莊，就被許多人圍繞，一個個大嚷道：「這就是拐帶梅素芙(Missouf)。」即第九章

受貴打殺死崩道斐(Cleofa)即第九章貴打婦人而的正犯。爲查德熙所殺之人。查德熙道：「諸位先生，皇天保佑

我，決不使我拐帶梅素芙。那婦人恁般水性楊花，我何敢沾染他。至於崩道斐，我和他動手廝殺，爲的是保我自己性命，並非立意要害死他。他忍心毒打那婦人，我求他釋手，他反要殺我了。我是外鄉生客，到埃及來避難的。諸事還承望你們保護，何敢拐帶婦女，逞兇殺人呢？」那時代埃及人極其公正和平，便把查德熙引到裁判所，替他裹好傷口。把查德熙和跟他的僕人，分頭審問了一次，探求此事的真相。結果大家都說，查德熙決不是個刺客。但他既已犯了殺人的罪，按諸法律，應該淪爲奴隸。查德熙的兩匹駱駝，便被大衆賣去，由村人共沾其利。帶來的金子，也被居民公分。他和跟從的僕人，便都在市場上插標出賣。

這時有一阿刺伯商人名喚賽都(Waddu)，出重價把查德熙買去。那僕人因能作苦工，賣價比主人還大，兩人身價懸殊，查德熙的地位，反在其僕之下了。當時一根鍊子，繞着兩人腳跟，一路細縛着，帶回商人住宅。查德熙在路上還安慰他僕人一陣，勉其少安毋躁，凡百忍耐。查德熙不知不覺的又

涉想到人生了，他道：『我的厄運，如今已波累及你了。我屢次遭逢不測，見了獵犬的足跡，就要罰款；見前第爲着野狗，幾乎在木樁上受死刑；做詩讚美國王，無端的被綁赴市曹斬首；均見第王后身上三章繫着黃絲條，我就幾乎受人絞殺。在此地又因一個蠻漢打他的情婦，和你就都淪爲奴隸了。話雖如此，我們總不要灰心短氣，此事未必永久如此。阿刺伯商人，個個都需奴僕使用，我既是個人，便不當做奴僕嗎？並且這商人不見得是刻薄寡恩，他要靠奴僕做事，總不致虐待我們。』查德熙口裏這般說，心底裏卻只想着巴比倫王后的命運。

兩天以後，這商人賽都，帶了奴僕駱駝，動身到阿刺伯沙漠去。他同族的人，住在霍萊（Horeb）沙漠附近。這一條路，既長而又難行。賽都在旅程中，照應查德熙的僕人，比照應查德熙更要周到。這因那僕人善於裝載駱駝，所以在兩人中，未免分出厚薄來了。未到霍萊前兩天，一隻駱駝死了，就把那駱駝的身馱的貨物行李取下來，分給奴僕大家扛着。各人的肩背上因此都添了重擔，查德熙自然也在其內。行路的時候，大家僵僵着身軀，好生難看。賽都見了，止不住笑將起來。查德熙便把諸人身軀前俯，和力重平衡的道理，講給他聽，那商人心中立刻對查德熙起敬，不敢小覷他。查德熙見主



人動了好奇心，便一五一十的，把等體積物質的比重，以及幾種有用走獸的習性，和怎樣使他們爲人服役做工的法子，說給賽都聽。這一來，賽都看查德熙簡直同聖人無異。從此另眼看待，不敢再用主僕身分。

趕到了他的故土，賽都第一件事就是向一猶太人索債。這猶太人曾向他借去五百兩銀子，當時有兩人作中證，可巧這兩人都已身死，猶太人便賴說借債無憑，不肯償還。他欺騙了賽都，用了白銀，心中好不快活，感謝上帝。賽都就把這難事交查德熙去辦，查德熙這時算做了賽都的參謀了。查德熙問賽都道：「你在甚麼地方借五百兩銀子給這歹人？」賽都道：「在靠近霍萊山的一座大石上交款的。」查德熙又道：「這猶太人是怎樣的一個人？」賽都道：「他是有名的光棍。」查德熙道：「不是這話。我要問這人的性情，是粗魯急躁？還是個謹慎周詳的人？」賽都道：「他在賴債的人之中，算是頂急躁的。」查德熙道：「如此便好，讓我替你在法官面前辯訴。」果然他就告了那猶太人，提到法庭聽審。

查德熙向法官道：「大人公平正直，明鑒萬里，請在上聽小的一言。這人欠我主人索取五百兩

銀子，他現今強賴不肯償還。」法官道：「你有證人嗎？」查德熙道：「證人已死，另外卻有一塊大石頭，是當初在上面數錢的。大人如肯派人將大石取來，便是老大證據。我和被告一直留在此地，等石運到定奪，搬運費便由我主人賽都認出。」法官道：「如此很好。」

說着，就暫擱下這案，仍然辦着別的公事。坐堂完了，向查德熙道：「石頭還未運來嗎？」猶太人笑將起來道：「大人須等到明天，石頭纔運到呢。這石離此地何止六英里遠，擡時要用十五個人，方能轉動。」查德熙當下大聲道：「我不是說石頭就是證人嗎？被告既然知道石頭的所在，這五百兩銀子，原本在上面數的，他不啻自己承認了。」這話一出，猶太人臉上飛紅，便不敢不把真情吐露。法官吩咐把猶太人綁在石頭上面，不給他飲食，等到還了五百兩銀子，纔許放回。果然沒幾時，銀子如數還清。查德熙自從此事以後，全阿刺伯的人都尊敬他，聲名洋溢，石頭因此也受人紀念。

## 第十一章 火葬殉夫

賽都從此十分敬重查德熙，就與他結爲契友，形影不能相離，和先前巴比倫國王一樣。查德熙見賽都無妻，自己頗覺安心。因前此由於王后而惹禍也。見第八章。並且賽都性情溫厚，持躬清正，算是個正人君子。祇是一層，他遵守阿刺伯舊俗，專一敬拜天體，如日月星辰之類。查德熙殊不謂然，有時和他談到這層，說話之間，好生謹慎。查德熙對他說：「日月星辰，都是些物體，好像樹木石頭一般，不值得我們敬拜。」賽都道：「這些天體，都是歷劫常存，人類靠着他，得了不少福利。自然界受取精靈，四時賴以調節，並且同我們相隔不知有幾多遠，我們怎能不敬拜他呢？」查德熙道：「你販貨到印度，須經過紅海，紅海給你的利益更大了。他不是和星辰一樣悠久嗎？如你喜歡敬拜遠的物體，那在世界盡頭的恆河流域的原文此字係古孟加拉與恆河口之間之民族之義大陸，你也該敬拜了。」賽都道：「不然，不然，星辰光華萬里，我何敢不敬拜他。」

到了晚上，查德熙在吃晚餐的帳棚裏，點了無數蠟燭。賽都纔進帳，查德熙慌忙跪在燭光面前，喃喃的道：「萬劫不壞，輝煌明亮的發光體啊！求你降福於我，永遠無盡！」祝告完了，就入桌進餐，毫不留意賽都。賽都驚問道：「你做什麼？」查德熙道：「我和你一樣，我敬拜了蠟燭，便連蠟燭的主人

和我的主人都不在意了。』賽都方纔明白查德熙所設的譬喻。從此受他感化，再也不破費香燭，敬拜宇宙間一切物體，祇去拜那永久常存的造物主了。

那時阿剌伯盛行一種怪風俗，此俗本由司塞種的國裏傳來，藉婆羅門教之力，大盛於印度，漸次流行於東方各國。凡是女人家遇着丈夫死了，爲妻的要得節烈之名，常在衆人前自焚而死，並須死在丈夫屍骸之上，算是一件極尊嚴的盛典，稱爲嫠婦火化。如一部落裏，這樣燒死的婦人愈多，那部落便愈受人尊敬。賽都部落裏有一阿剌伯人去世，拋下妻子，名喚阿摩那（Almona）。秉性堅貞，便奉行故事，特地宣布了時日，預備縱身赴火。到時鼓角齊鳴，以助聲威。查德熙便對賽都說：『這樣惡風俗，與人類幸福相背。那葬身火窟的青年寡婦，大可再醮，替國家造就國民。否則如已有子女，亦可撫養之至於成立。』查德熙當下痛言這種野蠻風俗必須革除。賽都聽了，答道：『婦女們自願焚身，此事行了何止千年。天經地義，誰敢輕言更改呢？況且卽是弊端，爲日已久，便可寶貴，何必革除。』查德熙接着道：『生人理性，比古禮還要久遠。你去和會長們商量，讓我去見這位年輕寡婦。』

查德熙果然見着了這婦人，先竭力擡舉他一番。稱贊他仙姿麗質，容華絕代，可是這副容貌，縱

身蹈火，太覺可惜。末後又說佩服他義烈勇敢，爲夫全節。向他道：『你丈夫在世時，夫妻之間，一定是非常恩愛的了。』那阿刺伯婦人道：『不對不對，我丈夫既野蠻而又忌嫉，我與他相處，實在萬分難過。可是我殉夫火葬一層，是毅然決然要行的了。』查德熙道：『照你所說，烈焰焚身，想是一條極快樂的事了。』婦人道：『說那裏話，這事何等可怕，還有甚快樂。我是個貞潔的人，寧可茹痛而死。我不這樣做，名譽敗壞，真要被千萬人恥笑了。』查德熙聽言，便知這婦人盡節，完全是顧惜虛名，厄於世俗之見，爲人而死。當下便勸說了好久，使他知人生之可樂，並且殷勤獻媚，使婦人對自己傾心移情。末後查德熙道：『如你不爲虛名焚身，你便如何呢？』婦人道：『噢！我正想求你娶我爲妻。』

查德熙一心記掛着安斯託王后，婦人的情，那裏放在心上。便立刻去見各部酋長，說明始末，因由。請他們頒布法律，嗣後所有民間孀婦，須於本夫死後，守候一年，並須與少年男子秘密會晤一次，方許焚身盡節。有分教，阿刺伯從此便沒有婦人自焚的事了。這種野蠻風俗，流傳已久，被查德熙一旦革除，他一人之功，可真不小，因此上他便做了阿刺伯全國的恩人了。

## 第十二章 晚宴

賽都因見查德熙聰明不過，下次赴巴索拉（Bassora）趁集之時，就帶他同行。這巴索拉乃是一個大商埠，地球上各處豪商巨賈，都常去的。其地各國商旅雜處，人煙稠密，查德熙見了，頗覺高興。在他眼中看來，偌大的宇宙，好像是一個大家族，在巴索拉聚會一般。

次日，查德熙便有人邀去吃飯。同座的有一位埃及人，有一從恆河岸邊來的印度人，又有中國人，希臘人，色勒特人（Scythians），以及幾位由他處來的。這班人常航海到波斯灣，因此學得一口好阿刺伯話，不致語言隔閡。說話間，埃及人怒形於色道：「這巴索拉地方，真是可厭不過。我打算向人借一千兩金子，有最好的抵押品，總沒處去借。」賽都問道：「這怎樣一回事？究竟你用什麼作抵押，被人拒而不借呢？」埃及人答道：「我以我姑母一身作抵，我姑母是埃及及最名貴的婦人，常伴我出門旅行，死於此地。我已把他的遺體，製成最精美的乾屍。即所謂木乃伊。可在我國裏，祇要持此向人借

錢，無論需多需少，沒有人不肯。現在居然千兩金子，都沒處設法。」

這埃及人雖然盛怒，當時還取了一隻味極美的煮熟的鳥，正欲吞啖。便有那印度人，一把執着他手道：『你做什麼？』問時聲音好不悽楚。埃及人道：『我要吃鳥。』這從恆河岸旁來的印度人道：『你姑母已死的靈魂，或許轉入這鳥體內，你總不該冒險吃你姑母的肉罷。烹殺禽鳥，原是違反天意啊！』埃及人道：『你談天論物，簡直胡言亂道。我們一向拜牛，但還是吃牛肉。』印度人道：『你們埃及人拜牛麼？這如何可行！』埃及人道：『拜牛實有其事，我們國裏行此已有十三萬五千年，並沒有人因此犯過。』印度人口呼哎喲道：『十三萬五千年麼？你未免言過其實了！印度開化不過八千年，我國自然比你國還古。當初婆羅門禁止我們吃牛，其時你們還不曉得火炙牛肉和殺牛祀神呢？』埃及人道：『你們的婆羅門，如和我們的神牛（*Apis*）相比，簡直是個古怪動物。婆羅門建過什麼功業呢？』印度人道：『婆羅門教人讀書習字，又發明象棋，至今世人稱道不衰。』

當時有一迦勒底人坐在印度人身旁，開言道：『你話錯了，這些好處全是魚王（*Oannes*）送給我們，我們只應當尊敬他。大家知道，他原是一個神物，有金的尾子，美麗的人頭，每天出水三小時，

到陸地上講道。他的幾個孩子，個個都做了國王，我家裏有他的像，還必誠必敬的對他行禮。總之，牛肉多吃無妨，如烹魚便是逆天大罪了。你們兩人，都生在新造之邦，根基淺薄，配不上和我談論。埃及國算起來，不過三萬五千年，印度也只有八萬年，可是欲追溯古歷，我們已有四十萬年了。如今信我的話，不要冥頑不靈，自甘愚魯，你們各位我都要贈送一張魚王的像呢？」

那北京來的中國人，當下插嘴道：「我對於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臘人，色勒特人，婆羅門神牛，以及魚王，都極端崇拜。可是一層天與理二字，其價值之大，比甚麼牛啊魚啊，不見絲毫減色。至於我的本國，卻不願多說。我中國國土之大，和埃及，迦勒底，印度三國總面積相等。再講到立國久遠，我也不必和你們爭辯，但求人民安樂便好，何必計較立國之久暫。若說到曆書一層，全亞細亞洲都要到我國就教。迦勒底人還不知道用算學，我們早有很好的曆書了。」

維時，希臘人大嚷道：「你們這班蠢材，渾沌本萬物之根原，形質乃世界所由起。此事不知，還可<sup>以嗎？</sup>」希臘人說了好半會，後來色勒特人便把他話頭打斷了。這色勒特人當別人爭論的時候，他不住的舉盃痛飲。這時忽然自作聰明，力陳世上除色勒特古教的軍神（Teutath）和長在橡樹



上的寄生樹而外，沒有什麼事可以值得討論，他的衣袋中常帶着這種寄生樹。又說塞種人 (Soy things) 是他們的祖先，算是世上最誠實的民族，當初雖然吃過人，但不能因這一點，大家就不去尊敬色勒特人。現在如有人說色勒特教的軍神不好，他便要痛快教訓他一番。

當時大家口角，愈爭愈烈。賽都心中着急，恐怕再過一息，就有比武流血的事發生。查德熙本緘口不言，此時忽地立起，先向那最激烈的色勒特人搭話，稱贊他立言確當，並向他特意求討一塊寄生樹佩帶。對着希臘人，便極力誇獎他口若懸河，長於辭令。如此逐一敷衍，把大衆的氣稍平一下了。中國人本是最講道理的，查德熙便和他說得最少。然後卻對大衆道：『諸君，你們意見相同，爭論的什麼呢？』大衆聽說，自然高聲反抗。查德熙向色勒特人道：『你們並不敬拜寄生樹，所拜的祇是那創造寄生樹和橡樹的神靈。這話對不對呢？』色勒特人答道：『自然是，何消說得？』查德熙又向埃及人道：『你們不是拜牛，實是敬那賜給你們牛的牛神，這也對嗎？』埃及人道：『自然如此。』查德熙接着道：『那創造海洋和魚類的尊神，是不是魚王的上司？』迦勒底人答道：『這是一定的。』查德熙又道：『印度人和中國人都承認有一先天原理。希臘人適纔所發的偉論，我不甚明白。可是無』

論如何，形與質所依附的神明，也該承認其存在罷。」希臘人經這一番恭維，便開言道：「先生所說，正中下懷。」查德熙接着道：「你們意見原本相同，何須嗷嗷爭辯呢？」這話一出，大家就都覺興高采烈，爭着和查德熙握手不題。

賽都把帶來的貨物，都用高價賣出，得利不少。然後帶着查德熙，回到自己本土。一到那邊，查德熙便聽說自己此番外出時，被人在法庭控告，並已判定罪名，須用火刑，慢慢的燒死，不禁大吃一驚。

## 第十三章 幽期密約

原來查德熙往巴索拉去後，一班祭司僧侶，便決定要懲治他。卻因向例每逢青年娶婦火葬殉夫，所遺金珠寶石及首飾之類，盡歸祭司所有。目今一概落空，因此恨查德熙刺骨，至少也要把他活活燒死，以報此仇。便公同上呈政府，告他對上天主宰，有乖謬大不敬之見解。並且發誓證明，強說查德熙曾言星辰不落在海裏。審判官一聽此瀆神之論，止不住氣得渾身發抖，幾乎將自己身上的衣

服都扯成片片。書中交代，審判官知查德熙實係貧窮，無力賠償他的衣服，故當時忍着，並不會扯破。只是按律辦理，判定查德熙須受火焚之刑，賽都失望之餘，兀自勉力救護老友，可是無從設法，只得罷休。

那年輕寡婦阿摩那，自蒙查德熙解救，全活一身，見第十從此興高采烈，生趣盎然。既已明知火葬之非，現在力圖報恩，只想把查德熙救活。心中千迴萬轉，智盡能索，也不向旁人提起。看看日期已到，查德熙次日便須受刑，只剩得今日一晚可以設計。那阿摩那宅心既慈，臨事又慎，不慌不忙，把這件事辦成。當時他渾身塗抹了香膏，穿上最華美的衣服，私自去見祭司長。一到了那名貴的老人面前，就開口向他道：「大熊的長子，牛的胞弟，大犬的堂兄，（此皆祭司長之稱號）我今到此，略有愚見貢上。當我夫葬時，我並不會焚身殉節，這怕是件大大的罪惡。然而實際看來，我所顧惜而保全的，究竟是什麼呢？祇不過一副臭皮囊，現在卻已枯萎了。」

阿摩那一面說，就拉起那縐子衫袖，露出臂膊，果然穠纖適中，玉白可愛。阿摩那道：「你看，這值得什麼呢？」當時祭司長見了這隻臂膊，心下十分憐惜，眼睛裏看了不算，嘴裏還不住的誇獎。就發

誓道：『我自幼到今，真不曾見過這樣玉臂呢？』阿摩那道：『我臂尚有可取，可是我的頸項，真不足觀了。』說着，就解開衣襟，把他天然美麗的胸膛，給祭司長看。其肌理之鮮豔白潔，雖置名花於旁，都覺色爲之奪。除去這螭螬的頸項而外，一雙大而黑的眼睛，秋水爲神，碧波四射。兩個玫瑰頰，白裏映紅，膚色嬌嫩。兼之脣若塗硃，鼻如懸膽，老祭司一看，立刻神移目眩，恍惚覺得自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年，口裏囁囁的說出愛慕美人之意。

阿摩那見祭司長著了他的迷，這當兒就進一步替查德熙求情。祭司長道：『我的心愛夫人，我雖可成全你的來意，可是一人不能作主，須得那三名同事，一齊簽了名，這釋放犯人的命令，方爲有效。』阿摩那道：『我就先懇你簽名何如？』祭司長道：『樂意之至。可是我替你稍盡微勞，你須得成全我的心事。』阿摩那道：『蒙你寵愛，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今晚日落以後，西特星（Sheat）高高懸在天上，就請枉駕到我臥室坐息。那時我躺在玫瑰色的沙發上，祭司長便可隨心所欲，無不奉承惟謹。』說完，阿摩那攜了祭司長簽名蓋章過的文書走開。衣香人影，不免使祭司長情懷顛倒，只恐自己年力已衰，精神不佳，便費了半日的工夫，浴了身，還飲了錫蘭肉桂露，加上提多（Tigol）和特南

(Ternat)的香料，專待那西特星出現，好不心焦。

阿摩那又去找着副祭司長，這人道：「天上的烈日，以及皓月明星，如和我面前美人的容貌相比，簡直是燭火之光，相差太遠了。」阿摩那當下便向他求情，副祭司長雖是答應，卻也提出同樣的條件。阿摩那躊躇了一下，就約定今晚與幾尼星(Algenib)昇空之時，請他前來歡會。如此這般，去見了其餘兩位祭司，都騙得他們簽了名，畫了押，各約定一座星辰出現之時，為幽會之期。回家便寫信給衆位裁判官，請他們來見，謂有要事相商。裁判官一到，阿摩那就將四位祭司具名的文書，給他們看。並將各位祭司如何要求遂心，纔肯免查德熙的罪，一齊和盤托出。說話時間，那四位祭司，卻不約而同的，按着各人的時間，先後來到。及見了同事大家都在這邊，好生驚異。又碰着裁判官，不消說，更是羞愧難堪了。話休煩絮，阿摩那就這樣救了查德熙的活命。那商人賽都因阿摩那做事聰明，就娶他為妻。

## 第十四章 跳舞

賽都因有要緊商情，須得往錫蘭島一走。可是他新婚燕爾，正在蜜月期中，想着一生也不能和他妻子分離，此時如何割捨得。沒奈何，只有哀求查德熙，請他代去一遭。查德熙歎了一口氣道：「如此一去，我與安斯託美人相離更遠。這能行嗎？話雖如此，我總得替恩主盡力。」查德熙一面說，忍不住流淚，便動身上路了。

他到了錫蘭島，不多幾日，那地方人看他好生了得。商人中有齟齬的，便來請查德熙替他們公斷。飽學多識的睿智之士，都與他爲友。那些願聽他指教的人，查德熙便盡力竭力替他們籌謀一切。後來錫蘭國王聞他的名，也要一親他的言論幸采。果然見面之後，覺他迥異常人，對他的學問智慧，十分敬重，因此便和查德熙親近起來。查德熙受國王這番擡舉，卻嚇得戰慄不止。他想起前番受摩押達國王厚遇，到後來幾乎喪失性命，不由的悲從中來，日夜不安。自言自語道：「國王寵愛我，可是我怎生逃得災難呢？」書中交代，國王既對查德熙垂青，他又何從閃避呢？

這錫蘭國王奈波桑(Nabussan)乃紐桑南王之子。那巴桑王之孫，沙波南之曾孫，算是亞洲賢王之一。無論何人，只要和他講過話，沒有不愛他的。國中大眾雖對國王稱譽，而背後欺君罔上，舞弊

營私的，也是層見疊出。官員們彼此鈎心鬪角，專圖吞沒公款。錫蘭國的度支部大臣，便做個榜樣，底下隨同作弊的，自然不消說了。國王雖然知道，時時將度支大臣撤換，然而弊端已深，國庫收入大部分盡入行政官吏私囊，小部分歸國王所有。這風氣又何能驟改呢？國王奈波桑因此把這疑難問題和查德熙商議。國王道：「你既然明通事理，能否替寡人覓一度支大臣，不侵吞我國家的收入？」查德熙道：「這事臣膽敢承應，定能覓一清正的人給陛下。」國王聞言大悅，就握着查德熙的手，問他如何進行。查德熙道：「陛下可下旨意，凡想做度支大臣的，都命來跳舞。其中跳舞體度最輕的，便是最誠實的人。」國王道：「你說的是笑話。這樣舉拔理財人才，可謂滑稽之極。你道是那最善跳舞的，便是最清正，最長於理財的人嗎？」查德熙道：「這人長於理財與否，我還不敢說；不過這人一定是很誠實，我敢斷言。」國王見查德熙講得如此懇切，以為他定有一種超凡的本領，能鑑別理財人才。查德熙道：「超凡的事，臣卻老大不喜。凡是妖人術士，天書祕籍，臣是最厭惡不過。如陛下願准臣去試辦，便可看出臣的方法，是世間最簡易的了。」國王聽說這原是簡易的事，並非奇特，比先前更加驚駭。開言道：「那麼照你的意思去做罷。」查德熙道：「請陛下給臣全權，便知這辦法極有成效的。」

當日查德熙發出佈告，凡願做錫蘭國王奈波桑陛下的度支部大臣的人，均應於鱷魚月初一日，身着薄綢衣服，到皇宮前殿聚齊，聽候考試。果然到那一日，共來了六十四人。其時附近正殿上已安好了琴笛樂工，預備跳舞了。跳舞正殿的門，卻反栓着，由前殿走進這殿，須得經過一狹長黑暗的小室。有司事人員引導衆考員入內，每次一名，由前殿按名順序走入。走到那間小室的時候，引導之人便故意離開，讓那考員一人在內盤旋，約有數分鐘之久，方纔出來。國王又由查德熙授意，命將自己所有的金珠財寶，滿佈在這間小室內。

考員既都到正殿，國王傳令跳舞，不知怎樣，這班人一個個如負重載，垂着頭，彎着背，兩隻手好像不能動轉，舞得醜態畢呈。查德熙暗思道：「這班人真是壞極！」說也奇怪，裏面卻有一人，頭直眼正，伸長臂膊，豎立着身體，舞態靈活，舉步安詳。查德熙道：「好一個誠實君子，可佩服的人！」當下國王就和這人握手，宣傳諭旨，特任他爲度支大臣。其餘的衆考員，便按律懲治。原來每名考員，走進小室之時，都自己裝滿了腰包，所以便不能行動自如了。國王心想六十四人中，便有六十三人都是竊賊，人類天性如此，着實爲之傷感。後來這黑暗小室，便稱爲試心間。



按照波斯國的法律，這六十三人，必須用木椿刺死。若在他邦，又必召集法庭，大開審判，種種手續費，往往值得原贓物之價三倍。並且有些國家，便會將這六十三人釋放，毫不加罪，反令那個跳舞中選的廉正君子，受辱吃虧。錫蘭國王奈波桑極其寬仁，僅罰六十三人繳納款項，增益國庫，即便了事。

國王因此十分感激查德熙，就厚賞了他，其數目之鉅，比較從前任何度支大臣所吞沒的還要超過。查德熙得到這宗鉅款，便遣派專差到巴比倫去，探訪安斯託皇后的下落。當他發付那專差之時，忽覺自己聲音顫動，急血攻心，眼前發黑，魂靈好似飛向半天裏去。眼看着專差上了船，船已開走，便回到國王那邊。一時見無人在旁，恍惚如在自己臥室一般，不覺口裏喚出愛情一語。國王一聽，便道：『愛情愛情，寡人的難題正在此，卻被你見着了。你是何等的大人物啊！你既能替寡人找到廉正的度支大臣，更可教寡人辨別妻妾的賢愚了。』查德熙神志既清，便允替國王出力，鑒別愛情真偽，不過此事行之殊覺不易。

## 第十五章 青眼

錫蘭國王奈波桑對查德熙道：「我的身和我的心……」正往下說，查德熙使用話把他攔住，開言道：「陛下不會口喚我的心，我的靈魂，這可使臣快樂不盡。在巴比倫國裏，聽人談話，衝口無非此語。看起書來，書上所寫的，也盡是討論心靈的問題。而究其實際，著書的人，既無心肝，又無靈魂，真堪浩歎！如今請陛下接着講下去罷。」國王道：「天賦給我身心，本是命我用情取樂。然在身心兩方面看來，身體一端，我總算十分滿意。我後宮有一百妃嬪，聽我隨意行樂。一個個嬌豔肥壯，慇懃有禮，承歡侍寢，親切狎暱。即非出於至誠，亦必百方獻媚，任我所欲。可是我的心靈方面，卻不能如此滿足。平時靜觀默察，頗覺諸女之爭寵取憐，並非對我奈波桑一身肯如此用情，實係因我是錫蘭國王的緣故。我之道此，並非說他們不忠不貞。我今意欲於諸女中，尋出一個真愛我的人；如竟給我尋出，縱斥退其他百美，亦所不惜。我後宮許多佳麗之中，你能覓出一個真真愛我的嗎？」

查德熙回答國王，一如從前應付度支大臣之事的情形。當下開言道：「此事盡在臣身上，如今但請陛下將前次在試心間擺列過的金珠財寶，全數借撥給臣使用，自可得美滿結果。臣將來報帳，如數呈還，決不致有絲毫損失。」國王對查德熙十分寵任，就給他全權辦理。查德熙便在錫蘭國裏選出三十三名矮小駝背的人，一個個面目漆黑，醜陋不堪言狀。又覓了三十三名美俊的小廝，三十三名強健壯碩而有口才的僧人。選擇既定，吩咐他們一齊走入後宮，隨便闖入妃嬪宮娥的臥室。每名駝背的矮子，各帶着查德熙所給的四千金圓，花在妃嬪宮娥身上。

不消說，第一日，駝背的矮子便無不快樂受用了。美俊的小廝進宮時，沒有金銀給他們，便覺成功不易。直到二三日後，方纔入港。那些僧人們尤感困難，然畢竟有三十三名有緣的美女，降心相從。國王從百葉窗縫裏，可以窺見各房的情景。目擊這番證據，心中好生驚駭。一百名婦女中間，竟有九十九名失身。此外只剩一名宮娥，進宮未久，年紀最輕，尙不會薦過國王枕席。當下接連有三名駝背的矮子，用金錢來打動他，數達兩萬圓之鉅。但這女子持躬廉正，見人用金錢誘他失身，這種卑鄙做法，不禁使他大笑起來。說：「難道金錢便能遮掩你生來醜相麼？」接着就來了兩名極漂亮的小廝，

那女子道：『據我看來，國王比這兩人漂亮得許多呢！』最後僧人中間，膽量最大而最擅口才的，就過來與這女子親近。女子指着第一人，就說他是個懶散無聊的人，胡言亂道。至於那第二名僧人，女子不屑評論，簡直置諸不理了。女子道：『真心真情，比甚麼事都要緊。駝背矮子的金錢，年輕小廝的相貌，以及僧人的騙誘，何能使我屈從。世界上除卻那錫蘭國王奈波桑而外，沒有人值得我愛的。我如今守身如玉，靜候國王愛我呢！』

國王見女子如此貞操，又兼生得美貌，驚喜逾恆。問知那女子名叫斐理（Fai-lee），便把那些駝背矮人散給衆宮女的金錢，勒令索回，全都賞給斐理。從茲國王滿心愛悅斐理，斐理受王寵幸，卻是理所應該，自然力圖報稱。不消說，月圓花好，美盡人間，此種際遇，總算空前了。

作書的寫到此處，不得不據事直書，告訴列位。原來這斐理萬福之時，屈膝頗不如法，不甚雅觀。然若跳舞起來，卻反踴躍有致。歌喉宛轉，有如海中魔女；吐辭雋雅，不減天上仙姝。才藝品德，委實件件美備了。國王奈波桑受斐理鍾情，十分敬愛這女。可是一層美中不足，這斐理生就了一雙青眼。在錫蘭國，青眼本算是極不祥的事。古昔有條法律，禁止國王親近青眼婦人，即後來希臘人所謂牛眼

女。五千餘年前，教會裏主僧，定下這條明文，原爲當時可以竊佔錫蘭開創的國王的寵姬，因之對青眼人妄加咒詛，作爲憲法上根本之一條了。

錫蘭各種階級社會，聞信都趕來諫誚國王奈波桑。並且大聲疾呼，力言今番國王罪大惡極，國家末日已臨，大禍不旋踵卽至。揆厥原因，皆由國王奈波桑眷戀青眼婦人之故。那班駝背的矮子，國中執掌度支，經理稅收的官員，僧侶，以及膚色黝黑的宮女，都擁到王宮，盡情喧鬧。錫蘭北方，本有許多蠻族，風聞人民對奈波桑不滿，就利用這機會，大舉入寇。國王乞援於人民，捐資相助，以作兵餉，僧侶原是國內最富階級，握有全國財賦收入之半。這時只肯拱手向天，求上蒼保佑本國，不願意伸手入櫃，稍破慳囊，與國王以一臂之助。終日祈禱奏樂，坐視蠻騎縱橫，蹂躪國土。

奈波桑見國勢危殆，哀聲向查德熙道：『愛卿，國事艱難，你肯救我脫險嗎？』查德熙道：『極願極願，如今可把僧侶府第田宅所在的地方，一齊置之不顧，讓敵人去踐踏搶劫，陛下用兵專只保護皇室的產業。如此一辦，陛下無論需款若干，僧侶們必定如數報效的了。』奈波桑照樣做去，果然僧侶們就一個個走到王前，俯伏稽首，哀求援助。國王一面允其所請，一面奏起極美妙的音樂，歌着聖

詩，祈禱上帝保護僧侶的土地。末後僧侶方纔捐助巨資，充作軍餉，國王得此方能轉敗爲勝，擊退胡人。

查德熙用盡神策妙算，爲國勤勞，無奈朝中掌權的都恨之刺骨。僧侶及膚色黝黑宮女們，立誓要弄死查德熙；執掌財政的官員，及駝背的矮人，也不甘心。用盡種種方法，讒譖離間，使奈波桑疑忌查德熙。從前蘇魯阿士德(Noraster)說得好：「功勞只到前廳，讒言得入密室。」果然錫蘭國裏，天天都有人來向國王訴說查德熙的不是。常言說：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第一次雖是撞不着；第二次可以擦破皮膚；第三次便傷着肌肉；第四次簡直有性命之憂了。

幸喜得查德熙早已把賽都的事幹好，賽都又寄來銀錢給他，不必在此久住，因此心中泰然，無所用其恐怖。決意早日離開錫蘭島，去親身訪求安斯託皇后的消息。查德熙道：「假若我仍留此不去，那班僧侶真會設計用木椿把我刺死。我前次在埃及，被淪爲奴；在阿剌伯，人要用火焚我；在巴比倫，險受絞刑；我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呢？然而安斯託王后的下落，我總得打聽明白。如今且離開這錫蘭島，看我前途命運究竟如何。」

## 第十六章 劫匪

查德熙一路前走，經過一座堅固的小寨子，其地乃是阿刺伯與敘利亞分界之處。當下有一隊嘍囉，俱是阿刺伯人，手執刀鎗，衝上前來，把查德熙圍在垓心。大嚷道：『你的財物，快快留下送給我們。你的身體，是我們大王的。』查德熙拔出寶劍，僕人亦有膽量，也拔劍出鞘，兩人大殺一陣，把那先動手的匪人殺敗趕走。過頃匪衆愈集愈多，比先前來的加多兩倍。主僕兩人，並不膽怯，立志殺賊而死。兩人身爲陷重圍，奮起精神，拚命殺敵。這樣以寡敵衆，焉能持久。維時寨中大王名喚亞博加德（Arbogad）從窗子裏見查德熙如此英勇，不禁連聲喝采。急忙走出寨子，親自揮退衆嘍囉，把兩位客人救了。那大王開言對查德熙道：『無論甚麼人，攜帶行李銀錢，經過我的地方，都是我的財物，如同在外處搶來的一樣。因你是個勇士，就不按這規矩辦了。』查德熙隨大王進寨，大王吩咐手下人好生侍奉他，晚上大王又設宴爲查德熙洗塵。

這亞博加德大王，乃阿刺伯國強徒之一。平時雖多行不端，遇事卻也能任俠仗義。幹起搶劫來，勇猛倍人。取來的錢財，到處隨便施與。與人酬酢往來，很是和雅。打仗則斷不讓人，吃飯狼吞虎嚥，最喜飲酒。總說一句，心懷坦白，言談爽直的，是一個好漢。查德熙飛花粲舌，大王聽了大悅。當晚飲宴的時間，便比平常長得許多。末後亞博加德對查德熙道：「我勸你最好投在我的部下，我這綠林生活，並非歹事。將來你正可睥睨一世，和我現在一般。」

查德熙道：「敢問大王幹這買賣，已有多久了？」亞博加德道：「我自從小孩子的時候，便在一個阿刺伯人身邊當差爲奴。這人極其厲害，服侍他頗不容易，常受打罵。我見自己職業卑賤，萬不能忍。忽然想到世界上財物本當由人公平均分，老天爲何並不賜我些須呢？就去找着一位老年阿刺伯人請教。這人道：「兒呀，你切不要灰心短氣。往昔有一粒沙，在若干年以前，不過沙漠裏一個質點，誰去注意他呢？但是數年以後，就變了一顆鑽石，如今便做了印度王御冕上最美的裝飾品。」我聽了這故事，大大的感動，自己好像是一粒沙，決心要變成一顆鑽石。就起手偷了人家兩匹馬，不久招聚一羣黨徒，專一打劫零星客商。當初以爲人富我貧，分配不均，自從這買賣幹起，世界上所有奇珍



異寶，我也有份在內，利益均沾。並且人人尊敬我，舉我做了大王。這座山寨，也由我強佔得來的。敘利亞的總督，思量打劫我，我其時已是黃金滿谷，無所用其恐懼。就送了少許金銀與他，山寨因此保全。我的領土反格外擴張了。總督大人並保舉我為稅務總監，替阿刺伯王掌管這一方諸侯貢稅。我擔任這事頗能稱職，應收之稅款，無不如數徵收。但從不繳出，他們亦無奈我何。巴比倫國的大元帥，宣傳摩押達王諭旨，派來一名總兵，打量將我絞殺。此人奉命到此，曉諭我一切，身邊還帶來了四人，乃是預備安放繩索在我頸項裏的行刑吏。我就想出方法，把這四人在他面前絞殺。並問他道：「你受差來此地絞我，果有何益？」他道，他此後官俸可增至三百金圓。我對他道：「你如肯投効於我，所得要格外多呢。」我就派了一件下級差事給他，如今在我們這夥裏，他算是頂聰明頂富裕的職官了。你若能聽從我的勸說，將來何患不和他一樣發跡。況且摩押達王已被人殺死，巴比倫城中大亂，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不去劫掠一番，更待何時呢？」

查德熙大驚道：「摩押達王被人殺死嗎？安斯託王后如今怎樣了？」亞博加德答道：「王后的事，我不會得着什麼消息。我所確知的，就是摩押達王得了瘋病，因之被殺。巴比倫已經成了一間大

屠宰坊，屍骸遍野，舉國爲墟，戰事一時尙不能了結。誰不想乘機行劫，我在那邊也幹了不少功業呢。」查德熙道：「王后呢？你真半點不知嗎？請你告訴我罷。」亞博加德道：「我聽人講海康尼侯的事。王后若未遭人殺害，便許充這海康尼侯的姬妾了。下文第十八章王兄告查德熙語。可參讀。我每日只是專心打搶，不願打聽什麼新聞。被我擄來的婦女，雖是不少，我都賣去，一個不留。那貌美的更可得重價，買主卻並不苛求女子的門閥。所以我對於這些女子，也從不盤問他們的名姓來歷。縱然中間有個皇后，如果容顏醜陋，也未必有人願買。看來安斯託王后或許由我賣去，或許一命已歸黃泉。此本與我無關，勸你也毋庸爲他懸念。」

亞博加德說到這裏，就舉盃痛飲不止，言語思想，混亂不清。查德熙益發不能深問，不由的精神恍惚，身體如負重載，不能動轉。亞博加德仍然飲酒講故事，自誇一身爲塵世間最快樂的人，勸查德熙入夥共享安樂。末後他的酒發作起來，昏然睡倒，作他的醉鄉之遊去了。查德熙這夜心神激擾，好生難受。一人自語道：「國王竟成瘋狂，被人殺害，豈不可悲！而今全國分崩，強盜得勢，天意如此，抑又何說？並且像這個匪首寨主，竟是人世最快樂之人，那天生尤物，卻無端慘遭殺害。縱然一息尙存，偷

生人世，怕也是求死不得呢？安斯託，你究竟怎樣了？」

天剛破曉，查德熙在寨中逢人便問，無奈大家有事忙碌，誰願意回答他。原來這班強徒夜間行劫，大獲勝利，正在均分贓物，故沒有人理會他。查德熙在忙亂中，幸得了大王的許可，獨自悲悲切切的火速出寨。一路行去，心中煩燥異常，不住的念着王后和國王，以及他的義友凱度，快樂的亞博加德寨主，在埃及邊境上被巴比倫差官捉去的那少婦梅素芙。查德熙經歷的憂患，原是不少，此刻一湧上心頭來了。

## 第十七章 漁夫

查德熙走出亞博加德的山寨，約有數里，便到一條小河的岸邊。一人兀自心中酸楚，思量舉世的人，總比不上我苦惱。忽然瞥見一漁夫，睡在岸上，瘦削的手裏，執着漁網，好像快要墜落一般。這漁人舉手向天道：「唉！世界上的人，算我最苦惱了！我在巴比倫賣牛乳餅，誰不認識我？如今我卻破產

了。娶的妻房，姿容絕世，不幸他卻背我逃走。剩下的一座房子，眼睜睜的遭人劫掠焚燬。如今權且棲身在茅屋裏，靠着打魚爲活，卻一尾也尋不着。可憐的漁網啊！我今不再把你拋在水裏捉魚，我自己願意投水，畢此殘生。」那漁夫說到這裏，漁夫就擡起身來，作起姿勢，預備縱身入水。

查德熙自語道：「這是什麼呢？原來世間竟有人同我一樣淒苦。」他一面腦中思想，一面卻鼓着滿腔熱血，上前救人。就跑到漁夫面前，將他攔阻，誠懇懇的問他尋短見的緣故。須知人當苦惱的時候，如遇有同我一樣苦惱的人，那時心中苦惱，自然就覺減輕。據蘇魯阿士德說來，這種心理之發生，基於需要，並非出於歹意。譬如見人顛連困苦，不知不覺的我們就要和這人親近，好像同病相憐一般。這時際再如見着那些成功得意的人，在一旁興高采烈，我們便覺深惡痛嫉。大抵兩個苦惱的人，有類兩株細弱的樹，須得常常倚傍，藉互助的力量抵禦風暴。

當下查德熙對漁夫道：「你這人爲何不自振作，反去輕生呢？」漁夫道：「我飽經憂患，無路可走了。在巴比倫城鄰近得爾貝克（Deriback）村裏，誰不知我的名字？誰不敬仰我？我藉着妻子的幫助，做的牛乳餅，在巴比倫帝國裏總算精美不過。安斯託王后和那有名的查德熙宰相，俱喜歡吃我

的出品。我供給他們六百牛乳餅，一天，就入城去索價。剛到巴比倫，聽說王后和查德熙已不知去向了。查德熙大人，我從前卻不會見過。隨即趕到住宅，那壁廂已有大元帥遣來的警官，帶着差票，有條不紊的搶劫他的住宅。我又跑到王后的廚房裏，遇着幾名御廚夫，講起王后已死。一說王后尚在監中，又有說王后久已在逃。不論真偽如何，我的牛乳餅這筆帳目，是沒處要錢的了。我帶着妻子去見主顧歐康大人，一見第請他大人庇護。歐康大人允許保護我妻子，卻絲毫不願理我。原來我妻子膚色嫩白，勝過我賣的牛乳餅，白中卻又泛紅，那推羅城出的紫色顏料，總不及他肉色的光彩。歐康爲着這點，就霸佔我妻不放，將我趕出他府門。我很沈痛的寫了一信給妻子，我妻卻對送信的人道：「啊呀，這寫信的人，我有點認識。他做得一手好牛乳餅，外人常提說他名字。請他送些餅給我，我總如數給他錢。」我聽了這番話，氣憤填膺，一心到法庭去告狀，索回我的妻子。我手裏剩有六兩金子，就取二兩給寫狀的律師，二兩給出庭的律師，另有二兩給法官的祕書。一切手續俱完備了，這案尙未開庭，而所費之鉅，已超出牛乳餅和我妻子二者所值之上。當下回到村裏，打算賣去住宅，設法取回妻子。這所房子，本值六十兩金子，但人見我窮困，非賣住宅不成，就乘勢勒逼，想用賤價買去。第一個人

出三十兩金子，第二個人出二十兩金子，第三人祇肯出十兩。沒奈何，後來我也願意賤價售出。剛巧那時海康尼侯見第四章帶兵來到巴比倫，沿途大肆劫掠。進了我的住宅，先搶劫一番，隨後便放火燒了。我這時妻子家財住房，均歸烏有，便逃到這地方，釣魚爲業。可是魚類也欺負我，正和那些人不相上下。我連一條魚都不會釣着，眼看饑餓而死，若非大恩人勸止，我早已一命喪在河中了。」

漁夫講他的故事，並非一氣講下，中間查德熙時時打斷他的話頭。急急的問漁夫道：「王后的事，你一點不知嗎？」漁夫見問，答道：「恩人在上，我委實不知。我所知的，就只查德熙和王后欠我牛乳餅的錢未付，我妻被人強佔，我自己灰心短氣罷了。」查德熙道：「你損失的金錢，我確信可以取償。常聽人說起，查德熙是個誠實無欺的君子，現在他正想回到巴比倫去。一到那邊，他還你的錢，比欠你的要加許多呢。至於你的妻房，並非怎樣可靠的人，勸你不必設法將他取回。須聽我的話，趕快到巴比倫去。我騎馬，你步行，我一定在你之先到巴比倫。你進城便去求見善人凱度，對他說，你在路上會見他的好友，便在他家裏候我。去罷，你總不會再失望的。」查德熙接着道：「奧羅斯麥德（Orosnade）神在上，我今安慰漁夫，誰來安慰我呢？」一面說，就將從阿刺伯帶來的錢，分一半給漁

夫。漁夫既驚且喜，抱着查德熙兩足，接吻不止。開言道：『你是神仙，天遣你來救我命的。』

查德熙滿眼流淚，向漁夫追問王后消息。漁夫大聲道：『這奇了！你們施恩於人的貴人，怎生會不自在快樂呢？』查德熙道：『我比你受苦惱百倍呢！』那樸實的漁夫道：『不成施恩的人較受恩的人格外可憐嗎？』查德熙答道：『你的艱難，好像受飢的肚皮；我的愁苦，卻一直種在心裏。』漁夫道：『歐康難道把你的妻子也佔去嗎？』確有此事。見第一章。漁夫這一問，不打緊，卻把查德熙從前受的種種風波，都提上心了。從王后的獵犬數起，直想到亞博加德的山寨，沒有一件，不似潮水般的湧來。當下長歎一聲，對漁夫道：『歐康委實可惡，應受天罰。可是世界上得意享福的，全像他這樣人。如今且你提起，你去趕到凱度家裏，在那壁廂等我便了。』於是兩人分手，漁夫上了路，心中好生自在。查德熙卻仍懊惱悲傷，不可名狀。

## 第十八章 毒蟒

查德熙走到一所美麗的牧場，在敘利亞境內，看見幾個婦人，專心致志的，四下裏尋覓什麼東西。就大着膽走近一個婦人面前說：「我情願幫你們尋覓，你們肯要我麼？」這婦人道：「你當心點，不要來幹這事。我們所尋找的東西，祇可婦女們沾手，男人一撞着便有毒的。」查德熙道：「這可奇了。請問究竟所覓何物，祇許婦人沾手呢？」婦人道：「原是一條毒蟒。」按 Basilic (Cockatrice) 爲一種小蟲。相傳係鱷魚解雞卵所生能食鱷魚又能治奇病。然其物世固不常見也。查德熙道：「毒蟒罷了，爲甚尋覓他呢？」婦人道：「我們的主人，名叫奧格爾 (Ogil) 他的莊子，就在那河岸上牧場的盡頭處。我們俱是他的奴婢，因他現在患了病，醫生說，用毒蟒浸在薔薇露裏服下，就能治愈。毒蟒本是稀罕之物，除卻婦女，沒人能取他的。我主人奧格爾就發下命令，凡有女人找着毒蟒給他，就將此人娶爲寵妻。所以請你不必打攪，容我快快尋找，如爲我同伴的占先取去，那我受損真不少呢。」

查德熙隨即拋下這班敘利亞婦人，由他們尋覓毒蟒，自己一人卻在牧場上散步。走到河邊，另見一婦人躺在草地上，並不像尋覓什麼。這婦人體態端莊，面上卻罩着紗網，倚身向河，口中深深的歎氣不止，手裏並執着一小棒，在那河水與草地之間的細沙上畫字。查德熙心中好奇，要察看這女



人究竟寫的什麼，就向前走近，見是一個Z字母，接着便是A字。他好生驚訝，再後便是D字，往下又畫出I字和G字，合起來正是 ZADIG。查德熙的名字。按此段極類石頭記歸官畫誓事。查德熙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癡立在那裏動轉不得。後來忍不住問道：「貴婦人在上，承玉手寫出查德熙名字，實在使我異常驚奇。落難人要動問一聲，所為何來，請你不要見罪是幸。」這婦人聽見查德熙的聲音吐屬，忽地揭起面網，那隻手搖頭不止。及至舉目向查德熙一看，不覺狂叫一聲，這聲裏有驚有喜有愛。那婦人心中一時萬感並集，不能自持，便暈倒在查德熙懷裏了。原來他正是巴比倫王后安斯託，正是查德熙生平所傾慕，而又自己悔恨不該傾慕的美人；正是爲他流了許多眼淚，刻刻恐懼大禍臨頭的冤家。

當下查德熙好半會呆若木雞，如同喪失知覺一般。安斯託的雙眼，疲乏似的復行睜開，於踉蹌不安之中，深窩憐愛之意。查德熙對着王后雙眼，定神細看，大叫道：「主宰人生命運的不朽的明神啊！你真把安斯託送還給我嗎？今朝我和他復遇，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景況啊！」說着，查德熙就跪在安斯託面前，用前額去親王后雙足。王后一把將他扶起，命他坐在河岸上，靠近身旁。王后

眼睛裏合着一包眼淚，快要流下，好幾次措抹着。纔要與查德熙接談，便爲自己咨嗟的聲音阻塞，欲言輒止，何止二十次。王后問查德熙，甚麼奇緣，能使我兩人重又會合？查德熙尙未及答，王后忽又問他別樣事情，一面又敘說自己一身顛沛流離之遭，然後復問查德熙的經歷。真有千言萬語，忙着要說。過一會兒，兩人心中都覺得鎮定了，查德熙這纔把自己如何來到此地的情形，約略敘說了一遍。然後便向王后道：「尊榮而不幸的王后啊！你怎生走到這遠方，穿着奴婢的衣服，和尋毒蟒的婦人們在一處呢？」安斯託道：「現在他們正尋覓毒蟒，我可以乘這時機，把我如何受苦，以及現今和你再會不當歸咎上蒼的話，告訴你罷。我丈夫因你人物可愛，心中老大不快樂。那天晚上，就決意將你絞殺，將我毒死。邀天之幸，那矮人啞子，將國王旨意暗示與我，我送信給你。以上均見第八章及至你聽了凱度的忠言，方纔離開，凱度就立刻偷着到我的寢宮，將我帶出，送到奧羅斯麥德（Orosmade）神廟裏。那廟中的住持，便是他的哥子，把我藏在一座極大的神像之內。這像的底座和寺的柱礎石緊接，像首則上連屋頂。我有那住持照應，在裏面日用必需之物，無一不備，好像埋在墓中一般。

「那日天亮的時候，御前太醫進入我寢宮，攜有藥酒，係用毒草，雅片，黑百合草，烏頭等物混合

而成。同時另有一個官員，帶着綠色弓弦，到你家裏。可是兩處地方都尋遍了，沒有見着你我二人。凱度更善於做作，自己去到國王面前告發我們二人，說你向印度逃走，我向孟菲斯走去，國王就差遣了許多官弁追趕我們，可是差官們從未見過我面。除你而外，我輕易不露面示人的。便是和你見面，也是有國王在旁，秉他命令而行。當下差官們按着我的容貌身材，火速的四下追索。恰巧有一婦人，和我身材一樣高，十分妍麗，在埃及邊境，爲他們瞥見。這女子大約是有難在身，正是落荒逃走，便被差官們誤認爲巴比倫王后，帶到摩押達國王面前。國王知是拏錯，大發雷霆，但一會兒把那女子細細一瞧，見他姿容妖豔，怒氣稍舒。

『這女子名喚梅素芙 (Misoof)，據人說，在埃及文中，這名字便是水性楊花的意思。這話果然不差，除卻愛情反覆而外，他又是狡黠不過。國王十分寵悅他，不知怎樣，後來就敕封他爲王后了。自此以後，梅素芙張跋扈，異想天開，毫無顧忌。強迫那年老患風痛的祭司長在他面前跳舞，不肯時，便逼害人家性命。又使他的騎兵團長替他製一糖醬油餃，騎兵團長力言自己並非廚夫，不能稱職。可是終於無效，等到油餃做來，已經燒焦，官職就被褫革，由身邊一個矮子接任了。梅素芙又派服

侍他的一個小廝，充任度支大臣。梅素芙這樣任情行事，握着國家大權，益發使國人想到失去賢良國母，思念我不置。

「再論國王的爲人，在用毒藥毒我，用弓弦絞你以前，總算公正明理。此刻卻因受了這水性楊花婦人蠱惑，天性淪亡。一日，正值聖火節盛典，他來到廟內降香。在那隱藏我的神像足下，深深叩拜，懇求諸神爲梅素芙祈福。我揚起聲音，向他大喝道：「無道暴君，殘害賢妻，別偶蕩婦。任爾祈求，神不汝宥。」摩押達王聽了此言大驚，止不住頭腦昏亂起來。除去我這次假託神聖顯靈，平時又有梅素芙擅作威福，免不了精神受損，不消幾日，就發狂了。論理他發狂，本是老天降罰，原不打緊。不料國家卻因此大亂，盜賊滿地，紛紛揭竿而起，擁兵據地。荒淫怠惰的巴比倫，竟成爲內爭的大戰場。這當兒便有人將我從神像中拉出，擁戴爲某黨首領。凱度跑到孟菲斯去，要把你找回巴比倫。海康尼侯聽到國內分崩離析的情形，就帶兵回來，樹立第三黨派，向國王進攻。國王帶着那奸邪的梅素芙逃走，途遇亂兵，傷重而死。梅素芙便爲海康尼侯所得，我不幸也被海康尼侯的部下俘獲，送到海康尼侯面前。恰巧梅素芙也在那時帶入帳中，說來你該歡喜；不知怎的，海康尼侯說我容貌駕乎梅素芙之

上。可是你又該煩惱，他因此要把我充作後宮了。他鄭重的對我說，刻下有事遠征，一經回來，便和我親近。我心想，我和摩押達王的緣分已盡，若沒有這個蠻子將我牢牢拘縛，我的身子便是你查德熙所有。事與願違，你想我那時怎不傷心呢？

「那海康尼侯遇我無禮，我就乘着國母身分，盛怒之下，岸然申斥他一番。平時聽人說，像我這樣貴顯的人，上天都賦與一種氣概，一言一行，能使那暴戾恣睢之徒，化爲溫和謙讓之士。當時我侃侃而談，不失王后身分。誰知適得其反，海康尼侯卻視我如奴婢，並不和我爭辯，吩咐他的黑太監道：『我是個潑悍的蕩婦，因相貌甚佳，須得小心照應。將他愛吃的食物迫我進口，期我容色轉嫩，到那時備他施恩臨幸。我對他道：『我是寧死不從，決意自盡的。』他笑道：『女子的裝模做樣，他久已看熟，無須在意的。』他就這樣拋我而去，好像人家新捉到一隻鸚鵡，關放在鳥籠中一般。世界上第一名后，入了這樣慘境，是何等痛心的事！查德熙啊！我滿心傾慕於你，對你要說的話，尙不止此呢。』

查德熙聽了此言，慌忙跪在王后膝前，安斯託含情脈脈的將他扶起，接着說道：『我自己屈服在這蠻子勢力之下，又且是同伴女囚梅素芙的情敵，因他說起在埃及遇險的事，講出你的容貌

身材，以及那事出現的時候，和你騎的單峯駱駝。種種情形推來，我便斷定是你查德熙爲他捨命戰爭，並且你身是在孟菲斯。我就打定主意到那地方找你去，我乘機對梅素芙道：「你比我美得多呢？奉承海康尼侯的本領，又在我上。如今一舉兩得，請你成全我逃生罷。我去了，便無人和你爭妍鬪寵，你正可一人獨享富貴，我也是快樂不過的。」梅素芙聽了，便設法放我逃生。

「我和一名埃及僕婦私自脫身，快走到阿刺伯邊界，有一著名劫匪，名喚亞博加德的，將我捉去，賣給商人。商人們帶我到奧格爾（Ogil）貴族的這座莊子上，奧格爾將我買了來，卻並不知我的名字來歷。論起他的爲人，好像求樂就是人生唯一目的，上帝遣他到世界上來，特地使他安坐而食，儘量饕餮的。他身體極其肥胖，每因呼吸阻塞欲死。消化良好時，却不信任醫生；有時過食多了，便一惟醫生之命是從，信他如同神聖。醫生勸他用毒蟒浸在薔薇露裏，可醫這病。奧格爾因此對衆宣言，凡他的僕婦丫頭們，如有能替他尋到毒蟒的，就娶爲正妻。可是皇天已使我和你會面，我何必去尋什麼毒蟒，不如索性由他們熱心去幹，我對於此事，正好不聞不問了。」當下查德熙和安斯託把胸中一向的積鬱，彼此宣洩無遺。說不盡的纏綿愁腸，纏綿悽惻。那氤氳使者，便把他兩人的柔情密

意，海誓山盟，直報達到愛神之宮去了。

且說那班婦女們，並未尋得毒蟒，便都一齊回到莊子上。查德熙求人引他見了那莊主奧格爾，便道：『我願健康之神降世，爲大人消災延壽。我本是醫生，聞大人患病，特地趕來此處，並且攜有浸在薔薇露裏毒蟒。我爲大人治病，非欲和貴府聯姻，只求大人將一埃及女婢釋放，他被你買來已有好幾天了。假使我不能將大人疾病治好，情願留在這裏，充當奴僕。』奧格爾聽了查德熙的話，一一允准。安斯託王后，帶了查德熙的僕人，先動身往巴比倫去。言明一到那邊，便將一切情形，遣使報告查德熙。他倆這一番離別，難捨難分，正和前此不相上下。阿威士陀經 (Zerd-Averts) 上曾說過：『分離和遇合，乃是人生最重要的紀元。』查德熙心愛王后，確能實踐他的誓言；王后之愛查德熙，尤勝王后自己口頭所說的了。

查德熙對奧格爾道：『大人在上，我的毒蟒原不是吃下去的。他的功效，須由你週身的汗毛孔穿進去，方可有濟。我已把毒蟒裝在一陳舊皮匣裏，外面用精美的細皮一層包裹。你可冲着這皮匣，用臂奮力打擊，擊後再由我收回，以備下次送來。如此幾天後，你便窺出妙用了。』奧格爾第一天殊

覺吃力，怕因此過勞而死。第二日就不甚覺得，睡眠反更安帖。約莫有一星期光景，他已經精力彌滿，神氣盎然，強健得許多了。查德熙對他道：「大人每日擊球，又能節制飲食，所以身體便好起來。甚麼毒蟒，全是神說奇談，子虛烏有。世界的祇有運動和節制，能使一個人平安無病。至於說有什麼奇術，可使縱慾和健康兩不相妨，這簡直是欺人之談。和那燒丹煉汞，占星推步等事，一樣的荒唐無稽了。」

奧格爾左右那些醫生，聽了查德熙一番言論，深知此人於他們不利，便合那掌管配藥的人通謀，打算把查德熙遣送到另一世界。即冥間。蓋致去找尋毒蟒。查德熙一向多行方便，却反弄到處處荆棘叢生，如今因醫好這饕餮貴族的病，幾乎丟掉性命。那一日，大家請他赴宴，酒饌極豐。第二道菜裏，便下着毒藥。所幸大家纔吃到第一道菜，查德熙便接到安斯託的信。他就登時離席，告辭登程而去。蘇魯阿士德曾說過：「凡為美婦鍾愛的人，定可事事化險為夷，逢凶變吉。」誠哉斯言！

## 第十九章 比武



安斯託在巴比倫，大受臣民歡迎。論理凡是美貌女主，生逢不幸，衆人都和他極表同情。其時巴比倫已較前平安了，海康尼侯兵敗陣亡。得勝的巴比倫人民，因此宣佈欲選舉一人爲君，與安斯託結爲夫婦。然而如此盛事，更不願使一般僉壬，逞其奸謀詭計，邀倖圖成。爲此立了誓言：要尋那智勇雙全，超羣絕倫的人，奉他爲王。

離城十餘里地方，築了比武場，週圍俱是看臺，裝點華麗，來比賽的人，俱是全身披掛。在看臺的後面，各有一間派定的營房，分別居住，不許見人，亦不讓人去拜會。計比武凡四次，以能接連將四位英雄戰敗爲合格。然後再就合格人中互相比賽，選出那最後得勝的一個人，算是武藝最高強的。再過四天以後，此人仍需穿帶原來的盔甲，攜着兵器，回到原地，去猜那博士製的啞謎。如不能猜中，還不得推爲國君，那時須再從馬上試藝入手。非從鬪智鬪勇兩種比賽裏，覓得那真正智勇無雙的人不可。因爲非如此的人，便不足以領袖羣倫，統治一國。又當比賽之時，王后須受嚴重監視，臨場觀看。須得罩上面網，又不許和比賽的人講話，以免王后有所偏愛，徇情袒護，失卻公道。

安斯託王后把以上的辦法，寫信告知他的情人，滿心希望查德熙能顯出他的智勇，得着優勝。

查德熙隨即動身，並向愛神祈禱，求神啓迪智慧，增加勇力。就在大比之日前一晚，行抵幼發拉底河岸。按着比賽規則，製好徽章，就用徽章報了名。卻不露出姓名容貌，加入比賽，並即在抽籤派定的一間營房裏安歇。維時，他的朋友凱度，因在埃及遍覓查德熙不得，早已回轉巴比倫，就命人送了全副盜甲到查德熙寓所。這盜甲原是王后所賜，凱度體貼王后的意思，又選了波斯名驥一匹，附帶贈他。查德熙認識王后的筆跡，因愛增勇，益覺奮發，心中希望無窮。次晨，王后來到珍珠帳下坐了。四面看臺上，全是巴比倫各界的士女。各位英雄都到了比武場，每人放一隻徽章在博士長的脚下，用拈鬮的方法，決定了先後，查德熙卻落在最後一名。

單表那與賽的第一人，名喚伊妥巴德（Hobad）原是一富有的貴族，智勇俱無，卻一味的驕矜，妄自尊大。左右的一般人慫恿他，說像他這樣人定可爲王的。他便答道：『我這樣人，理當穩坐龍廷。』那些人便把他打扮起來，全副披掛，身穿綠色金甲，頂上插着綠色盔纓和翎子，手提長槍，槍上繫着綠條。看了他騎馬的樣子，就知老天決不會將巴比倫龍位白白許給這人的。當下四位英雄挨次同他比武，第一位英雄挺槍向他刺來，伊妥巴德立刻滾鞍落馬。第二位英雄，一交手就把他推倒，向後

仰翻，躺在馬屁股上面，兩脚朝天，兩臂懸空。伊妥巴德極力掙扎，復回到鞍橋上，可是那番笨拙的樣子，觀客都由不得大笑。那上來的第三位英雄，簡直不屑用槍了。祇向他身邊走過，牽着他右腿，把他身子翻轉一半，直一拋，伊妥巴德便倒在沙地上了。在場照應的校尉們，笑着跑到他面前，扶他起身，仍舊坐在鞍上。第四位英雄如法行事，卻捉住他左腿，使他跌下右邊去。觀客一齊大笑，就在這笑聲裏，有人扶他到營房。按着比賽規矩，須在那裏度宿一宵。伊妥巴德一顛一跛的走着，自言自語道：「我今番可受夠了！」

如今放下伊妥巴德，且說那班比武的人，裏面頗有武藝好的。有些接連戰敗了二人，還有能戰敗三人的，其中要數奧達姆公子 (Prince Otame) 武藝最爲高強，接連敗了四人。最後輪到查德熙了，他不慌不忙的把四位英雄接連戰敗。那時比武場中，祇剩下奧達姆和查德熙兩人，要決雌雄。奧達姆穿的是藍袍金甲，盔纓也是藍的。查德熙渾身上下打扮卻都是白色。觀客們有願意穿藍的戰士勝的，也有願穿白的戰士勝的。王后心中好似許多吊桶，七上八下，在那裏祈禱上蒼，保佑那穿白的英雄制勝其敵。當時兩人對了面，挺槍便刺，各顯出生平本事。端的槍法高妙，武藝驚人，穩坐在

鞍橋上，如同兩位天神一般。觀客中除去王后而外，都心裏想着，最好把他們兩人同立爲國家之主。過了许久，兩人戰馬俱乏，槍也折斷。查德熙忽地心生一計，繞到奧達姆的身後面，跳在奧達姆戰馬的臀上，揪着奧達姆的腰，揪他下馬。自己卻坐上奧達姆的馬鞍，勒着馬在奧達姆四周繞圈子走，奧達姆已倒臥在地上了。這時，看臺上一齊大聲喝道：『穿白的英雄勝了！』

奧達姆老羞成怒，立起身來，拔出寶劍。查德熙也跳下馬背，手裏執着腰刀，兩人在場上重新惡鬪起來。這一場步戰，有時以氣力相加，有時以矯捷取勝，委實好看。盔上的纓子，甲上的鎖鏈，都飛散到半空裏。兩人兀自挺着刀鋒，很命相刺。或左或右，或遠或近，或進或退。有時壓頭頂劈來；有時向胸前戳去；有時糾纏如蛇；有時相撲如獅；但見一片寒光，裹着兩般殺氣。末後查德熙忽然停息片刻，略定了神，便虛擊了一下，猛撲向奧達姆面前，把他摔倒在地，搶過他的寶劍。這戰敗的奧達姆大叫道：『穿白的英雄啊！巴比倫的王位，今番算是你的了！』維時王后心中快樂，無以復加。那穿藍穿白的二位，和其餘比武的英雄，都按原定的規矩，有人引到他們的營房裏歇息。又派了一班啞人，前去時候他們，送給他們飲食。那侍候查德熙的，大約便是前次說過的見第八章王后面前的矮人了。隨後侍者

退出，讓比武的英雄休息一夜。明日早晨，那得勝的英雄，就應將他的徽章呈給博士長，與號簿對證，一切無誤，纔將真姓名宣佈全國。

查德熙因日間過於疲乏，夜裏睡得極酣。伊安巴德住在查德熙的隣近，連眼睛都不會合一下。半夜裏起來，潛身走進查德熙的營房，盜去查德熙的白色盔甲和徽章，卻把自己的一副綠色盔甲放在那裏。天剛亮的時候，他仗着膽去見博士長，口稱自己便是昨日比武得勝的人。那邊查德熙還在睡夢之中，伊安巴德卻已經衆公認爲英雄魁首，這真出人意外了。安斯託王后大吃一驚，垂頭喪氣的回轉巴比倫。查德熙醒時，看臺裏的人寥若晨星，早都跑開了。慌忙尋覓盔甲，祇見有綠色的一副在旁，苦無別物可用，祇得將他披掛起來，心中又驚又怒。繫束停當，便踏步出外。其時還有幾個逗遛在看臺裏和比武場上的人，見他來了，就冷嘲熱笑的招呼他。大家簇擁着他，你一言，我一句，都罵在他臉上。查德熙吃了這場說不出的苦，真是人類中罕有的事。忍耐不住，就拔出寶劍，將侮辱他的人趕散。

這時不知去何從，既不能求見王后，又不能將王后賜給他的白盔白甲，直認是自己之物，恐

怕王后受累。其時王后異常憂急，查德熙憤怒之餘，亦是心亂無主，就沿着幼發拉底河邊走去。心中確信自己一生，是注定受苦的。便把從前所歷的苦況，自那不喜一隻眼的婦人石美如起，直到眼前喪失盔甲為止，都回想一番。一人自語道：『我因起身過遲，竟惹下這樣禍害。如夜間少睡些，此刻便做了巴比倫國王，和安斯託的夫婿了。什麼品德智勇，除去生出許多苦惱而外，對我有何好處呢？』當下說了許多怨天的話，隨後想起世界無端被殘酷不仁的天命所宰制，良善之人，始終受屈，像那綠盔綠甲的小人，卻反成功，這是甚麼道理？『這一身綠色袍鎧，給了查德熙許多恥辱，依然穿在他身上。沒奈何，就賤價賣給一過路商人，換了一件長袍，一頂小帽。穿戴好了，在幼發拉底河旁行步，灰心短氣，埋怨上天不置。』

## 第二十章

### 隱士

按福祿特爾此章實取材於英人 Thomas Farnell (1679-1718) 所作之 The Hermit 一詩

查德熙信步前走，遇見一位隱士。這人白髮白鬚，望之可敬。其鬚之長，下及腰帶，手裏執着一本

書，正在專心誦讀。查德熙停了步，向隱士深深打躬。隱士還禮，舉止極爲雍容高貴。查德熙不由得和他攀談起來，便問隱士所讀何書？隱士道：「這是論天命的書。你有興致讀嗎？」他把這書遞到查德熙手裏。查德熙深通數國語言文字，接到手居然一字不解，格外驚異。隱士道：「看你這人，似有隱憂。」查德熙道：「唉！說來話長呢！」那年老的隱士道：「如你允我同行，我總可替你設法。世間苦惱不幸的人，我是能安慰他們靈魂的。」

查德熙見那老人儀表非俗，如此長髯，又有奇書，不由得十分起敬，覺得和他談話，頗能有益身心。老人就把天命，公正，道德，至善，人性之缺陷，罪惡等，講了一番，詞旨暢達。查德熙不知不覺的爲他感化，和他親近起來。請老人伴他同行，一直回到巴比倫去。老人道：「如此正合我意，可是在這幾天內，無論我怎樣行事，你總不離開我，這層你須得指與羅默斯德神發誓的。」查德熙遵命發了誓，兩人一路同行。

黃昏時候，來到一所宏壯的莊子上。隱士便叩莊門，說他和查德熙兩人請求借宿一宵。那管門的莊客，看去好像貴冑一般，倨傲異常，不把二人看在眼裏。引他們去見總管，總管便帶他們到一大

間華麗的客廳裏。正值開飯，二人坐在末座。席間，那莊主連二人睬也不睬，可是肴饌豐美，侍候周詳。一時飯畢，端上一隻金碗，嵌着翡翠寶石，送到二人面前，作洗手之用。夜間，二人睡在極精美的臥室裏。早晨醒來，一僕分給每人一塊金錢，恭恭敬敬的送客出門。二人上了路，查德熙道：『在我看來，這莊主可稱慷慨。不過他爲人未免驕傲，這樣款待客人，真是高妙絕俗了。』查德熙說到這裏，瞥眼見隱士身邊的衣服口袋，滿滿堆起。原來卻是那隻嵌寶石的金碗，被隱士藏入袋中，私自偷來。他起初假裝不見，心中卻暗自驚奇。

到了日中的時候，隱士走進一個守財虜的小屋，請求歇足一會，並索酒食。當下有一老僕，身上穿着破爛的衣衫，招待他們，極其鹵莽無禮。把二人帶到馬房裏，取些爛橄欖，霉麵包，酸麥酒給他們。隱士喝酒吃菜，快樂的樣子，正和昨晚不相上下。老僕站在一旁，原是防他們竊物，以及催他們食畢快走的意思。隱士卻轉過身來，把早晨所得的兩金塊錢取給他，還稱謝他一番。對他道：『我意欲向你主人講幾句話。』老僕便引兩客去見主人，隱士向那主人道：『大人在上，承大人盛情招待，心中感激異常。這隻金碗，請大人賞收，聊表我感謝之意。』守財虜聽了此言，幾乎從坐位上倒栽下來。神



還未定，隱士便挾着查德熙如飛的跑走。

查德熙尊聲老丈，開言道：「你的行事，真與別人不同。那莊主諸般厚待你，你反把他嵌寶石的金碗偷去；守財虜那樣刻薄，你反賜他金碗。此皆我所目覩，其中意思，我真不明白了。」隱士道：「善哉！那莊主是個富貴人，因為好虛榮，要裝門面，顯他闊綽，纔肯那樣待客。我竊取他的碗，是給他一番教訓的。至於那守財虜，卻因此反知待客之道了。」查德熙聽了隱士的話，仍不敢斷定他為智為愚，心下狐疑不定。無奈隱士說得這樣鄭重，且有誓約在先，祇好隨着他前行。

傍晚，二人來到一所人家。其房屋形式簡單，看去卻甚悅目，毫無富麗粗俗的樣子。屋主是位哲學家，隱居於此，專意研究智慧和道德的問題。然其人卻無厭世之心，他造下這所別墅，本打算屏棄紛華，必誠必敬，招待四方客人的。那日，屋主親自出門迎接二人，引到客堂裏，先讓二人休息了一會，然後親身邀請他們吃飯。飯菜固然清潔，烹調尤為適口。席間，主人這纔談起巴比倫最近變亂的事來。聽他言詞，似乎左祖王后，並極言查德熙應當前往比武，庶可選為國君，方稱得人。又歎道：「像查德熙這樣仁賢的人作皇帝，人類還配不上呢？」查德熙聽了，暗暗叫聲慚愧，益發覺得此次結局受

人暗算，其事加倍可惱可傷的了。大家談論中間，都信世界上事境之來，往往和大智慧的人理想相違背。隱士道：『上天意旨，我們是不知的。人類只能見事物中極小部分，便據此以判斷全體，這真是荒唐之極了。』然後又論到感情問題，查德熙道：『唉！感情能制人死命，真是利害不過了！』隱士答道：『感情如風，能揚帆行船，又能使船沉沒。如沒有風，船便不能行的。膽液使人忿怒成病，然若沒有膽液，人類怎能一日生存？總之，世間萬物，各有其弊害，亦各有其必不可少之處。』大家接着論到快樂問題，隱士謂快樂必是神之所賜。他道：『人類自身並不能發生感覺和觀念，祇不過接受罷了。苦和樂本自外來，正如人之生命亦係由外來的一般。』

查德熙心想隱士行爲乖僻，居然清辯滔滔，有如許口才，頗以爲異。末後衆人又講些益智怡情的議論，主人這纔引他們回到臥室，默謝上天遣送這兩位品端學粹的客人到此，並且大大方方的送銀錢給他們。隱士堅辭不受，說明晨即須動身往巴比倫，現在便行告別。不必說，彼此都黯然神傷。查德熙對這和藹的主人，尤覺敬重。主人既去，二人一面收拾睡下，一面又稱道那主人的盛德，談了好久的工夫。次日，天剛破曉，隱士便把查德熙喚醒。隱士道：『現在這一家人正在安睡，我們就此動

身，大可給主人一個臨別紀念。」說罷便取了火種，放火燒屋。查德熙見隱士幹下這樣駭人之事，不覺狂叫了一聲，慌忙上前阻止。隱士奮力將他拖開，不許他去救。一霎時間，那一所宅子，便全裹在煙焰中了。隱士和查德熙站在平安的所在，眼看屋子焚燒。隱士道：「主人的住宅，從最下層直到屋頂，燒得精光了。他真幸福之至，謝上帝之恩！」查德熙聽了他的話，幾乎要笑，又恨不得把他痛責，揪打他一番，然後逃走。無奈終爲隱士的氣焰所屈服，不敢做出，忍氣吞聲的跟着他前走。

一路行去，來到一個人家，豫備過夜。這家的主人，乃是一個行德樂善的寡婦，身邊只有撫養的一個姪兒，年紀纔十四歲，伶俐可愛，寡婦屬望甚殷。當日見二客來到，慇懃招待，恭而有禮。次晨，二人辭別，寡婦命他的姪兒領路。因爲那邊有一小橋，新近斷了，過時極爲危險。這孩子活潑潑地前走，三人上了橋，隱士招呼那孩子道：「我要報你嬸母的厚恩，快到我面前來。」說時，一把揪住孩子的頭髮，把他攢到水裏去。孩子身體沈下，一會兒又浮在水面上，隨後就被急流沖沒了。查德熙大嚷道：「你這怪物，人類中尋不出第二個更好惡的人。」隱士打斷他的話頭道：「你本和我有約，始終緘默忍耐，爲何此刻浮躁起來呢？在先那所住宅，天意特降此火，燒過之後，主人可在灰燼下面，尋出無

量數的珍寶。至於適纔這男孩，生來頸有反骨，一年之內，必然殺他孀母，兩年內便要殺你了。」查德熙大呼道：「你這野蠻人，縱你的命運書上，載着這些事，可是一個好好孩子，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便該把他推下河淹死嗎？」

查德熙正說着，忽見那老隱士容貌轉爲少年，鬚鬚沒有了，衣服不見了，身旁長着四隻美麗的翅膀，金光耀目，燦爛非常。查德熙連忙雙膝跪地，大呼道：「有道的仙家神聖的天使！你從穹蒼降臨凡世，指點凡人大道嗎？」天使耶斯雷德（Israd）道：「塵俗人一無所知，偏要妄斷一切。在人類中，你最值得神明啓迪的了。」查德熙請天使准他發言道：「我自己信不過自己，但有一事極其懷疑，願天使明白指示。那寡婦的姪兒，與其將使他慘遭沒頂，何不改正其過失，使之爲善。不更好嗎？」天使道：「如他能改過遷善，一直存留在世，他自己便要遭人刺殺。他所娶的妻子，以及妻子所生的兒子，都要一齊被害，這皆是他命中注定的。」查德熙道：「罪惡和不幸的事，當真不可避免嗎？善人常罹憂患，可歎可歎！」天使道：「惡人也並不能快樂。天生惡人，是使他們去磨難地球上少數端正士的。無論什麼罪惡，裏面總有功用可尋。」

查德熙道：『假令世界上沒有罪惡，祇有善事，那便如何呢？』天使耶斯雷德道：『照你所說，那便是另一世界。主治那世界的，必是用着別種智慧，別成一種系統。這系統祇可於神所住的地方尋得着，因那地方罪惡不能達到的。神創了數百萬個世界，其中沒有一個雷同，這都因神力不可限量，故能變化多端。地球上的樹，沒有兩個葉子相同；天空裏星球，沒有兩個相類似。你生長的這個地球上，肉眼所見的事物，各有一定的地位，又各照一定的時間而存在，永久不能改變，一切依據神旨。你們以為那男孩淹死水裏，善人的住屋被焚，都是無妄之災。實際上所謂無妄之災，是沒有的。世間的事，不論鉅細，皆是神意，無非本着試驗，懲罰，酬獎，分配的辦法去行。那漁人見第七章以為他自己最苦惱，你該記得，奧羅斯默德神遣你來改造他命運的。你這軟弱的凡夫，對於神明，只有虔誠敬禮，何敢妄為懷疑辯詰。』查德熙道：『但是……』話還留在唇邊，天使已經鼓翼向第十天上飛去。查德熙連忙跪倒謝天，誠心服從天意。天使在空中向他大呼道：『快快回到巴比倫去罷。』

## 第二十一章 謎語

查德熙當時神志昏督，好像身旁近處雷擊電閃一般，就胡亂走開了。剛走到巴比倫，恰好那天比武得勝各員正聚集在宮中長廊裏，猜解謎語，並答博士長的問題。一班英雄俱到場了，其中祇缺少穿綠甲的一員。查德熙進了城，人民圍着他，歡欣不可名狀，巴不得立刻舉他爲君。忌嫉小人見第四章見他走過，止不住轉回身軀，嚇得打戰。衆人便簇擁着查德熙到了會場，王后聽說查德熙來到，喜懼參半，極爲不安。見伊安巴德穿着白盔白甲，查德熙未有甲冑在身，心中老大不解。大衆看見查德熙又來，驚喜交集，都沸沸騰騰議論起來。可是除去前日比武過的英雄以外，別人不許闖入的。

查德熙道：「我先前和別人一樣在場比武，我的鎧甲卻被此地一人穿去了，這事我可以證明非虛。但現在可否准我先行猜解謎語？」當下就投票決定，因查德熙平素廉潔純正，名譽極佳，衆人知之甚深，所以並不躊躇，就准其所請了。博士長提出問題如下：「世間有一物。最長亦最短，最遲亦最遲。分之最細，展之最廣。得之則忽，失之則悲。苟無此物，一事不能爲。微小之事物，盡爲所吞滅。偉大之事物，賴之而生存。今問，此事何物？」第一個回答的便該是伊安巴德。他道：「像我這樣人，不懂什麼叫猜謎。前次憑着武藝高強，戰勝別人，便已毀了。當下猜這謎的人，有的回答是幸運，有的說是地

球或光。查德熙道：「我猜這是時間。因為時間是永久的衡準，故而最長；時間不能使我們所企圖的成就，故又最短；對於盼望等候的人，時間過的最慢；對於縱情享樂的人，時間過的最快。綜之可以無邊，析之可極秋毫。人類忽之於平時，哀之於其既往。沒有時間，便無一事可為。猥瑣細故，不足傳之後世的。過時則人皆遺忘。至於那不朽的偉業，因歷時甚久而愈增聲價。所以我猜是時間。」當下衆人都說查德熙回答的確切不誤。

接着第二道謎語又出來了。「世間有一物，人得之而不言感謝，享之而不明其所以，舉以與人而不自知，失之而已亦無所感覺。今問，此是何物？」這時，衆人各抒己見，紛紛猜答。惟查德熙斷定是生命，又被他猜着了。底下尚有許多條謎語，查德熙也都一樣的不假思索，一一猜中。伊安巴德道：「我是不屑幹這類的頑意兒。如我肯稍稍費神，何嘗不能很快的猜出。這幾條謎語，是最容易不過了。」博士長後來又問了許多，何爲公平，何爲至善，爲政之道如何等問題，查德熙詞圓理足的一一對答。

衆人道：「這人有這樣好的判斷力，誰知比武起來，極其膿包，真可憐之極了！」查德熙道：「諸

位貴人在上，我比武本獲勝了，這白色盔甲原是我的。伊安巴德因穿上這白色的盔甲有利於彼，比他那綠色的好，故乘我熟睡之時，偷竊了去。我現在口說無憑，情願身上就穿這套便服，只仗一柄寶劍，在你們大眾面前，和這位白盔白甲的漂亮英雄伊安巴德比武。要立刻把他制勝，證明他竊甲是實，只我便是戰勝那英勇的奧達姆公子的人。」伊安巴德對查德熙的挑戰，滿口承諾。他想自己戴着頭盔，穿着鎧甲，全身披掛，掩膝甲護心鏡等樣樣俱全，不難將那穿便衣，戴睡帽的人取勝。

當下兩人比武，查德熙拔出寶劍，向王后致敬。王后注視着他，心中又驚又喜。伊安巴德也拔劍出鞘，並不向人行敬禮，就很命的撲向查德熙面前，巴不得一劍把查德熙的頭顱砍成兩半。查德熙乖巧不過，閃開他的劍，卻用自己寶劍最堅硬的部分，迎着伊安巴德的劍最柔軟的部分劈去。說時遲，那時快，伊安巴德的劍鋒立地斷了。查德熙就抱定伊安巴德的腰，向前一摔，把他仰面放倒地上。提起寶劍，對着伊安巴德的護心鏡下邊，開言道：「快讓我剝去你的盔甲，否則不饒你命。」伊安巴德平時以為自己這樣人，那能受人折辱，此刻卻一任查德熙所為，不敢違拗。查德熙輕輕將他燦爛的白盔白甲大小各件，一齊脫下，穿在自己身上，跑到王后膝前，撲通跪倒。凱度立刻證明這白色鎧



甲確是查德熙之物，於是大衆一齊歡呼，尊查德熙爲一國之主。安斯託王后經歷了許多患難，這纔親見舉國公認他心愛的情人做他的丈夫，其欣喜之情，自不必說。伊妥巴德赧然走開，在家裏仍舊自尊自貴，稱大人去了。

天使耶斯雷德那日對查德熙所言，查德熙一齊記上心來，並連一粒沙變爲鑽石一句話，第十章第六章也都憶起，便和王后謝天不置。至於那水性楊花的梅素芙，查德熙卻讓他隨便游蕩，不去追尋。又遣人去把亞博加德找來，封他一名武官，位頗不小。言明如他真能爲國家出力，異日定可享受殊榮；如仍幹那綠林事業，必受絞刑。應第十第六章便連賽都和他的美妻阿摩那，也自阿刺伯國招來，派賽都爲比倫國商務大臣。應第十第三章凱度勞苦功高，也給予相當位置。他算是君王唯一好友，受王敬愛，自是正理。那王后身邊的啞子矮人，也受了好處。應第八章查德熙還命修築了一所華屋，給漁夫居住。又將歐康定了罪，勒令付出鉅款，並退還妻子給漁夫。漁夫此刻比前聰明，祇收下他的銀子，妻子卻不要了。應第十七章

再說那石美如因誤信查德熙一眼將睛，應第一章阿梭拉因欲割查德熙的鼻子，應第二章兩人現都變

成失意，終日抑鬱不歡。查德熙賞賜了禮物給他們，以安慰他們的心。忌嫉小人既羞且怒，因此死了。  
應第四章及第七章巴比倫全境，國泰民豐，方興未艾。那時以公正和仁愛立國，全地球上推為古今治化最隆時代。人民頌祝查德熙，查德熙頌祝上天不置。

查德熙傳止此。其他查德熙所遭遇之事，世亦有記述之者。甚望通曉東方各國文字之人，見而譯之傳世也。福祿壽爾原註



## 記阮訥與柯蘭事 (Jennot et Colin)

按「記阮訥與柯蘭事」爲福祿特爾一七六四年之作品。全篇大旨，在寫法國貴族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此輩毫無聰明才力，惟以驕奢淫佚，遊樂彈玩爲務，其覆亡也固理宜而勢順矣。欲明此意，則但寫彼假貴族爲子廷師，凡百皆不必學，皆不可學，而終乃決學跳舞。唾棄之意，已在言外。且以柯蘭爲平民之代表，不惟勤儉治生，抑且多情多義。二者相形之下，孰愚孰賢，孰可貶，孰可褒，業已大白。而平民將興，其勢已成，行見取貴族君主而代之，讀者自能推想及此也。其尤爲難能者，作者命意如此苛刻，如此深重，願始終以詼諧出之，語之滑稽，饒有趣味。讀者苟不具深心，則將視爲消遣談笑之資，而樂此不疲，此非所謂「高盧人之精神」l'esprit Gaulois也歟。

阮訥與柯蘭者，同學於奧弗奈省 (Auvergne) Dôme, Cantal, Haute-Loire 各郡 Puy-de-l'Évêque 之義蘇鎮 (Issoire)。鎮以學校及製釜名，此句中亦含詼諧之意。蓋學校者莊嚴鄭重之事，而釜則瑣屑微細之物，乃平列對舉，擬不於倫矣。正如蒲伯 (Pope) 之 Rape of the Lock 詩第三曲第七第八行 Here thou, great Anna! whom three realms obey, Dost sometimes counsel take and sometimes tea 以平章軍國大事與飲茶並舉，而其輕重大小固顯然不侔也。聲聞世界，二人入學時，人多見之者。阮訥之父，爲騾商，頗知名。柯蘭則出身農家，其父家於鎮之近郊，以四騾耕

地。辛勤所得，多供納稅之用，如地丁，田租，徭役，鹽稅，附加稅，人口稅，什一稅等。故每屆年終，恆無羨積。按法國昔時賦稅繁苛，為激成大革命之一主因。詳見 *Faine & L'Ancien Régime* 及 *Arthur Young's Travels in France* 等書。大約農夫每年所得百分之五十三，納於政府，百分之十四，納於地主。又百分之十四，納於教會，所餘者僅百分之十九。而鹽稅、酒稅、雜稅等，均取給於此。中即如鹽稅一項，當時定制，鹽為官產，民家戶丁，凡男女，至七歲以上，每人每年須購官鹽七磅，所定官鹽之價，其貴為今日之八倍。人民雖不欲購，亦不可得。而當時征收之橫暴，催敲之急，急吏胥之需索，中飽尤使民不堪命。福祿特爾此處，但隨舉諸稅名目，而痛惡重征之意，已在言外矣。

阮訥與柯蘭，丰姿皆美，為義蘇鎮居民中之翹楚。又相友善，一言之隱，一事之祕，無不告。凡此皆吾人天涯異地，舊雨重逢，回憶兒時故態，不禁有樂於心者。

學業將畢，分袂不遠。忽一日，有縫工以天鵝絨袍坎肩各一襲至，袍具三色，坎肩則以里昂緞製者。附書一封，題曰致阮訥先生。柯蘭甚賞其袍之美，然初無忌嫉之意；阮訥則顧盼自雄，柯蘭不能堪也。自是阮訥不留心功課，恆引鏡自顧其美，視他人莫己若。未幾，有僕人迅以第二書齋阮訥，封面有題曰致阮訥侯爵公子，則其父召之赴巴黎也。阮訥登車，昂然與柯蘭握別。貴胄之氣，溢於眉宇。柯蘭頓覺跼蹐如猿下駒，悲泣不已，而阮訥則從此青雲直上矣。

先是阮訥父形容頗美，其妻亦姿首動人。二人適以訟事至巴黎，與陸軍醫院某承攬人之妻相

值。承攬人有異才，嘗自言一年中軍人死於其手者，其數較死於礮火爲尤巨。阮訥父母，邀天之助，無意中與此人相值，可謂奇矣！人海升沉，萬事天定，不其然乎？婦人見阮訥父，爲之傾倒，其夫亦爲阮訥母之色所惑，兩家遂合股營業。致富之道，卽基於此。嗟夫人得時則駕，希望方長，誠不難立成巨富。惟彼寒士乞食之徒，見人乘舟疾駛，一帆風順，輒立岸上，注目而視，以爲彼何人斯，何幸而致此。甚至豔羨之餘，轉成嫉忌，於是發爲文章，力詆其人。實則其所詆者，亦未得見其文而讀之也。人之於阮訥父，蓋卽類是。彼未幾卽自儕於貴人。六月後，納金，購得某某侯爵職銜。遂命其子出校，同居於繁華之巴黎。

柯蘭天性至厚，猶致書慶其友。惟久無覆音，爲之憂憤不已。

阮訥父母爲其子延師，師貌極揚而才實短，無可以教人者。侯爵欲其子習拉丁文，夫人殊不悅，因就某著作家而問焉。著作家者，有盛名而其書風行一時者也。饜之家中，主人叩之曰：『先生精拉丁文，且悉朝儀甚詳。』語未畢，著作家曰：『否否，吾不諳拉丁一字。不諳拉丁文者，無外國語擾其心，其本國文字乃益精。彼名媛貴婦之吐屬，所以常令人喜，其書札亦極雅馴可讀者，正以其不解拉丁

文耳。』語至此，主人之妻亦起而言曰：『我言如何？吾欲吾子爲一才士，使習拉丁文，則誠傷吾子也。戲曲音樂，用拉丁文乎？公堂之上，兩造訴訟，拉丁語能通行乎？求歡敘情，男女之際，孰有出以拉丁語者乎？』侯爵聆三人之語，莫知所措，而習拉丁文之舉遂罷。諸人之意，以侯爵子若誦讀西塞羅，霍萊士桓吉兒之詩文，誠擲光陰於無用也。

侯爵曰：『然則彼當何習？彼不可無所知，習地理則何如者？』師傅曰：『此學奚益？苟侯爵往遊別墅，則僕御皆當辨識途徑，不虞迷路也。人之旅行者，不必攜測遠儀器，猶之巴黎與弗奈間來往，不必悉其經緯耳。』侯爵聆其論，曰：『汝言良是，然吾嘗聞有名貴之學科曰天文學。』師傅駭然曰：『吁！吾人立身行事，何嘗賴星辰須臾之助。使侯爵欲悉日月蝕之期，逕取歷書讀之，其中毫髮不爽。而月令時節，歐洲各國公主之生辰年歲，無不記載詳盡。謂以備與王族貴家締結姻親之用此何不可行哉？』

侯爵夫人殊然其說，公子亦覺精神煥發，惟其父猶不釋。曰：『然則當何學而可？』著作家起而言曰：『竊意公子舉止宜嫻雅，使彼知所以承人意志之道，則天下事所應知者，已不難盡知矣。從其母侯爵夫人習焉，茲易舉也。』夫人聞其無知之論，反爲之驟然。曰：『君誠賢士，吾子從若教，受益茲大。然

余思之，些許歷史知識，習之當無害。」曰：「夫人，歷史有何用。歷史所述皆陳跡，而人之所樂聞所當知者，僅目前之事變耳。吾國有名之著作家某氏按此指 Bernard Fonvenelle (1651-1757)嘗言：「古代之歷史，祇供吾人以神話資料而已。」歷史於今人，尤渺茫莫測。試問霞爾曼大帝封置十二護國武士，其後嗣出言格格不吐，Charlemagne 傳至 Louis le Pieux 其人八四六年生當日實事是否如此，於公子曾何與者。」

師傅作而曰：「此論誠中肯哉！兒童心性，常以習無用知識而蒙蔽。各學科中尤以幾何學為最悖情理而賊天才，其所論者為面為線為點，然自然界中何嘗有此。吾人想像所及，圓周與其切線之間，不妨以千萬曲線通過之，第實際不能插入許多草稈耳。幾何學誠滑稽之尤者矣！」按今之過崇實用卑視學

理者立論猶常如此當為福祿特爾所竊笑矣侯爵夫婦聞其言，殊不解其意，惟覺其論甚當。

師傅廣言曰：「富貴如公子，正不必為此無益之學所困。苟他日需幾何學家丈量田地，畫圖造屋者，與以錢不難立至。如欲上考譜系，以求祖宗之源流，則召黑衣僧數人來任其事可矣。其他各藝皆然。貴族公子，生值良辰，不必於圖畫音樂建築雕刻，皆有專長，以儕於名家。然而諸藝之發揚光大，



往往以其一言而定。扶植藝術，固有貴於操藝術之業者。果公子具賞鑒法眼，則已足矣。藝術家之輩，但爲公子操作耳。世間貴人，能以其財崇獎藝術，則已盡窺學問之祕。語云：「上等人不學而知。」不亦可徵歟！

無知之著作家亦進言曰：「誠如夫人適問所言，人生要務，入世以得富貴利達而已。欲求富貴利達，雖畢生窮研科學，猶恐無濟。彼名流謙集，吐屬問何嘗及幾何學績學之士，亦未嘗以何星今日與太陽俱出見問，而食晚餐者，曾有一人詢及長髮王克羅地渡來因河之事耶？」長髮王克羅地

民族之王約於紀元  
四三〇年頃在位

侯爵夫人在上流社會中芳名久著，至是疾呼曰：「否否，縱令吾子習無益之事而汨沒其天才，此何可能。吾夫嘗言，貴族公子當以時揚名於世。聞人言有某種學科最饒趣味，惜已忘其名，似以B字母起者。」曰：「夫人，以B字母起，非植物學乎？」按植物學法文爲botanique夫人曰：「否，非植物學，此字以B起而以on終者。」曰：「我知之矣。是徽章學（*le blazon*）也，又稱譜牒圖記學，太平國家最盛之事也。惟晚近風俗轉變，貴人不更以其職銜徽章繪於乘輿之外，此學遂歸無用。且今時爵賞極濫，薙髮

匠亦有其職銜徽章。法國帝室未造實官器物多則不貴，習之亦終無意義耳。

至是各學科已均研索至再，利弊顯然。公子所應習者，最終乃公決為跳舞術。

嗟夫！人生處處皆為造化小兒所撥弄。造化於阮訥，乃不圖賦與才智，以濟其成。才智云何？謂其能曼聲歌市井之曲也。彼貌似蓮花，又工度曲，因之名擅一時。常以其所能，歌於貴婦中，聽者無不色授魂與。又時截取各俳歌俚曲之斷句，強勉縮合，相綴成韻，以為己作，如「酒食樂逸」與「夜以繼日」，又如「嬌豔」與「驚變」之類。均用原句之意，仍勉押韻。然每苦句之短長與己所擬用之處不合，則倩人改易，以二十金圓為酬。於是公子詩名大著。文學年報 *Année Littéraire* 乃稱特爾之 仇敵 Freron (1719-1776) 氏所辦 至推尊公子與拉發，*La Fare* (1614-1712) 蕭留，*Chaulieu* (1659-1720) 哈米頓伯爵，*Comte d'Hamilton* (1646-1720) 沙拉珊，*J.-P. Sarrasin* (1605-1654) 華丟亞，*Voltaire* (1598-1648) 諸作家相埒云。以上諸家皆以諧曲著稱。

侯爵夫人念生子而有異才，樂甚，盡延巴黎名士至家晚宴。公子自視益高，與諸客周旋，詞鋒甚流利。然腹中空空，實一無所知。其父見子若是聰明，頗悔不令習拉丁文，不能為納費捐一法官，俾展其才。其母性剛勁，則決為子夤緣得一軍職。惟公子情竇已開，偶有所寄，恣意揮霍，所費更不貲。父母

則罄其所蓄，四出假貸，仍不足侈糜之費焉。

會鄰有少年嫠婦某氏，家僅中資，頗思嫁侯爵子以侵其產，而沾其餘潤。遂延公子至家，露相慕之意。既而媚態畢呈，竭盡妖冶，公子立墮情網，不能振拔。嫠婦對公子時加頌揚，間施規諫，直侯爵夫婦之好友矣。舊鄰某姓，願爲執柯。父母羨嫠婦之門第，又重其賢德，大喜過望，立允之。當是時，公子行得美妻，嫠婦亦如願以償。戚友聞者皆來賀，婚約且簽字，新婦嫁衣及催妝詞俱已著手矣。

某晨，公子方長跽於所歡前。所歡者以愛情締結，行卽爲其妻。兩人方熟思異日伉儷之樂，喁喁情話，兩意纏綿。忽公子母之僕入，驚惶失次，曰：「今日消息大惡，聞之令君生駭。捕役頃在家查鈔，翻檢箱籠。債主已盡奪取家中什物，且揚言欲置人於理。余亦急欲搜括室內，充吾之工資矣。」公子曰：「吾等宜前往，以察其由。」嫠婦亦促其速去，懲惡人勿懈。公子疾馳至家，則父已在繯絢，僕從星散，盡攜什物以去。獨其母在室，淚盈於眶，狀極狼狽。度其腦中所思，除當年繁華盡歸銷歇外，當自悔己身之奢靡無度，爲愚不可及矣。

公子慰其母良久，曰：「請勿慮，彼少年嫠婦遇我良厚，且富而慷慨，當往求助，且攜彼至此也。」

公子抵其宅，則已有一美少年軍官在，與嫠婦方切切私語。婦人見公子，卽曰：「汝何人，是阮訥貴公子耶？若與我何關？棄而母至此，果欲何爲？速去趨彼窮婦，告以余處需一女僕，彼來卽當收用，余終垂青於彼也。」軍官亦曰：「若軀體偉岸，若投入吾營中充兵，當不使汝失望也。」

公子怒而不敢言，如喪神志。往咎其師傅，且叩其所見，師傅以業教讀相勸。公子曰：「嘻！吾胸無點墨，是烏可者。吾就學於汝，毫無所得，吾之不幸，汝之咎也。」言時酸惻不已。座有才士某起立曰：「宜速作小說。此種筆墨生涯，巴黎城中謀生之上策也。」

公子慘然告別，疾趨至某神父宅。其人曾爲公子母解罪，爲西町僧侶，西町曰S. Joseph 宗創立於一五二四年設於羅馬以過新教之勢創立者四人其一爲Cathala爲Thobas (Chiesi) 之主教(Bishop)爲該宗之長故而得名今此宗惟意大利有之耳聲譽卓著。惟爲人祈禳，蒙其惠者，祇

貴族婦女，他人不能盼此殊遇。神父見公子，立起相迎。曰：「侯爵，君馬車安在？令堂侯爵夫人安否？」公子乃述家中所遣，方欲語以顛末，神父忽容止靜肅，岸然不可犯，似不願與聞者。旣而謂公子曰：「吾子，上天之意在是矣！富能壞人心術，天使汝母貧困，實所以玉成之。彼愈貧則愈佳，從此可免於罪戾矣。」公子曰：「神父，然則舉世竟無一人肯助我耶？」神父曰：「吾子，請告別，有貴婦某方候我。」

於朝也。『公子幾爲之暈絕，往乞各友，其受人拒斥，如出一轍。半日之間，人情冷暖，無不有觸於中。其所得者，雖畢生經驗，莫是過也。』

方神志沮喪，不可自持，瞥視一舊式馬車行至。車形類載輻重者，張以皮幕，尾之者則有貨車四輛，滿載什物。車中少年服飾粗野，面圓而赤，意態溫藹。其妻坐少年旁，雖久經日炙，而風致嫣然，車輪頗簸中，可以窺其顏色。車行緩，不類執袴子弟所乘。時阮訥悲憤於中，止路旁不行。少年注視其而，良久，忽呼曰：『天乎！阮訥君乃在此。』阮訥聞呼已名，舉目一望，則車已止矣。曰：『吾卽阮訥。』車中肥碩少年，一躍而下，與阮訥互相抱持。阮訥知少年爲柯蘭，慚慙無地。柯蘭曰：『君奈何忘故人？君雖爲極榮至貴之人，吾終愛君也。』阮訥悔痛之餘，莫知所措，略舉其所歷以告，且語且泣。柯蘭曰：『請往敝寓，俾得悉其餘。』又曰：『此吾妻也，可與接吻，先往同餐何如？』三人步行而前，行李尾隨其後。

阮訥曰：『室內陳設乃如許，盡屬君耶？』柯蘭曰：『然，吾輩方來自鄉間，諸物皆余與余妻者。余現爲五金廠廠主，余妻父爲富商，時運輸大宗貨物商品，以供市人之需。余輩皆勤於所業，由是邀神眷，目前之境良可樂，知足不欲妄求也。君宜屏絕豪華，余輩願竭誠相助。富貴雖云樂，終不如得一良

友之爲愈耳。君可同回鄉間，吾將以吾業授君。此業殊不難，從此即可共圖經營，在爾我生長之故鄉，安然度此一生矣。」

阮訥感其厚意，悲喜交集，且愧且傷。自語曰：「富貴中朋友，皆不可恃。獨柯蘭爲余夙所賤視者，乃不圖大有助於我也，吾從此得進一解矣。」由是受其德性之感化，而阮訥一息未泯之天性，油然而復起。念己身不能長置父母於不顧，柯蘭曰：「吾儕當善視若母。若父現在獄，債主知其家產蕩然，當不致過事苛求。余熟習此中情事，必能竭全力以底於成也。」柯蘭果不食言，竟出阮訥父於獄。阮訥奉父母回故宅，仍理舊業。阮訥娶柯蘭妹爲妻，妻事夫至篤，天性溫厚，一如其兄。至是阮訥與其父母皆恍然於人世浮榮爲非福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83322.3)

世界文學名著 福祿特爾小說集一冊

Verdurin's Tales

每冊定價新法幣陸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述者

陳

汝

衡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C二七八

大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〇九〇號審查證

新法幣  
陸元伍角  
汝衡

7-17  
312632



155